

火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文学季刊

2018年3月出版

第54期



- ❖ 方修95诞辰纪念专辑 / 甄供·长河·林徐典
- ❖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四十周年志庆”讲稿 / 郭洙镇·丁云·伍良之
- ❖ 方修传》第八章 / 甄供
- ❖ 马华新村题材书写中的徙殖与别离 / 王裕娥（博特拉大学）

- ❖ 医院是战场 / 金苗
- ❖ 病中的二弟 / 高秀
- ❖ 赌城在血泊中 / 金睛
- ❖ 悼念李锦宗 / 林玉蓉·周子善·金鼎·王涛
- ❖ 育群国民型中学师生作品（一）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十余载，始终坚持——

推动创作
立足本土

培育新秀
面向全球



烟火

文学季刊

•

第

54期



方修95诞辰纪念专辑

- 4 方修生命史上的三位贵人
《方修传》第八章
——李蕴朗、林徐典、陈川波 · 甄供
- 24 方修的少年时代 · 甄供
- 25 怀念方修 · 长河（新加坡）
- 26 方修 注重人品胜于文品
· 长河（新加坡）
- 28 方修遗文拾遗 · 林徐典
（前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四十周年志庆”讲稿

- 29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 郭洙镇
- 32 绝望——文学的诞生！ · 丁云
- 102 创作彰显自我存在
（全文见编余走笔） · 伍良之

散文

- 34 病中的二弟 · 高秀
- 36 回首话人生 · 章钦
- 37 东瀛追忆
——火事（かじKaji火災） · 叶清润
- 38 水乡小镇话周庄 · 茆野
- 39 回首来时路（二）
——施医赠药的始末纪实 · 翁诗杰
- 40 妈妈一定有办法 · 陈含黎
- 42 风火两日在油城 · 陈蝶
- 44 情牵香妃城·方懷静
- 46 忆陈秋舫（归侨作家） · 叶清润
- 47 忆《教与学月刊》主编
——萧遥天 · 萧洋
- 48 那场死别 · 刘树佳（马大）
- 49 半仙 · 邱俊伟（中国·江苏）
- 53 拉让江，不再美丽！ · 张雅芳/三马拉汉

悼念李锦宗

- 54 马来西亚的民间学者 · 林玉蓉
- 55 敬悼李锦宗文友 · 周子善
- 56 故友已乘黄鹤去 · 金鼎
- 56 抽屉 · 王涛

评论

- 57 马华新村题材书写中的徙殖与别离
· 王裕娥（博特拉大学中文组硕士生）

诗

- 61 给我一些时间
——与甄供喝茶聊天有感 · 秋山
- 62 油棕园的夏天 · 高青
- 63 医院是战场（外一首） · 金苗
- 63 从云端落坠跌了 · 孟沙
- 64 蝉的爆发 · 鍾夏田
- 64 适耕压行 · 李楠兴
- 65 林边抒情诗（二）
情到深处——给舒眉
- 66 苦情花 · 鍾夏田
- 66 枕上有梦 · 李楠兴
- 67 赛车 · 陈彦（新加坡）
- 67 贫 · 碧澄
- 67 静静的天定河 · 周子善（植森）
- 67 喜闻呼声再起 · 驼铃
- 68 怪得了谁？——国庆日有感 · 杰伦
- 68 无知，幼稚，成长 · 碧澄
- 69 史英诗三首
- 69 鬼月 · 花非花
- 69 苍鹰 · 草风
- 69 小诗两首 · 黄裕斌
- 70 时事咏咏三首 · 林子（新加坡）
- 70 春山诗旅

封底作品：叶清润

- 71 赌城在血泊中 · 金睛
72 我的梦 · 苍浪客
91 写禅诗 · 刘树佳（马大）

小说

- 73 隐语 · 二炮（新加坡）
73 三人行 · 张记书（中国·邯郸）
75 财政 · 吕才易
76 窝囊丈夫 · 唐君复

电影剧本

- 77 钟灵旧事 · 方成

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

SMJK Yoke Kuan 师生作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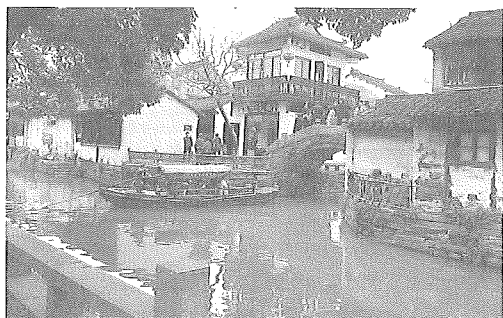
- 84 路 · 张维豪老师
86 四月之思 /中三·陈奕本
87 贼 /中四·陈武兴
88 蝶之哀 /中四·王培瑄
90 杀戮 /中三·蔡玉洁

91 信息百叶窗

集思广益

- 91 编余走笔（创作彰显自我存在）

- 96 编后话
96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甄供、杰伦、春山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或《燭火》



方修生命史上的三位贵人

《方修传》第八章

——李蕴朗、林徐典、陈川波

◎甄供

人到了老年，经历了种种的艰难磨练或病痛打击，特别是友侪星散消失，寂寞一旦袭来，点点滴滴的往事就会涌脑际：时断时续，是苦？是涩？是甜？倘细加品尝，也许有一种忆往鉴今的作用吧？

方修也不例外。他对笔者说：他经常想起李蕴朗、林徐典、陈川波，如果沿用世俗的说法，联系他人生所走过的里程，那么，他们就是他生命史上的三位贵人——“很巧，他们三位都是琼州人！”他说。

一、李蕴朗：“长宵燭火”

“战斗呼声在，“坏人”不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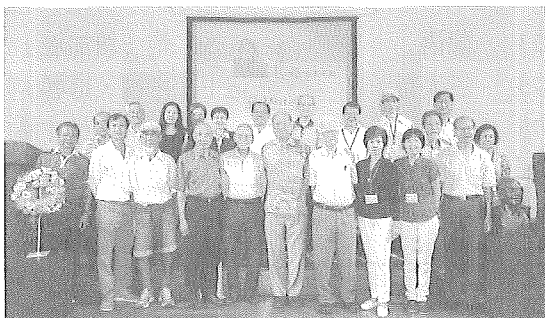
长宵有燭火，眷眷故人心。”

——方修《悼蕴朗先生》

这首悼念诗是作者于1974年6月写成的。那时，方修为这位故友编选遗作，此诗便附在他的《〈血颂〉编选散记——纪念李蕴朗先生》文末，后来编入《重楼小诗》，诗人才冠上题目及附加注释。

李蕴朗于1969年3月癌症逝世。另署蕴郎、李湘、之茵等。中学毕业后，他赴广州升学，1936年返回马来亚。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新闻界服务，曾主编《前哨》（马华日报）、《文艺》（当翻译兼编副刊，吉隆坡新国民日报）等副刊；在民声报、中华晚报、新加坡星洲日报等报社，当新闻编辑或主任。五十年代后期，他辞去星洲日报的职务，到丽的呼声担任中文部主任。廿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著名的诗人、文艺副刊编辑，间或也写散文、小说。

悼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内蕴是丰厚



热带俱乐部理事与主讲者合影。

的，感情是深沉的，时空跨度是很大的。开篇就直趋主题，概括作者年轻时代结识李蕴朗，后者对他在文艺和生活道路上所给予的关爱、支持、扶助、体现了守望相助的崇高友道：首句勾画李蕴朗发出的“战斗呼声”，给当时尚在文艺道上探索前行的作者，无异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次句写二战后作者与李蕴朗移居新加坡，生活、工作遭遇某些不愉快的事故，李蕴朗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甘当“坏人”，为作者排忧解难，给予有力的支援。如今斯人已渺，这种“坏人”何处可寻呢？

方修提笔挥写这诗篇之际，思绪是澎湃的：李蕴朗的音容、生平事迹，不断地泛现在他的脑海里，画面逐渐清晰起来。

——呵，1941年春节过后的两三天，方修进入吉隆坡国民日报当校对、兼见习记者，其时战云密布马来亚的天空，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占新马前的一年。那时方修才19岁，李蕴朗已是廿七、八岁的成熟诗人，在报馆当翻译，兼编文艺周刊，逢星期六出版一大版。他是文艺版的编辑，与当时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方修，彼此有着共同语言，而且又是报社编辑部里头最随和、最容易接近的一位，所以方



修和他比较谈得拢，因此很快成为熟悉的朋友了。这时方修读书写作都比过去勤快，遇到一些不太了解的文艺类别和体裁，他便随时随地向李蕴朗请教，后者总是尽其所知的给予解答或教导。

初进报馆的方修，是被安排住在报馆的宿舍，李蕴朗也是住在那儿，所以他经常可以找后者聊天、茶叙等等。后来，住在报馆宿舍的编辑部同事，大多是夜班工作，嫌白天报馆太吵杂，妨碍到他们休息或睡眠。于是，编辑一组人便在吉隆坡甘榜巴鲁，合租一间排屋的楼上，作为宿舍。方修、李蕴朗及其他同事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为了扩大方修的视野，以及为这位年轻的文友营造一种文艺氛围，李蕴朗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介绍好一些吉隆坡地区的作者给方修认识，如西玲、老蕾、天炮、邱庭芳、克鲁、昊然、清才、绿蒂、野火、三便、克浪、抗生、冰君等。这些青年人，大部分是《文艺》版的作者，有的是送稿到编辑部来，方修见过他一两次，熟悉了；有的到甘榜巴鲁交稿，李蕴朗便邀作者一同到附近楂里树下的一个小咖啡档口，喝茶聊天，谈论文艺课题。方修得暇时，也会参与其盛，坐下来聆听李蕴朗和青年们讨论文艺课题，因此也相识不少文友。

——这对于方修后来治理马华新文学史有很大的助益：在评介作者的文艺成绩时，既有感性的认识，也有理性的认识。

除了介绍文艺青年给方修认识，李蕴朗也推荐他认为是文艺名著如田间、艾青、臧克家等人的诗作，田涛、碧野等人的小说，给方修阅读。

李蕴朗十分关心方修的写作实践。如果时间太久，他没有看到方修以常署的笔名在报章副刊发表作品，就会责怪道：“咦？小吴，最近为什么偷懒起来，不写作啦？”

其实，方修当时并非“偷懒”、“不写作”。即使有一段时间，他被哲学、社会科学等吸引过去，文艺书籍少看了一些，但笔耕仍

然没有放弃。何况抗日卫马的运动正在兴起，作为热血青年的方修，岂会缄默？他响应时代的号召，以杂文作战斗，把稿件寄到槟城现代日报发表。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发动攻击，轰炸槟城，现代日报中弹，方修的几篇稿子，由于编者方图来不及发表，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也一同付之一炬！

李蕴朗主编《文艺周刊》，以选稿严格见称。方修较少投稿，但却有两三篇杂文，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由此可见，方修的文章已达到编者李蕴朗选用的标准了。后来方修不再向《文艺周刊》投稿，反而投稿给现代日报，是什么原因呢？

事缘方修发表在《文艺周刊》的杂文，针对性很强，内容是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或宣传抗战卫马。文章见报后，遭到当时报馆主持笔政的周寒梅——由重庆派来任职的国民党党官——的反对，说什么“杂文不是文艺作品，不应该登在《文艺周刊》上”之类。李蕴朗不忿这个党官的跋扈和无知，愤然驳斥，遂引发一场小冲突。

此后，方修为了不想让李蕴朗再处于难堪的地位，他新写的杂文便改投给槟城现代日报的晚报副刊。初期刊出的文章所署的笔名，是李蕴朗所熟知，他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方修仍在写作不辍，内心感到欣慰。后来方修改用其他的笔名，他不知道，因而产生误会了。

当年方修毕竟年轻，对于自己所尊敬的“亦友亦师”的李蕴朗，他不好意思把缘由说个清楚明白，因为担心一经剖白，可能给李蕴朗带来一些不应有的苦恼呵！

有一天，方修到李蕴朗的书房里翻书，翻着，翻着……

兀地，李蕴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在楼板上大步地来回踱着，神情激动地说：“小吴呀，你怎么了？时代需要杂文，你的杂文呢？战斗呀战斗……”

李蕴朗的这番话，像是演讲，又仿若朗



诵一首诗，更似在誓师大会上激励战士奋勇前进的动员令。方修听在耳里，初时以为这是李蕴朗在“胡诌”，心里直犯嘀咕：“时代的确实需要杂文，我的几篇不像样的杂文习作，难道也能成为投枪或匕首么？”他犹疑了，当他的眼光触及李蕴朗那严肃认真的神态，茅塞顿开了：唔……这是李蕴朗在开导我，鼓励我！他对我期望殷切啊。这发自李蕴朗肺腑的关爱与激励，方修铭记在心。从青年时代直到步入老年，心里常听到这位“亦友亦师”的战斗呼声！

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蝗军强行在吉兰丹河口的北沙湾登陆，铁骑南下，北马地区纷纷沦陷，吉隆坡危在旦夕。是年12月下旬，方修、李蕴朗、王式民、丁史浪等一行六人，从吉隆坡逃难到新加坡去。他们之所以南下新加坡，其中一半原因是认为英军将会死守新加坡，在保卫战中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既是新国民日报的同事，又是志向相投的熟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就自行组成一个小小的文化人团队了。

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已成立了华侨抗战动员总会，设立民众武装部，招募义勇军；文化界也成立一个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担任大会主席，胡愈之、张楚琨、巴人（王任叔）等都是主要成员。

解决了住宿、生活问题，李蕴朗、王式民到义勇军总部秘书处工作，方修参加了“青训班”——这是当地抗日文联开办的一个训练班，培训干部从事抗日卫国的文化工作。

李蕴朗，方修的文学带路人，四度成为同事，20多年的论交，又经历“烽火南疆共救亡”的磨练，他们两人早已是惺惺惜惺惺、相知的好友了。战后至六十年代末期，他们时有互访，促膝谈心，乐也融融。与年轻的方修共事共处时，他是一支火把，曾照亮在“长宵”里前行的方修的文学和生活道路。方修对这位老友的病逝，是难于释怀的，想起李蕴朗那种见义勇为、甘当“坏人”的气概时，更是惋惜

不已。方修写道：“……重读顾贞观寄吴汉槎的金缕曲：‘我亦飘零久，……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对于这位词人的心境，自信有了深一层的体会。”这种“体会”是什么？——悲辛！

廿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方修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时，曾选录李蕴朗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诗歌方面，选录李蕴朗诗六首：《星星》、《亡乡人》、《大肥头家》、《X先生》、《隆帮人的歌唱》、《怒吼吧，五指山》；散文两篇：《牵牛花》和《古巴树》；小说一篇《转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方修为董总（全称：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编选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小型丛书，全书八册，战前（1919-42）及战后（1945-56）各四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被选录在这套丛书里的李蕴朗作品，都有进行简析。

李蕴朗的散文《牵牛花》和《古巴树》，方评析道：

“李蕴朗的散文，清婉流丽，内容耐读，饶有余味。如《牵牛花》，写一位喜爱牵牛花的乡村教师，经过一番辛勤劳作，竟然使到一片荒漠的沙地开出簇簇的紫色花朵，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又如《古巴树》，虽然大部分篇幅是在怀念家乡那棵躯干大得吓人、枝叶繁茂得铺满半壁天空，枝上的古巴子肥圆圆溢着香味的百年老树，但真正启迪读者、震撼读者心灵的，却是‘留给我们的后代’、‘伴着我们的土地留给我们的后代’这么一个在文中回环流淌的强音。”

李蕴朗小说《转变》的评价又如何呢？方修写道：

“张财伯以为唐山打仗的事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对于卖花队一毛不拔。直到申请咖啡店礼申受挫折、被羞辱，又想到生计无着，乡土沦陷，连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冻死饿死这条后路也断绝了，他才开始认识到抗战救亡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原来是这么的息息相关，于是再



也不想躲避卖花队了。小说对这转变的过程写得十分自然，合情合理。”

方修的评论，向来是实事求是，既不过度拔高，也不刻意贬损，虽然李蕴朗是他的“死生师友”，但也毫无例外。譬如他评《古巴树》，文中的“留给我们的后代”，这是一个亮点，也是一种强音。方修进行批评时，就把这境界显现出来，告诉读者作者用心之所在。评小说《转变》呢？写法与评散文不同：简略介绍文本的内容，告诉读者小说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小人物的转变，是跟时代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一语道破写小说的奥秘：“写得十分自然，合理合理”。

在为亡友李蕴朗编辑遗作《血颂》时，有人问方修：李蕴朗二战之后已经脱离文艺岗位，你将怎样评价他？

方修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回答道：“评价这样的一种作者，应该以他们是否始终坚守人生岗位为标准，不应该以他们后期是否脱离文艺岗位为标准。因为一个写作者纵使在后期离开了文艺岗位，却还可以其他方面来为人生作出贡献，表现他的无愧于曾经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李蕴朗遗作终于编好了，内收诗歌、散文、小说、特写约40篇，大约七万字左右。方修在《〈血颂〉编选散记——纪念李蕴朗先生》里写道：

“对于这批稿件，我的总的看法是这样：尽管它们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然而却是一贯地体现着马华新文学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洋溢着作者的年轻的战斗的热情。作者后期虽然转换了活动岗位，但毕竟是在文艺的前线上战斗过来的，为了抗敌卫马，也为了社会改革。

“作者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支持正义战争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讴歌抗战救亡，讴歌七月的血花，怒吼的五指山，以至战死在自己的村庄的同胞。也描写了救亡阵营中各种各样的可敬人物，诸如抛弃家庭、牺牲职业、毅然

走上前线的青年机工、学校教师、文艺作者；跋涉重洋，把抗战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去的音乐戏剧工作者；节衣缩食，协助筹賑的邮船工人、巴刹小贩；在华团大会上作狮子吼、为‘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注入新的意义的社会领袖陈嘉庚等等。

“除了描写光明的、肯定的一面，作者也揭露了不少黑暗的丑恶的事物。譬如，过气政客倚老卖老、自甘没落、百般阻扰青年人学习唱救亡歌曲；大头家一面藉口‘过埠’，躲避买公债，一面却将‘铁甲万’里的纸币向衣袋里塞，奉命唯谨地送到第五姨太太的食风厝去；充满个人升官发财思想的高等游民，不择手段地企图混进军官学校去捞世界……等都是。其他如救亡时期后方政治腐败，热血青年请纓无门，穷途末路，被旅馆主人抓到公安局去坐牢；以及殖民地公务员流行着恐日病，弱小民族连领几张咖啡档的执照都受到歧视等，也在作者的笔下留下了几幅生动的写真。”

知人论世，方修向来反对“一刀切”，重视在历史条件下作家与时代的相互制约关系，尔后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虽然李蕴朗在文学生命中存有缺点，但他却是从战斗中的过来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鲁迅语），瑕不掩瑜。方修的李蕴朗评价，既展现他的审美旨趣，又发扬鲁迅精神！

二、林徐典：“惇惇儒者蔡元培”

1.

厚今风气著先开，又见都堂赏俊才。

翰苑丰仪谁得似，惇惇儒者蔡元培。

——方修《贺徐典先生调升正教授》

（1978年2月）

一、

登高能赋大夫才，怪得春风报喜来。

更爱云衢有健翮，日和平楚不曾摧。



二、

白虎论经多茂材，班郎格调最崔嵬。

艺文新志杀青近，合为故人一举杯。

——方修《续得二绝句赠徐典兄》

第一首七绝，诗人自注道：“徐典先生于1966年任星大中文系代主任，即开设‘马华新文学’课程；为星马各大专院校最先创立此门功课者。”不久，又有续得二首绝句贺林徐典，一共三首。方修以蔡元培、班固比喻林徐典，为挚友敢于开拓，率先在星大中文系开设“马华新文学”课程，及其在学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兴奋；把笔吟诵，诗人的喜悦心情，就如波涛跃动于诗里行间了。

林徐典已出版的著述，计有《中国上古文学》、《先秦文学史稿》、《先秦哲理散文》、《郁达夫抗战论文集》（编辑）等。

对于林徐典，方修原本是不认识的，怎么后来成为他的挚友呢？

1956年，新加坡星洲日报征聘记者、编辑，林徐典报名应征，参加总编辑黄思主持的考试，受聘为该报“南洋新闻”版编辑。当时担任“南洋新闻”主任，是比林徐典早五年进入星洲日报工作的方修，负责第一版的编务；林徐典编的是第二版，就成了方修的副手，也是下属了。

编辑“南洋新闻”版，是夜班工作，即每天从晚上七点钟开始，直到午夜十二时以后才结束。第一天上班，林徐典提早到报馆，见了总编辑黄思，便由后者带他去编辑部与方修见面，安排他的座位——很巧，是在方修的办公桌对面。

第一天走马上任，第一次与未曾谋面的主管人物接触和谈话，紧接着就在主管人辖下听命办公，彼此能否融洽相处，还是常遭挑剔或训责呢？当时，林徐典是有点忐忑不安的。

不料，林徐典见了方修之后，并在后者指导下顺利地完

成第一天的编务工作，顿时他感到轻松愉快，一点儿压力都没有；他为自己初

到编辑部时的过分忧虑，暗自觉得好笑，心情一下子转变过来。

近在咫尺的方修，在林徐典眼里心中，自有一番解读了：方修没有摆主任的架子，更没有编辑老爷的派头，对于新来甫到的年轻新手，他真诚扶助；谈吐温文，虽是初次见面，但却是令他感到自在，是一位容易相处的同道；他不像其他主任级人物那么的讲究衣著，而是朴素无华——身着一件宽松洁白的夏威夷衬衫，配以深色的长裤，脚着一双中国式的凉鞋；当时他年纪卅多岁，正值壮年，英姿焕发，精神饱满，工作热情；一头黑发，不分两边梳理，而是一股脑儿地往后脑梳去；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镜框是当时一般人惯常采用的上为深色、下为透明的那种款式；镜片的后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偶而彼此目光相遇，林徐典便会读出这位上司对他的关怀、信任与鼓励之情。

编南洋新闻版，工作是紧张的：从晚上七时到十时之间，选稿、审改稿件、打标题等，就得陆续发稿给字房检字，印出小稿样件，由校对组初校；排字工友改正错别字，再印出样件，经校对组复校，以确保大致无误，以便校对组校对、排字工人拾字和改正错别字，然后由排版师傅并版。十时以后，编南洋新闻第三、四版的同事下班了，这时办公室里，只剩下方修和林徐典，等候看大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从座位站起来，喝口茶、踱步和聊天。大版校阅、签版之后，报馆有专车载送他们两人回家。

随着时日的推移，方修与林徐典两人，彼此的相互了解，就越来越深了。

在报馆从事夜班工作的人，作息时间是与常人截然不同的：晨昏颠倒。但是，却有一个特点，即除了睡眠和休息之外，白天是有一大段时间是空闲的。有进取心、珍惜时间的人，就会牢牢掌握这个罕有的机会，努力进修与奋斗，为自己和社会开创另一番新格局，方修和林徐典，便是这一方面的佼佼者！



1957年年初，方修从新山的友人张清广珍藏的战前的出版物《南洋周刊》里，看到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马华文学的主流，深深地被吸引着，他就利用白天时间写了一些有关文艺史料性的文章，在星洲日报《星云》版发表。后来这些篇章分别收录在《马华文坛往事》和《马华文艺史料》。他在前者的序文里写道：“本书只是我整理马华文艺史料的起点”，又说：“我把当时写作界的步伐的整齐划一，对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不断的探求，以及一般文艺青年的坚持为马来亚服务等等，认为是马华文艺界的优良传统，希望大家加以发扬光大。”由此看来，在五十年代末期，方修对整理马华新文学史料，已经产生浓厚的兴趣，起点也高。他站在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抓住马华新文学独特性这条主线，希望多发掘一些史料，为马华新文学发展，描绘出她的历史概貌。

然而，文艺史料在哪里？大都毁于二战的炮火之中，即使侥幸遗存下来的，也因人为的疏于保管，最终就成为一堆破烂纸张了。他个人不断地到图书馆找资料，所得有限；间或友好转借过来的旧报刊，似乎是一些残篇断简，难于成为构建马华新文学史的砖石。方修犯愁了！

林徐典呢？他要向学术领域进军，也抓紧这个罕得的机会，在进入星洲日报之后，便考进马来亚大学（即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攻读一个学位的课程。从1956年到1961年他先后考获文学士学位、文学士荣誉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

由于他是新加坡大学的学生，学校当局发给他一个借书证，可以到新大中文图书馆借阅报刊、书籍、搜集资料，来完成他的论文。不能外借的资料，可在图书馆内阅读、抄录、复印等。除了课业的需要之外，林徐典也常到图书馆翻阅旧报，希望能搜集其父林稚生廿年代（1919至1921年之间）初期任新加坡叻报编辑时所发表的社论和时评，以便日后成书出版

留念（1970年9月世界书局印行《林稚生政论集》，林徐典编，内收一百多篇遗稿）。因此，意外地发现新大中文图书馆度藏一批创刊于1887年的《叻报》旧报纸，找到林稚生的遗稿。不久，他又发现除《叻报》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旧报。这一大批旧报章，战前是贮放在莱佛士博物馆，战后移赠给新大。

大约是廿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某一个晚上，正在等看大版的间歇时间，林徐典对方修说：“莱佛士博物馆把一大批贮藏的旧报纸送给了新大。我从叻报找到了父亲的遗稿。还有其他重要的旧报刊呀！我只是翻翻，没有细看。”

“嘿，这些旧报纸对搞文学史有用啊！”方修喜出望外，得到一个启发：“你可以介绍我到新大图书馆看看这些旧报纸吗？”

“可以啊！我带你去图书馆，介绍馆内的工作人员给你认识。然后你用我的借书证，向图书馆借任何书籍或资料出来看——资料大多是不外借，你可以在阅览室里浏览。”

“好啊，好啊！”方修很高兴，因为在搜集资料方面找到了一个突破点，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不料现在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林徐典也很高兴，因为他能为方修尽了一点力！

大版签完之后，他们相约到过去常光顾的大排档夜宵：吃点心，喝啤酒，再聊天！

2.

方修回到寓所，已是凌晨二时多了。与林徐典的一夕话，使他对新大中文图书馆的情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知道中文系主任贺光中为人孤僻，不喜欢太多人聚集在图书馆，影响工作环境的宁静。于是，林徐典对方修说，去图书馆搜集文学史料，最好安排在新大年假期间，即1960年2月至7月间，贺光中出外度假回来之前，把资料搜集齐全。人手方面，由方修去找。刚才他与林徐典夜话，兴致很高，啤酒多喝了几杯，又经过整个晚上紧张



的精神劳动，照理应该就寝的了。但他却毫无睡意，亮了台灯，坐在日常读书和写作的座位上，点燃了一根香烟，悠悠地想着：怎样才能把搜集史料的工作，做得更快、更好。

方修想道：从新大图书馆借出旧报纸合订本，在阅览室里翻阅，如果单单是看看——没有用，过后不久，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图书馆还没有新式的复印设备，即将旧报纸合订本拍摄成显微胶片，放进看显微胶片的电脑里查阅、挑选，当自己所要的资料出现在荧幕上，只要一按键，就可立即把它复印出来。哦？图书馆正在把旧报纸合订本摄成显微胶片，工作在进行着，暂时没有新式的复印设备，只有普通的复印机。虽然管理员可以为你复印或拍照，但需要有一定数量才行，不能一看到，就要复印或拍照，因为这会影响到管理员的正常工作的进行——这又是不方便啦。

怎么办？找谁来协助呢？

突然，他想起来啦。几天前他的学生宋雅（原名蔡镇华）来电话，向他请安；闲聊之间，宋雅向老师透露他已经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目前正在找着。唔？是不是可以找他来协助整理文艺副刊的编目及抄录一些所需要的篇章呢？

第二天上午，方修打电话给宋雅，说明缘由，后者欣然同意。尔后，方修又再找多一两人来帮忙。在上班之前，方修到书局购买了百几十本单线练习簿（每本200页）及一些文具，以作为抄写目录、资料等等用途。到了报馆，他通知林徐典代为安排到新大图书馆查阅文学史料事宜。

方修与宋雅结为师生缘，是在1950年间。那时，宋雅是后港新民学校的学生，年纪约12岁左右；方修到这所学校担任教职，恰巧是宋雅就读的班级的华文老师，那时他是28岁的青年。

坐在课室座位上的小宋雅，也像其他学生那样，有好奇心，喜欢观察新来的教师的音容举止。在小宋雅的眼中，方修是一位“身材瘦

长，脸色白皙，眉清目秀，样子很和蔼，他讲话时，声音很和平”的老师。方修讲授课文时，生动活泼，旁征博引许多精采的人物故事，让学生听得兴味盎然；宋雅更是听得入神了。在方修的熏陶下，宋雅渐渐地爱上了文艺，喜欢读文学作品和写作。方修经常予以鼓励，所以他在班级里作文大有进步，参与校际作文比赛也经常获奖。

方修在新明学校任教，为期仅仅是短短的一年多，就辞职了。因为他受黄思总编辑的约聘，到星洲日报主编《星洲周刊》。宋雅很惦念这段师生情谊，经常去拜访方修，借书或请教文艺创作问题。有一回，他从方修家里借到一册美国作家霍·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内容是记叙19世纪美国殖民主义者在美洲进行掠夺，残酷追杀、迫害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的史实。读后，宋雅的眼界大开：哦哦，原来号称民主、自由的金元大国，也有不光采的、丑陋的一面！

方修调任南洋新闻版编辑主任两年后的1958年，黄思总编辑叫他兼编该报的《文艺》版。该刊于同年4月初创刊，每周三期，每期半版。方修在《1958年的马华文艺界》，指出这个副刊的特点：“它是目前新加坡唯一的纯文艺副刊，也是目前马来亚最受读者喜爱的一个文艺刊物。因为它比较能够反映出此时此地的现实，与文艺作者的精神意识。”

宋雅先后在《文艺》版发表小说《绿色的藤叶》和独幕剧《号外》。1967年方修兼编《星期小说》时，需要有篇幅较长的小说连载，便邀约宋雅写一部中篇小说《明朗的天》。

方修除了发表宋雅的作品之外，也在他的每年有关文艺界动态的报导里，给自己的学生批评和鼓励：

“宋雅的《绿色的藤叶》，蓝金的一些诗歌如《献给椰加达市长苏第洛》等，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清新的气息，虽然所作不多，读者倒也很有印象。”

“……一般作品，对于现实的反映，也显



得比较深刻些，李妮（宋雅另一笔名——引者注）的独幕剧《号外》就是一例。作者的笔显然有点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中篇较受注目的似乎只有宋雅的一篇《明朗的天》。保持着较高的情操是作者一贯的特色，取材上则没有太多的开展。”

方修的论评，对于宋雅来说，是一种激励！

宋雅在廿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以小说见称，先后出版多部小说集：《呵，我是青年了》、《绿色的藤叶》、《永别了，忧郁》（中篇）及《赶上时间》等。1983年他的短篇小说《大鼓雷鸣》荣获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主办第二届“金狮奖”的推荐奖。这篇小说同年10月被中国《人民日报》月刊转载，后又入选《新加坡华文小说家十五人集》。曾任《民报》执行编辑、总编辑。现已退休。

……

林徐典办事认真，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早已在新大校门口等候。一见方修等人的到来，他便带领他们径直向图书馆方向走去。到了目的地，他介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方修等人认识。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向图书馆借出旧报纸合订本，给方修翻阅。

方修等人随即把存放在图书馆的小贮藏室里的、一叠叠尚未拍摄成显微胶片的旧报合订本，搬到图书阅览室去，一本一本本地翻读和抄写，用他买来的单线练习簿登录。一是抄录报头、副刊名称、出版日期、第几版、第几期等等，集了一段日子，由他挑选，列表请图书馆管理员帮忙复印或拍照。二是发刊词、编后话，每年文艺活动的总结性文章、一些重要的评论、短诗、散文，以及少数小说、戏剧的片段文字等等。为了适应工作的要求，方修天天从家赶到数英里外的图书馆去抄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宋雅及其他一两位朋友，也是如此这般的操作。

方修、宋雅等人在新大图书馆阅览室里翻读旧报纸合订本，有选择性的抄录，是一项枯

燥、艰辛的劳作。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方修要搜集所需的资料，就得格外留神了。有时翻读了一个时段，还找不到什么资料，他就会失望，焦虑不安了。如果经过一番寻寻觅觅，他所需的资料突然显现在眼前，仿若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发现了绿洲那么的惊异和喜悦：“嘿，找到了——你看”，他禁不住以低声招呼身边的宋雅，来与他分享这份快乐，随即便紧张登录；轻轻翻过一页，又翻到另一座山峰，啊，路在何方呢？方修猛然想起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路”的话，他想：马华文学是未辟的洪荒，只能独辟蹊径，攀峰壑，过急流，涉洪川，进行新的跋涉，才能探寻到远方的那一道文学壮丽景色！

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进行搜集资料，方修是非常劳碌而又困苦的。一天，一个星期，几个月……这种近乎“赶任务”式的拼搏，无异是挑战自我极限，终不免搞到人困马乏：他双眼枯涩，长期紧张工作，更是疲惫不堪，随即而来，就是肩酸背痛！

对于协助抄写登录的朋友，方修是爱护备至的，一看到他们有点疲态，便叫他们歇一下，起身活动活动。有时，他放下工作，拉他们到附近的茶档喝杯茶，松弛一下精神。

方修津贴宋雅每天五元，作为酬劳；每日工作半天，上午或下午。后来宋雅找到工作做，方修便找他的亲戚的孩子郭淑鸾——南侨女中毕业生（刚毕业，还未找到适宜的工作），接替宋雅未完成的工作，每日津贴五元，工作半天。

那百几十本的单线练习簿，终于密密麻麻地抄满了。方修凭此挑选出他所要的资料，进行复印或拍摄，紧接着，就是显影、剪辑、誊清等等；资料到手后，又需要查核和阅读。他忙碌得喘不过气来，常常抽不出时间回家用餐，只好在附近的小食店，“扒碗潮州粥，上班去也。”

后来，在新大图书馆阅览室里抄抄写写的



工作，只剩下方修一个人单独工作了好多年，累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又拍摄了千多张全版的稿照。于是，他的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写作计划，就水到渠成了。

3.

书写马华新文学史，方修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就是：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是在哪一个年代？

马华新文学向来无史的记载，方修是第一位闯进文学史丛林里的人，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真是荆棘满途，要走出一条路，需要自己不断地探索。他从旧报纸抄录的一些理论批评的篇章来检视，发现有关马华新文学的起点的论说，议论纷纭，言人人殊。他归纳出约有四种不同的论调：一是1927年说，二是1930年说，三是1931年说，四是1935年以后说。比较接近历史事实，是1927年说，论者以“中国发生了宁汉分裂事件，政治情势逆转，较多进步的文化人流亡南洋，定居之后，思乡怀旧，写些回忆性文章，发表新的思想，这才奠定马华文学发展的基础。”铁抗在其《马华文艺论》中，也以此推断马华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是在这一年的前后才开始的。

方修没有被上述种种论说所左右，而是在掌握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索、严谨考核，终于探索到马华新文学的起点，是在1919年“承接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1920年起，叻报、新国民日报的《文艺栏》和《新国民杂志》，出现了不少的白话文章；1923年南洋商报《商余杂志》创刊，虽说新旧并蓄，却也容纳了一些白话文章；1924年至1925年，新国民日报又有《小说世界》等纯文艺刊物发刊，新文学作品已占了大部分的篇幅。由于作品思想内容贫弱，还不能形成一种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

1925年以后至1927年的马华新文学动态又如何？仍然停滞不前，还是另有一番新气象呢？可惜他手头欠缺这方面的资料来佐证呵。

起初他怀疑是否漏抄，但他随即否定了，因为在翻读及抄录所需的资料的过程中，他曾作了认真的检查；协助他抄录资料的友朋，虽然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但却是真诚相助的，“漏抄”的可能非常低。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他苦苦地在思索。

这时，灵光一现，他脑海里浮现了1935年林参天在其评论性文章《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中的一段话：

“马来亚纯文艺的运动（中文的），听说要以新国民日报上附上《星光》为嚆矢，这是谭云山主编的。大概是十年前吧，那时马来亚除了报纸上的杂文副刊之外，没有一个刊物是纯文艺的。自从《星光》刊出之后，南洋文艺就播下了种子，以后各报的屁股，都有它文艺的刊物出现了。那时我还没有来南洋，这一段话是云山亲自和我谈起的，究竟它的内容怎样，我没有见到，要待后人写南洋文艺史时，再来考据了。……”

林参天的这一段文字，缺少史实的依据，只凭着自己听了谭云山的谈话之后，留存在脑际的点滴印象，随意漫谈。这难免会失实，即报名与刊名弄错——《星光》不是新国民日报的附刊；文中更有语焉不详之处。林参天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文艺界没有人质疑，由此可见，早年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史实、资料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然而，廿多年之后，它映入方修的眼里、记忆里，却使他产生疑问，林氏的耳闻之误，竟成为他更加深入去追寻、去考据的一条珍贵的线索！

方修又到新大图书馆翻阅资料，得知该馆度藏的旧报纸合订本，当时并没有全部集中在那间小贮藏室里，所以他和宋雅等人所接触到和所抄录到的，仅是其中一部分，怪不得不够全面了。

接着，他又得知那些没有集中在小贮藏室里的旧报纸合订本，好一些已拍摄成显微胶片，可以借出在暗房里浏览、挑选史料。方修听了，很高兴，就请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操作示



范，以便他学习新式的操作方法。

一天，方修在暗房里按动键盘，挑选资料。蓦然，荧幕显出了一个版头的图案——黑暗的天空，有几颗闪耀的星星——像是向他眨眼哩……“咦？星光？”他把荧幕的光线调高一点，赫然所见，正是他苦苦探寻的《星光》。“啊，《星光》！”他按动复印的指令键，所需的资料，便陆续地复印出来。不久，他也发现新国民日报的《南风》。这时方修快乐得不可言状了！

坐在家书桌前的方修，读完从图书馆复印的《星光》资料，他心里为《星光》同人叫屈：啊，他们是早期的马华新文学的一批最为优秀的作者，他们的丰功伟绩，却被埋没了卅五年啊，竟然没有人去发掘，也没有人颂扬与肯定，可惜呀！“我要在这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以最大的篇幅来介绍他们，以最高的评价来献给他们，以最热诚的笔触来歌颂他们！……”方修对自己说。

拨开云雾见青天，方修是第一位发掘到马华新文学的真正起点。细读《马华新文学史稿》，我们便亲炙到方修那如文学家的炽热火焰和史家的严谨笔触：

“《星光》在谭云山编辑的时期，经常的写稿人，除谭氏自己外，有子孟、李无隅、常焱、猷、寓言、周钧等十多名。”

“谭云山，原籍湖南，为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4年南来，任新加坡工商学校教职，并在一个女子师范班（可能是南洋女中）兼课。1925年10月，创办《星光》三日刊，附在叻报出版，为马华的第二个新文学刊物。1926年9月，《星光》停刊，复与陈子实、张登三、何学尼等，组织‘骆驼社’，在新国民日报发刊《沙漠田》，翌年年初停版。

“谭氏当年在马来亚所写的文字，主要是诗歌和杂文。他的诗多属抒情遣兴之作，社会意义不高，杂文却写得十分有力，鼓吹新思潮、新文艺，抨击旧社会、旧道德，犀利的笔锋带着点幽默的韵致，大有嘻笑怒骂，皆成文

章的气势。

“当时的杰出的杂文作者，还有周钧和周列两个，均为《星光》的编辑同人。他们的态度，有时比谭氏更加严肃，更加积极；

“邹子孟，生平不详，目前只知他是《星光》最后期的编者之一，与其他的三位编辑人——段南奎、常焱、曹国宾等，当时同为丰盛培智学校的教师。但他的文学活动，却比其他各人开始得更早些。1925年5、6月间，已有作品在《新国民杂志》上出现。《星光》出刊时期，他写得更加勤快。作品大多数是诗和诗论，还尝试创作诗剧，有一篇《秋心》，连载十期，是这个阶段中仅见的一篇诗剧，也几乎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诗剧创作。

“子孟的诗，和拓哥同样的开阔博大，常常一下笔就是百几十行。但技巧上比拓哥好，内容更是健康得多多。他很喜欢引录郭沫若的《女神》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警句，这是当时（1925-26）马来亚所能接受到的最先进的时代精神与文学思想。

“当时与邹子孟的倾向与风格高度一致的，有一个段南奎，也是《星光》同人之一，身世不详。段南奎的作品，量方面似乎少些，质方面却不下于子孟。……他写的一篇《本刊今后的态度》，可以代表他的水平。那简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一阕激越的战歌。子孟较后写的那篇《再向读者说几句话》，有很多文辞，还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

“陈子实，浙江人，曾在新加坡启发学校任教，为当时《星光》的撰稿人之一，较后加入谭云山等人的“骆驼社”，发刊《沙漠田》，译作甚多。《沙漠田》停刊后，他的写作生活仍继续了很久，作品散见于《瀑布》等刊物。后来返华，任星洲日报通讯记者，于1933年春间，逝世北平。

“子实死后，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于第67期（1933年5月7日）发刊专号追悼。执笔者多为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陈氏的传记资料。



“纵观《星光》一年，编辑三易其人（负责该刊编务的，先后是谭云山、周钧、陈子孟等人——引者注），编辑部也一再迁徙，情况是极不安定的。然而该刊同人，却能不断地克服困难，一直坚持了八十四期，这毅力实在够惊人。我们相信，《星光》当时附在叻报出版，是不会有稿费或编辑费的，也不会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与赞赏的，该刊同人所以这么努力不懈，显然没有一点名利的企图，而是一心一意地为了建立马华新文学。他们是意识地从事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文艺斗士，是马华新文学的奠基者，是马华的健康文学思想的播种者，也是早期的马华文学的一批最优秀的作者。……”

星光同人向报馆借出版社，刊登他们的作品，发出一个声音，从1925年到1930年为止，都是免费的。报馆没有给稿酬，而是每期见报后，送单张的副刊三两百份给编者，由后者赠给投稿的作者，权充稿费。

这一批战前的马华文学的开路人，经济拮据，生活动荡，但他们仍然孜孜不倦地创作，不计个人的得失，一心一意要为马华文学加砖添瓦。

面对前辈的劳绩，方修的心被震撼了；他用熔岩般的热情去歌颂他们，肯定他们！

“1925年7月15日，一个全部刊登当地新文学作品的纯文艺副刊——《南风》，在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发刊了。这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

“……《南风》创刊以后，马华的新文学运动才有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马华的新文艺工作者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营地。因此，《南风》的创刊，可以说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起点。马华新文学从此晋入它的扩展时期。

“《南风》是当时三几个文学青年联合创办，附在新国民日报出版的，每期占满一大版的篇幅。……创刊号有《南风之歌》一首，是该刊编者拓哥写的，算是发刊诗。……诗是写得不好，现实性也很不够，但诗中带着一种

反对掠夺战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华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南风》的写稿人，似乎只有拓哥和梦韦两个。而主要的还是拓哥一人而已。……显示了马华新文学运动开展之初，人手还是短缺的，反响还是有限的，不像中国五四时候陈独秀等人主持的《新青年》那样，大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气势。马华的新文学运动，是从一溪涓涓细流缓缓滥觞起来的。

“拓哥，姓金名拓，拓哥是他的别号。……该刊（指《南风》——引者注）的取材十分精纯，全部是严肃的新文学作品，没有一首旧诗词，也没有一篇世俗应酬的文字，显示他的提倡新文学，是非常积极与坚决的。拓哥在《南风》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该刊的文字，几乎有一半以上是出于他的手笔。他写的主要是诗和小说。他的小说写得很开阔，动辄一万八千字，毫不显得费力，而且笔致相当细腻。例如那篇《感冒》，长约万言，描写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听了她的哥嫂的闺房情语而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应与迷惘的心理，看来十分生动。当时，马华的新文学运动，才告开端，却就有了这样技巧圆熟，铺叙细致的小说出现，委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显示了马华新文学发展上的一个特点：马华的新文学运动，是一开始就已相当茁壮的。

“拓哥的小说，有一个缺点，就是目的性太弱。他的诗篇，在技巧上似乎不如他的小说，但有几首却能表达出一点思想来，意义也许更高的，……

“拓哥的诗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清新流畅，第二是感情丰富；百数十行的篇什，一气呵成，既琅琅可诵，又真挚感人。这样的诗，在马华文学的发展上也是第一次出现的。

“拓哥当时只有廿岁的年纪，但生活上似乎遭受了很多波折，所以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一般地说，他的思想感情是不健康的。这是他的作品的基本缺点。然而，这位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先驱



者，他的拓荒创业的理想太崇高了，意义太大了，这些缺点是算不了什么的。”

方修从刊物的内容、思想及其影响等几个视角，对《南风》和《星光》进行比较和评价，指出：“《南风》只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一支先遣队，《星光》却是正式誓师，随后开来，实力雄厚的大军。”

4.

为了探究马华新文学的起点，方修不辞劳苦地翻读资料，终于发掘《南风》和《星光》，并勾勒了这两个刊物的编者和作者孜孜矻矻的身影。其成功的诀窍，一半是靠汗水泡成的；另一半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所达致的。

方修是智慧型的人物，具有多种素质：读书、看报及查阅资料，往往过目不忘，记忆力、洞察力和理解能力很强。在搜集史料时，他读了林参天的《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产生疑问；读了郑文通的《十二年来的马来亚文坛》，也产生疑问。前者的漫说，促使他循迹追踪探寻；后者的论文，是没有史的叙述背景下的猜臆，得出什么“……不久之后，马来亚文坛突然放出三朵奇葩。这三朵奇葩是什么呢？是《荒岛》、《洪荒》、《绿漪》……”。方修没有被这论说所迷惑，产生错觉，而是以他手头的资料和自己的史识，考察这三朵“奇葩”的来源，终于发现它们都是1927年的刊物，离开马华新文学的起点还很远哩。这就显示方修治史的严谨，眼光独到。

记忆力特强，是方修的天赋才能。年纪与他相近的人，一经比较，高低立现；即使是年轻力壮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未必能与方修匹比。

下列四件事，可作为佐证。

一、廿世纪八十年代，林臻和一些朋友想出版一系列《仙人掌丛书》，邀约方修提供一本书稿出版。那时方修手头没有什么稿子，且又是身体有病，无法伏案操劳了。林臻给方修出了一个题目《我与文学》，请后者自述写作

经历、文学见解及对文学路向的看法等等，进行录音，由他笔录整理出来。这个建议，方修没有答应，因为他自认只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文学工作，没有资格写回忆录。后来林臻再找方修，旧事重提，与他一齐同来聊天的孙泽宇、王如明、梁三白等也合力地向方修劝说和打气；文友们的盛意拳拳，方修推辞不了，答应下来，但他建议改动题目，即《文学·报刊·生活》，专谈他的投稿经历、报馆生涯，以及与一些朋友交往过程等等。方修讲述他四十年来的事迹及许多人物故事，全凭记忆，没有翻阅资料。这就是回忆录《文学·报刊·生活》成书的经历。

二、1986年11月，马仑根据他寄给胡一声填写的“写作人资料调查表”的资料，在报章披露他的“可贵的发掘”，指责方修“殊不知”“这三个响亮笔名（细胡、古月、宿女）是同一个作家（胡一声）所用的”，方修为文反驳，指出“宿女”不可能是胡一声的笔名，因为他读过细胡和宿女的作品，发觉两者的风格与水平，相距太远。早在1980年3月1日，胡一声从广州寄来信件（由新加坡世界书局转交），说他读了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书中介绍的细胡和古月，都是他的笔名，但却没有指认宿女是他用过的笔名。这就加强他的“宿女可能是另有其人”的思考和推论了。

九十年代唐林介入其事，说什么“方修先生……弄错胡一声笔名”，造谣污蔑，来势汹汹。方修一面沉着应战，一面从事考证“宿女”这笔名属谁的工作；凭着他自己的学术实力，和披阅过的史料，进行分析探究，终于考证“宿女”是陈嘶马的笔名（详情请参阅本书第六章）。

三、2004年，21世纪出版社主编方山搜集到马华文学前辈作家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打字、排版等工作，经已就绪。他自己写了一篇题为《写在前面——悼念金枝芒老前辈逝世16周年》的序文，介绍金枝芒的生平



及作品，担心写得不够全面，便复印一份，托朋友带交给方修，请后者批评、提供意见或补正。方修看了方山的序文之后，立即作了一些补充，因为他记性很好，对于金枝芒其人及作品，他有深刻印象。

方修对于金枝芒的作品非常熟悉，知道他战前用过乳婴、战后改用殷枝阳、周容等笔名写小说和理论批评。他的小说名篇如《八九百个》、《弗琅工》、《牺牲者的治疗》等，都先后选录在方修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和《马华文学作品选》，内有简要的生平介绍及精确的作品评介。战后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论争，金枝芒以周容为笔名撰写理论批评，是这场论争的主角之一。

当对方提出金枝芒是否可以称为“人民文学家”时，方修思考了一下，说：“可以啊，他的确写了很多反殖的文学，自己也参与反殖运动；他当之无愧！”

方修的记忆力很强，立场非常坚定，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丝毫不含糊！

四、2007年9月15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仙人掌出版社联办《他不会寂寞——杏影先生逝世四十周年（1967-2007）纪念会暨展览》。笔者与伍良之、杰伦两兄应主办当局的邀请赴会。我提前一天抵达新加坡，晚餐过后，便到方老的重楼去。闲聊了一阵子，方老便要求证一件事，即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有没有到台湾去探望他的儿孙？因为他读过有关周海婴赴台探亲的新闻资料，记忆犹新，询问过一些朋友，老的少的都说没这回事。他希望我提供证据或答案，解决他的疑问，及证实自己的记忆力是否衰退。

方老问我周海婴有没有到过台湾？我没什么印象。

听了之后，方老有点失望了，说：“我记得周海婴有去台湾探亲——我的记忆没有错嘛！”年届耄耋之年的方老，求证精神这么旺盛和执著，思维这么活跃和清晰，令笔者惊异！

笔者在回程的长途巴士的车厢里，我闭目养神。这时，我想起方老谈话和失望的神情，感到焦虑不安。我深思一下，发觉自己似曾阅读过、一如方老所述的报道，这样一来，我的所谓答案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经过一番苦思冥想，还是记不起它的出处在哪里？——好不苦恼啊！

回到家里，笔者继续赶写这本书稿，以及在稍作休息时便检查已完成的篇章。这时，周海婴有没有到台湾探亲的问题，又在笔者脑海中盘旋，心想一定要查出真相才好。后来，笔者在住所的一间小小的贮放杂物的房间里，经过两次搬家后仍堆积在那里、未整理的书籍和剪报堆中，找出一份资料。那是1995年1月16日南洋商报的专题报道，题目是《鲁迅之子周海婴获准赴台见儿孙》。文章开头及其它部分写道：

“周海婴是第一个访台的大陆无线电学者，也是获准在台操作业余无线电台的第一个大陆人。

“去年十二月中旬（1994年——引者注）周海婴抵台，他先参加一项国际会议，至十二月廿一日甫取得台湾交通部的操作许可，便赶在次日，适逢大陆开放业余无线电个人赴台成立两周年纪念，周海婴以无线电完成和大陆、日本、台湾三地无线电玩家的空中通话，终因打开这条空中网路而感到十分欣慰。

“……周海婴虽以学者身份赴台开会，因周令飞的关系，而能在会后依探亲规定居留三个月。他们父子这十余年来，一直鲜有机会相聚，此次在台能共享天伦，当然备感珍惜。……”

笔者赶紧拿去复印，准备当面交给方老，向他道贺和致歉——他的记忆力真棒，令人羡慕；身为后辈的笔者读书阅报之后，便渐渐淡忘，记性奇差无比！

这时，笔者又想起中国学者谢冕的一段话，他写道：“通往学术成功的路上，需要多种的素质。绝对的勤奋和一定的聪明都不可



少，但最重要的那种甘于寂寞的、持恒的献身精神。”方修之所以成为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作家和诗人，是他真正具备了这种“多种的素质”！

3.

1966年，林徐典接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进行课程改革，创立马华新文学课程。

林徐典创设这个课程，深具前瞻意识，眼光独到，怀着要更好事的愿望。因为当时新马两地甚至东南亚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新大率先设立，是一项创举——对于莘莘学子，是一项认识本土、热爱本土的历史和文艺的文化教育；对于马华新文学及其作家作品，是一种肯定和提升，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远。

谁来担任这个课程的讲师呢？方修是林徐典的首选。于是他来报馆找方修，谈论他的构想和具体步骤的落实。方修听了之后，快慰莫名，认为是一件好事，表示赞赏；至于拟聘他为讲师一事，他没有答应，说道：“我只做了一点点的研究工作，实在微不足道啊！虽然《马华新文学史初稿》（三卷本）出版了，我还是不满意，很想抽出时间来补充和修订啦。徐典兄，你知道我缺乏在大学任教的经验，怎可以当讲师呢？”

林徐典深知他的挚友方修的脾性——心无两用：六十年代后期，方修从图书馆搜集到新的史料，计划改写三卷本的《史稿》，与此同时，也开始着手整理战后的一些文艺史料，准备写战后马华新文学史；其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再者，方修为人谦虚低调，霎那之间飞来的荣誉，一时接受不来，感到犹豫，因而自认缺乏在大专院校教课的经验吧？几经劝说，再晓以大义，方修仍然踌躇不决。怎么办？林徐典心焦起来，因为聘请讲师事宜，必须有个明确的决定，以便他可向大学当局汇报。临走之前，林徐典说：“方修兄，你再考虑考虑……过一两天，我打电话给你——希望是好

消息呵！”

与方修比较接近的同事，如黄选晨（马来亚新闻版夜班编辑，黄思总编辑的儿子）和张清江（电讯翻译员，马华散文家张清广、笔名漂青的弟弟），知道了这椿喜讯，都向方修道贺，鼓励他接受下来：“你敢敢接受下来嘛！吴先生，你的马华文学知识渊博，研究深入，著作丰富，新马两地的作家学者没有人比得上你；你当之无愧呀——敢敢接受下来！”

方修感激同事们的鼓励与关怀。这时，他的心里不平静了：怎样回答林徐典的再次询问呢？

——林徐典创设马华新文学课程，是一项“厚今风气著先开”的壮举，峥嵘而又崔嵬的呵，需要一个熟人支撑和臂助。如果我不接受，林徐典岂不是因缺少熟人的支持而感到失望么？他的美好的愿望和计划会不会落空？

——唉，我实在缺乏在大专院校教课的经验，教学工作应付得了吗？……唔唔，想起来了。我写诗赞美林徐典的创举，为什么我却对担任讲师问题，踌躇不决呢？！

往事涌上方修的心头，他想起廿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文运谈往》结尾所写的一段话：“……马华青年应该热爱马来亚，效忠马来亚，已经成为不易的真理，马华青年一贯的坚持为当地服务，也更显得是马华文艺运动与思想运动的优良传统了。”他心里豁然开朗了：

——林徐典希望我去教授马华新文学课程，不是企冀这个“优良传统”的传承？……

这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休戚相关，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修订文学史工作，暂搁一旁，来日方长！

——缺乏在大专院校讲课的经验，不要紧，要敢闯啊！——整理马华新文学史，事前也没想到自己是个治史的人……唔唔，是什么啊？敢闯呀，我闯进洪荒未辟的历史语境里，终于有了收获啊！

——担任兼职讲师，需要有“闯”的精神！



一两天之后，林徐典打电话给方修，得到是他希望的好消息，心里感激挚友的无私的相助。

从此，方修踏上大学的讲台，也踏上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平台，宛若登山揽胜，远近的景物，尽收眼底！

4.

方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兼职讲师，由1966年至1978年，前后十三年。初期教授马华文学，每周两节（每节一小时，共两小时）。后来林徐典对中国新文学有兴趣，请方修多设一个课程，即中国新文学和鲁迅研究。

教授马华文学，是前所未有的课程。方修也遇到困难，能够作为教材的，只有他编写、已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史初稿》（三卷本）。但他对这部《史稿》并不满意，说：“当时因资料短绌，记述缺漏与论列失当的地方很多，对于马华新文学发展的脉络也交代得不够清楚，所以总想设法加以一番补充修订。”于是，他便到图书馆去翻查资料。1965年初，他到工商学校图书馆去，发现一批早期的新国民日报旧报刊，随即拍摄许多影照。后来，他又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发现大量旧报纸，如新加坡的民国日报、檳城的中南晨报、光华日报及部分的南洋时报和檳城新报的合订本——其中好一些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搜集资料时不曾看过的。原来当时新大图书馆贮藏室容纳不下，寄放在国家图书馆里。他花了三五个月的时间，用自己花钱购买的、价格不菲的、专门拍摄文件的日本出品的名牌相机，拍摄了许多稿照。六十年代后期，他为了编写讲义、补充资料，又到新大图书馆去浏览显微胶片一两遍，在浏览的过程中，影印出大量他所需要的资料。

资料多了，丰富了，他就根据这一大批新资料，重新安排纲目，编写讲义。这份讲义，经历四年（1966年至1969年）才陆续编成。

这时，修订旧作的计划完全搁下来了。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求，方修编写这份马华文学史讲义，是用了比三卷本《史稿》多达约十倍的资料来书写的；内涵丰富，结构扎实，自不话下。如果就其意义来说，这是方修第一次的重写文学史，也是对旧作《史稿》进行的一次修订。

方修教学认真，善于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和提高，既深受学生的爱戴，又能把教学与文学史研究联结在同一条的链带上，同步而行，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他回顾过往的教课的情形，深有感触和体会，对笔者说：“我的文学史的建构，是在新大教书时想出来的。为了修史的学生有原始作品作参考、研读及作业之用，我就着手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一共十大册；它的体制是按照马华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编，可当作另一部新编的史稿来研读。”

啊，在新大执教鞭十三年的方修，是他生命史上最忙碌和紧张精神劳动的季节，也是他的研究和编纂成绩最标青、硕果累累的季节——

《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马华新文学简史》、《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下两册）、《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专题研究报告）；《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两集，戏剧和诗歌各一册，共四册）、《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两册，剧运特辑两集，小说两集，诗集、戏剧集、散文集及出版史料，各一集，共十大册）、李蕴朗遗作《血颂》、《原甸诗选》、《郁达夫抗战文集》（与林徐典合编）、《郁达夫选集》（与张笏合编）、《王君实选集》（与叶冠复合编）、《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铁抗作品选》率先出版，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白荻、流浪、叶尼、李润湖等作家作品，随后出齐，共十册）。

方修在新大讲学的动人事迹，相信迄今仍



储存在修读课程的学生的心底，或流传于他们偶尔触动记忆、回溯往事的口碑之中。笔者有幸，读到当年修读鲁迅研究的张楚爱写的一则简讯，那是方修女儿吴聪敏女士寄给笔者的，我要向吴女士表示谢意。简讯里写道：

“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那是我刚上大学，修读鲁迅研究课程，中文系兼职讲师方修先生有一次发了一个作业，要我们以近期学习过鲁迅的《故乡》、《祝福》和《药》等小说作品中，随意挑选一篇来详读，然后写成读后感，交给他批阅。他将挑选其中一些佳作，拿去报馆帮同学们投稿。大伙如期的交出各自的‘大作’，以为交了差，应付了老师，便万事大吉了。不料，却在另一堂课被方修老师‘啪’地一声，把我们的‘大作’整叠放在桌上，说了：‘都拿回去！没有一篇写得像样，作业不是写来应付老师的。……去看看鲁迅先生说的话：没有真实情感，没有用心去写，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方修老师说那番话时，语气和平常的差别不大，还是不温不火的，也不见得大声，可能因为同学们以敷衍态度对待作业，所以他的音量比平时大约高了一个分贝吧？但是，这道‘力度’很强，顿使同学们都屏住呼吸，比平时更专注的听完这段话，因为从来没有老师批评过我们的学习态度，所以到现在印象还蛮深刻的！”

俗语有云：“一山突起众山妒”。方修在新大授课，教学和学术研究，都取得杰出的绩效，但并非意味他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他经常遭到某些具有什么显赫名衔的人明枪暗箭的袭击，如说他学术资格不够、不应在新大教书啦，如此等等。好在方修有一位肝胆相照、见义勇为的挚友和上司林徐典，挺身而出，每年为他进行辩驳：“你们有读过他的著作吗？写的、编的，一大堆，比你们的还要多、还要丰富哩！怎能说他学术资格不够，不能在中文系教书呢？”

方修被打击，来由有自。林徐典创设马华

新文学课程，相信有好一些人不满，要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其间可能有人从中挑拨，便成为“气候”了；方修因此成了箭靶。林徐典在新大创设这门课，是一种创举，体现出他怀着要做好事的愿望，何错之有？从当时大学课程改革来看，以及实践的历史进行考察，林徐典的眼光，是具有前瞻性的！

常人以为，在大专院校里任职的人，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温雅敦厚之辈，其实是一种误判。高等学府的讲坛上，并非处在真空状况，好人与坏人，必然渗杂其间。尸位素餐之徒，不干实事，而且也做不出来，但一看到方修交出的是优越的学术成果，他们当然是满肚子理的不高兴，酸溜溜了。于是他们就造谣中伤，或者施展“武大郎开店”的招式，用刀子把比他们高的人削低或削平。方修遭到这种磨难，正是社会的炎凉世态在簧宫里的一种反映！

三、陈川波：方修的助手

1.

读寒公《重寄》有感／长河

钩沉纂史历炎凉，一片丹心向脊梁。

世事沧桑存正道，文坛递嬗取真章。

炉烟岁岁游谈健，长夜年年感慨慷。

可叹天千芳草变，疏禾不蔽大田荒。

（1988年4月）

（一）寒公《重寄》刊于《海峡诗刊》第五期（1988年2月出版）。

（二）《炉烟（集）》、《游谈（录）》、《长夜（集）》都是方修杂文集名。既反映先生长年求医煮药，深夜读书著述的生活实况，又体现先生编纂文学史之余，还经常为文论世，扬善抑恶的孜孜不倦的精神。

（三）“芳草变”、“大田荒”，语出鲁迅《秋夜有感》一诗。



盼方老体康笔健 / 长河

每感提携渡簸颠文坛尘海四十年

粥摊夜叙人杰义①巴刹昼谈鬼魅奸②

聚友书斋听史话伴翁法庭斥澜言

而今更盼耄耋健传世剑琴谱续篇

① 在任职报馆期间，放工后不时相邀到直落亚逸一带的夜市小贩摊吃粥聊天。

② 方修住武吉知马期间，经常到东陵福十楼组屋区巴刹买食物，有时笔者就同他在咖啡店喝茶晤谈。

长河（即陈川波的笔名）这两首诗，都是写方修的。第一首写方修整理、编写马华新文学史，历经沧桑，但仍然坚持不懈；第二句“一片丹心向脊梁”，似乎是从方修词句“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衍化而来，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五、六句，巧妙地把方修杂文集名嵌入诗句，既反映方修抱病为文、针砭时弊的执著，又点染出时代的景色，诗意盎然。

第二首诗，看似祝词，实则是一首记事述怀的诗篇：时空跨度很大，概括诗人四十年来与方修相伴相随，为文事而共度时艰，师道、友情益坚。诗人有个美好的心愿，企冀方老“传世剑琴谱续篇”；诗外蕴含一个信息，即诗人有兴趣把自己当作方修的助手，协助这位亦师亦友的文学史家的“传世剑琴”得以延续和发扬。

2002年2月12日（农历新年初一）晚上，方修不慎摔倒，右手折断，身体受伤。由于他已届耄耋之年，身体衰弱，不能动手术从腿部切出骨枝来接驳右手的断骨。后来伤势痊愈了，右手却残废了，脚也不能走路，要坐轮椅了。他的太太也是坐轮椅！虽然有外籍女佣的照料，但是精神上却是寂寞和苦闷。

这时，陈川波就经常到方修的重楼走动，嘘寒问暖，协助方修办一点事：如替方修买药

呀、买日常用品呀等等；看到一些好书或有好文章之类书籍资料，特别是有关于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诗、文艺思潮、历史等方面的论述——方修最喜爱这类读物，便替他买一两本或影印给他。

陈川波与一批文友搞了一个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敦请方修为顾问，每年都有一些活动，如为方老祝寿、新春聚会，或号召一些会员到重楼相聚，谈古说今，不让方修过于寂寞——这就是网雷称为“文艺沙龙”的每月聚会了；方修有什么书要出版，他就帮忙推荐给书店出版。

方修的右手，因伤致残，不能再用右手握笔写作。他的情绪波动，苦恼万分，今后如何是好？川波鼓励他改为学习用左手来书写。后来，他在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刊物《热带学报》发表的诗作，就是用左手写的。有些文友到访，他会郑重其事地朗声说道：“嗨！我现在用左手写诗啦！你看……”尔后开怀大笑。这时，他仿若回到幼年时代的梦境里去，尝到自创奇迹的满足感，不禁雀跃欢欣！

可是，字数较多的篇章，他的左手就不胜负荷了。烦恼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于是，陈川波想到另一种“写”的办法，即作者口述录音，由别人笔录整理出来。他拿了一册中国理论家以口述录音的方式成书的著作给方修看，说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后来方修同意，他就把录音机放在方修家里，说：“如果你的灵感一来，想写什么东西，就对着录音机讲——我来帮你笔录和整理。”

方修终于掌握录音的操作程序，用口述的方式“写”出不少文章出来，例如纪念大众书局、《重楼诗补》跋、《方修编著资料辑录》序、《关于幽默、闲适文风问题——寄甄供》、《回应高凡有关连士升的评介问题》等等都是经陈川波笔录整理，写成书面文字，交给方修查核、定稿；《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的资料补充、修订（包括若干章节的补写）等



等，也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的，上册于2006年3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下册于2008年3月出版。

方修编纂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原定出六本，已出版了四本，还有两本未出，即散文集和理论集，有了陈川波从旁协助，他的编著计划有望实现。因此，方修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和鼓舞，虽然是老病之躯，体力精神大不如前了，但他仍然是干劲十足：散文集的《导言》“写”好了，所需补充的资料也凑足了，又有陈川波这样得力的助手，这册战后文学大系·散文集的出版，是不成问题的。

方修已然把陈川波看作是自己的助手，生命史上的一位贵人！

2.

方修提携后进、鼓励后进，有着博大胸怀。在他提携下茁壮成长的新马华文作家，为数不少。陈川波是经他提携、鼓励、终于脱颖而出的资深作家之一。

廿世纪六十年代，陈川波就读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他爱文学、搞创作，就知道方修。1962年，他参与南大全校创作比赛（诗歌组），担任评阅工作的，都是当时著名的报人和作家，他们是杨守默（杏影）、刘世朝（刘思）、吴之光（方修）和李星可。评审结果，诗歌组得奖者及参赛作品如下：第一名：山河（中文三年）《无名河，哼哀歌》；第二名：韩玉珍（经政二年）《丹那苏布尔》；第三名：雷金（中文三年）《我永远站在祖国土地上》。

陈川波当年以“山河”为笔名，荣获首奖；韩玉珍即是后来以“努山达拉”为笔名，写小说的作者；雷金即李贩鱼。

方修的评语，对陈川波影响很大，坚定他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念：

“参加比赛的作者们，大多具有旺健的创作力，只是还没有很好的把握到艺术的创作方法，不善于概括生活，因而写出来的常常是一

些个别的、没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不够深刻、集中、典型化。这是作者们今后在创作上应该着力改进的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诗歌创作比赛，成绩比去年更形美满，其中至少有三篇作品，可以代表目前马华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陈川波南大毕业后，就搞了一个名叫“天桥”的出版社，出版了李贩鱼的诗集、韩山元《人生百态》，文学活动并没有放弃。

那时，陈川波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职业，只教补习，也参与一些团体活动，如到工会协助工作、讲课，到社阵编《旗》文艺版。他经常去找方修，请教一些有关于写作的问题，得到很多教益。

后来，川波找到船务公司的工作，仍经常到方修家造访。1969年方修推荐陈川波到新加坡星洲日报应征编辑。经过总编辑黄思的测试，陈川波被聘为编辑，编“东南亚新闻”及《青年园地》、《少年园地》、《儿童园地》等副刊，后来还编《青年智识》。

黄思安排陈川波的办公座位，是在他的斜对面；坐在川波对面的是封面版（国际）编辑何真尼，其右边是编辑陈天成。马来亚新闻编辑座位是在另一排，依序是黄选晨和方修——与川波的座位恰是斜后面。初进报馆工作的陈川波，对于打标题、排版等事宜，都不十分清楚，所以需要方修指点。方修说：“你是中文系的人，诗词写得来，概括也不成问题。但是，栏目方面，就需要注意一下，譬如几号字之类。……”有了方修的指导和压阵，陈川波的编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掌握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业余时间，他编一份综合性刊物《建设月刊》，自己也在刊物上写稿，常用的笔名有海南客等。

方修对陈川波的热诚有为极为欣赏，他在《一九六九年的马华文艺界》中评介陈川波编辑的《建设月刊》和星洲日报的《儿童园地》：

“《建设月刊》第七期的《发扬传统，促



进文艺》，是很有份量的理论批评文字。以下是专论时代精神的一段——

“时代精神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具有的。所谓时代精神，概括来说，不外是特定历史过程中，先进人群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体现着那特定历史过程的时代本质。时代本质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立场出发，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而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把自己的命运跟时代联结起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中，先进人群，劳动民众，从来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积极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实践，为改造环境而艰苦奋斗的性质和规模，总是决定了时代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因而必然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充份体现者。

“星洲日报的《儿童园地》由本年中起对于许多篇幅较长的记叙作品，不时附有一段数百字的‘短评’，其中有不少也可以当作文艺批评来读。

“虽然少年儿童的习作与一般文艺青年的较成熟的创作在程度上有着一段距离，但也有不少共同的问题，因而《短评》这一栏也就有其可供一般作者借鉴的地方。

“譬如，对于一篇记叙姐弟以忍让息争的散文，短评指出了‘对忍让要有正确的认识’——

“吵架的发生，总不免有原因，无风是不起浪的。能够找出吵架的真正原因，认真研究，必然会发现谁对谁错，或者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才能解决纠纷争吵。适当的忍让，态度的平和，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使问题不闹僵，使彼此可以协商讨论，不致各走极端。忍让并没有解决争端，没有除掉引起吵架的根由。因为，错误还没有纠正嘛。忍让一次，息争一时，过后，又会发生吵架的。只有深刻明白错误，改正无理取闹的作风，发扬友爱的精神，不要任性，不要自私自利，彼此互相照顾，那么必然能和好相处的。文章对于这方面的道理，没有说清楚。还有，适当的忍让

只适用于亲人朋友之间的吵架，并不适用于一切纷争，如同坏人的纷争。因为对坏人忍让，只有使他更猖狂的做坏事。

“又如，有一篇作品描写一个贫妇遭遇车祸的悲剧，短评提出了“关于写车祸与不幸”的问题——

“小朋友们经常把人们的不幸与车祸联系起来，有时写贫苦的孩童，或乞丐，或老人，因生活艰难，神志不清，在马路被车撞死，结束了痛苦的生涯；有时写一家贫苦人家，日子已够难过了，偏偏家长又遇车祸丧生，生计更成问题了等等。这类事件在生活中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毕竟是意外事件，用来表现贫苦人家的痛苦和不幸，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实中有多少没有遭遇车祸惨事的人们，仍然过着苦难的日子呵！可见造成生活苦的根本原因不在车祸这类意外事件上。小朋友们不要回避残酷的生活现象，不要把人们的不幸简单化，而要去多想，多问，多了解人们不幸的具体情况和原因。这样，才能认识生活的真实面貌。

“像这一类的批评可说具有普遍的意义；所指出的缺点不单存在于少年儿童的习作中，即在一些所谓成名的作家的笔下也是屡见不鲜的。”

陈川波这两则理论批评，的确是写得精彩，方修为文肯定或赞赏，是对后辈的批评工作的肯定，起着激励的作用。从广阔的角度来看，方修是有意识地建立批评的批评，“推荐正确的、精彩的批评”，以纠正文艺界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文艺批评。

1970、71年，方修因忙于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工作繁重，抽不出时间来撰写年度文艺活动总结文章，便推荐由陈川波执笔，这是他对后者的理论批评能力的肯定和信赖！

3.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
那才能说得上真正友谊：
你有伤心事，他也哭泣，



你睡不着，他也难安息：
不管你遇上任何困难，
他都心甘情愿和你分担。……”

这是莎士比亚在《乐曲杂咏》论友谊的片段，诗人以诗的语言道出了友谊的真谛。陈川波和方修的结交，近乎半个世纪，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欢乐共享，患难相济。这是何等珍贵的友情呵！

下列有几个生活镜头，映现出他们心灵的洁美……

(一)

2007年9月14日，晚上8时左右。方修的住所。

我们正谈完“鲁迅之子周海婴有没有到台湾去”的问题，陈川波来了。他对方老说，杏影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的主办当局负责人通知他：出席者衣着要整齐，不好穿着睡衣裤莅会。他问方老明天出席这个纪念会，可否改穿长裤？方老听了之后，以开玩笑的语气说，这项“规定”似乎是冲着他而来？随即又补充说：“我本来就是一个病人嘛！穿不穿睡裤都改变不了。”

陈川波一再劝说，希望方老依照主办当局的规定，略微改换衣着，让人觉得他不像是一个病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方老沉思了一会儿，说道：“长裤？我有呀！可是我长期坐轮椅，体重增加，越来越胖，腰围加大。现在，没有一条长裤可以穿得进去！”

“这个问题不大，我立即帮你去买一条新长裤，不就解决了吗？——你的腰围尺寸多少？”陈川波紧接着说。

“应该是超过35寸？”

“来，我帮你量一下。”方修没有表示反对，陈川波就叫女佣拿出皮带尺，帮忙扶正方修的坐势，把皮带尺圈在方修的腰部，一量，竟然是40多寸！陈川波愕然：唔唔，成衣店铺似乎没有售卖这种特大号裤头的长裤啊？怎么

办？

陈川波的头脑转得快，他要去夜市场买长裤之前，采购的办法，已想定了：没特大号的长裤，就买特大号的运动裤，因它的裤头缝上胶带，伸缩自如。于是他向方修交代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不久，陈川波又匆匆地赶回来，从手提的塑胶袋里掏出一条运动装的长裤来！

这仅是小事一桩，但老少两人却是平等协商，反映了他们处世的态度：方修老成持重，从大局出发，不拘小节；陈川波办事认真、灵活、果断！

(二)

2001年年中吧，方修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选《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完成。该会馆准备该书出版后，举办一个发布会。忽然，负责人告诉陈川波，说：“方修不想出席这个发布会了！”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这册要印的潮籍作家百人集，不收录编者的序文，理由是文中方修针对李星可诬蔑他写的文学史和编纂的文学作品选集是什么《潮州文学史》和《潮州作家选集》，作出澄清和辩解；有人担心得罪李星可不好办了。

（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的“同流合污”）

陈川波了解真相之后，径自找潮州会馆文教股负责人交涉，指出不收录序文是对方修的不敬，且对潮州会馆的良好声誉和形象有损，而方修在序文中为自己蒙上清白之冤进行辩解，是根据事实讲话的，没有不是之处。负责人听了之后，觉得合情合理，需要赶紧向方修索回序文发排。这时，陈川波连忙拨电给印务局，询问这是否会影响书籍印刷的时间，对方的答复：还来得及。于是该负责人便载了陈川波一同到方修家去拿稿。

“方老从事文艺工作很执着，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时代和朋友留下一些痕迹。既然我们也在搞文学工作，我们就配合方老，朝着这



个方向走！”多年之后，陈川波回顾这宗往事，他敬佩方修敢于坚持，深情地对笔者说。

陈川波先后用过的笔名，有山河、夏木清、南海客等。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担任南大中文学会秘书及该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学青年》编委。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任星洲日报编辑，主持《青年园地》、《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儿童园地》等文艺性副刊编务。业余时间主编综合性月刊《建设》。八十年代起任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2003年年底退休。九十年代初迄今，负责文艺性杂志《艺术天地》的编务策划工作。1999年以来，担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已出版的集子有《无名河，哼哀歌》、《事在人为》、《木石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掠过夜空的慧星》、《文坛刍议》等。

★

的确，这三位贵人在方修生命史上都烙下不可磨灭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印记：

- 李蕴朗有凿璞现玉的本领，经他指教过的方修，日后在文坛上和史学界玉显珠明，光彩耀人！——他予以方修的是引导之情。
- 林徐典为方修文学史的书写，解决了主要资料来源的问题。1966年他接掌新大中文系，创设马华新文学课程，聘请方修为兼职讲师，教授马华新文学、中国新文学及鲁迅研究等课程，进一步地激发了方修的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才华，提供一个平台，促使这位文学史家攀登上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他予以方修的是知遇之恩。
- 陈川波是方修文学理想的弘扬者和捍卫者、知心友伴，特别是方修老年时期，不良于行，他主动地为老人家的文艺生活添增了一些暖色；他有意愿作为方修的助手，以无私的友情与螺丝钉精神，嵌圆了方修的文学梦！——他予以方修的是臂助之谊。

（按：本文是拙作《方修传》中的第八章。2017年9月24日应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邀约，出席该会主办“方修95诞辰纪念”，以此为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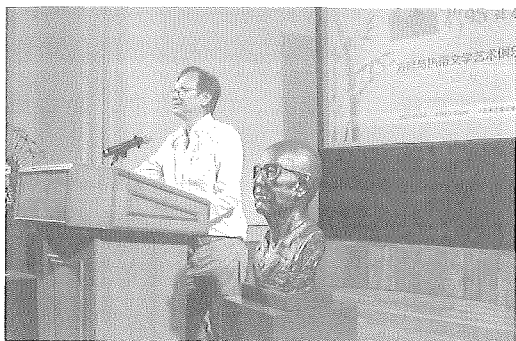
方修的少年时代

◎甄供

方修少年时代嗜好是什么？1. 喜爱阅读通俗小说、侦探小说；2. 喜欢下象棋，也喜欢看乡村老人下象棋，因而他的棋艺得到提升。五十年代新加坡曾举办全星象棋比赛，方修名列第八。3. 喜欢猜灯谜——乡间有些读书人颇有学问，喜欢文字游戏，于是搭一个小台，挂上几道谜题，给观众去猜。台上有一面鼓，猜中就“咚”的一声，猜中者很高兴；猜不中者就“壳”的一声，猜错的便垂头丧气的走开。方修是时常去逛的（都是在晚上）。有一回，方修看到一道谜题挂出来，上写“马到成功”，猜一个国家的名称，方修立刻猜到是“捷克”，不久听到“咚”一响，他便快步上台去领奖。4. “走闲间”（潮州语），意谓：晚上乡村有闲的人便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学乐器、唱潮曲，人数约十来个。你喜欢便可参与唱曲。少年方修也喜欢往那儿逛逛，但却不参与，只是伫立在门口处听别人的潮乐演奏和潮曲的哼唱。“方老会唱潮曲吗？”我曾为此而询问方老最小的儿子，他回答道：“会唱！”



怀念方修



方修家属代表吴聪勇（方修幼子）致谢词。

逝世七年神貌在：

伤残更盼变年轻；①

专集总虑难编就，

史册时愁未撰成；②

历护文林良木茂，

常扬正气鬼妖惊。

天阴忆昔抚琴剑，③

倍感温馨师友情。

- ① 2002年2月，方老摔伤，右腕折断，腿骨破裂，从此需坐轮椅代步。要出门理发，自然诸多不便。于是在我提议下，由秀乌为他理发。每次理好发后，我们都对方老笑说“又年轻十岁了！”方老也跟着笑呵呵，“哈哈，又年轻十岁！”方老该多么渴望真能“年轻十岁”，可以多还一些文债。（秀乌在《这是最后一次……》一文中记录了此事。文收入《纪念方修》书册。）
- ② 方老钻研、编撰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工作很繁重，同时还费劲为好些重要的新马华文作家的作品编辑出版专集。到了后期，他年老兼病体衰弱，很难继续为个别作家编书了。2004年，我接手代方老编辑漂青遗作《风雨曲》，于2005年出版。听方老说，沈侠魂、李润湖等马华作家都有不少作品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未曾结集成书，有待搜集出版。他已没有精力从事这项工作了，而我也无暇兼顾此事了。奈何！
- ③ 方老在1948年写的《假日偶成》七律诗中，叙写当年生活情况，有云“背将琴剑漂东西”。我借琴剑喻方老诗文作品及作品中体现的崇善抑恶、真诚高尚、坚毅淡泊等精神品格。中国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望衡先生曾在谈方修旧体诗审美风格一文《琴心剑气，风清骨峻》中，将琴剑解释为琴心剑气。所谓琴心，是一种艺术之心，审美之心，展现善良、温馨、真诚、高尚的拳拳之心。而剑气则是一种批判锋芒，其骨子深处，是一种与人为善的理性识见。

附录：悼方修挽联

2010年3月4日方老病逝。我撰写了挽联，当时为便于灵堂张挂，上下联各删除三句，现录下完整联句，以志纪念。

文园筭路蓝缕，钩沉纂史编书，显人民意愿，揭黑手劣行，录抗日抗英实况，丹心慧眼明真伪；

楼室烟炉长夜，挥笔赋诗议论，尊鲁迅精神，颂红学高品，传反封反殖潮流，伟绩丰功著翰林。

2017年9月6日



方修注重人品胜于文品

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纪念方修，自然会想起他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熟知方修的人，也自然会想起与他交往的种种难以忘怀的往事。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是在他的倡议下组织成立的。他身为顾问，一路来给予俱乐部许多指导、支持和帮助。热带人不会忘记他的。

2008年3月，方修已届八十六高龄，并受伤残疾病的折磨，但他仍然关心文艺界的人与事。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摄制《谈心论艺说方修》录相时，他接受访员的提问，回答了有关“人生座右铭”和“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个问题。他说，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进取，不浪费时间，不欺骗别人，也不荒废自己的作业，老老实实在地工作。”至于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人品。有些人文章好，但人品不好，出卖国家，不久就被人忘记了，好像汪精卫，诗写得很好，却去当日本汉奸，现在人们都忘记这个人了。要老实，要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不要骗人、出卖人，这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

道德品格好，作品差一点不要紧；道德品格很差，即使文章非常好，也会被抛弃的。”这些话，可以说是方修总结他一生的经历而得出经验谈吧。他说这些话的两年后，不幸病逝了。回顾方修的一生，他自己就是认真地按照这样的原则、要求来做人、工作、写作的。上面引述的方修的话，是他在毕生经历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艺术观的指引下，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看法。

方修一生总共编辑、著述了百来本书，除了从事新闻编辑、副刊编辑以及编书出版等作业，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埋头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从搜集、阅读大量旧书刊，到执笔评述文学历史，可以说用尽了他业余时间 and 精力。他确实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2004年，我们俱乐部编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方修印象记》，征集了七十多位方修亲友（包括文友）、同事撰写的诗文，让人们对方修的为人处世，精神面貌有个较全面的感性认识。我通阅全部文稿，得到的印象是：方

修为人谦和，朴实，诚信，乐于助人，扶掖后进，勤奋博学，淡薄名利，意志坚强，毅力坚韧，不畏艰难，富正义感，爱憎分明，扬善抑恶，使命感强。大家都敬仰方修的高尚人品。总之，人们敬仰方修，怀念他在生活实践中所展现的高尚人品，赞颂他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文化文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即他编著的作品所呈现的高尚文品。

方修在他所有的编著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新马在不同历史阶段（如战前与战后反封建、反殖民统治、抗日、争取独立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本质问题、社会发展动向以及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生活意愿与社会理想，尤其是战后新马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构建、宣扬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科学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人权等先进社会意识。方修在其编著作品中，理所当然地表露了他的是非、善恶、忠奸、公私、爱憎分明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思想意识。如他谴责损害新马社会广大民众利益的恶人



坏事，赞扬爱国爱民的英雄志士；传颂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情操、精神品格，如忠良正义、公而忘私、淡薄名利、威武不屈、团结互助等。因此，方修编著的文品是高尚的，是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民众精神品格的滋养、提升的。

历史证明，要生产属于高尚文品的作品，作者的人品必须是高尚的。因为作者只有具备高尚的人格、思想境界，精深掌握文学创作规律，才能创作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优秀作品。有这么一句话，我手写我心。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今人说，文学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都是显示写作主体即作家本人的人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映照。要真实地映照社会现实，作者需要正确深刻地认识、理解社会现实，需要正确深刻地认识、理解生活中的人、人与人、人与周遭环境事物的关系，从而对社会现实及有关的人与事物，作出正确的真实的即符合历史时代发展趋势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加上有关作者具备正确的审美观，掌握高超的艺术技巧，就能构建美好的艺术形象，创造出富有正能量的优秀作品，有益于发展文明的人性，卫护正义，扬善抑恶，颂美斥丑，既对社会有真切了解，又对时代有真知

灼见。这样的作品具有艺术力量，能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人向善，提升人的思想认识、道德修养、文化精神、促使人成为一个正直的、思想情操高尚的人。因此，要创造出高尚文品的精神粮食，作者必须具有高尚的人品。

方修是从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出发，认同在文品与人品的比较中，把人品放在第一位。在他编撰的文学史书及其他诗文作品中，他就贯彻这种注重人品胜于文品的标准。如他凸显地评介抗日志士、文艺殉难者的诗文，颂扬他们反抗侵略、不怕牺牲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品格精神。如他宣扬人格高尚、反抗害民暴政、挺身仗义执言的骨头最硬的鲁迅。如他赞颂顽强刚毅、不畏强权、维护华教的斗士林连玉。如他斥责一位小说家和一位评论家损害公众利益的恶劣行径，揭露他们撕割学校、大学图书馆的文艺杂志资料。如他贬斥林语堂造谣生事，破坏华教，损害筹办中的南洋大学。如他抨击一位专栏作家，专事造谣、诬陷、谩骂、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是卑劣的特种人物。例子很多，这里不举了。总之，方修立场公正、观点鲜明地褒贬臧否人物，对读者了解有关人物事故，对感化、提升人们的思想精神，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大意是这样）：有益

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的益处；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的损害啊。因为文学作品如艺术性高而由于作者人品低下，它所蕴含的恶劣思想感情，只能对社会民众产生负面的影响作用。人品一旦失格，作品必然失色！离开了有益于社会进步、民众精神素质提高的正确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毕竟是苍白无力的。

总之，作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鲜明或隐蔽地在作品中，反映本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作品必然打上作者自我人品的烙印。美国诗人惠特曼说：“在你写的东西中，没有一个特征不是你自己身上的。如果你凶恶而庸俗，那是逃不过任何人眼睛的。……如果你爱唠叨，好嫉妒，看女人的样子下贱，这些都会表现在你有意省略的地方，甚至将会表现在你尚未写出的东西里。”（《回忆列维坦》）方修在晚年，考量一生工作、学习、研究与写作的经历，得出做人、写作必须修养好人品的箴言，值得我们好好体会、践行。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学习、充实、提升自己的人品，以期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写作），始终是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2017年9月24日



◎林徐典（前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方修遗文拾遗



林徐典



会场一角。

方修兄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和司马迁写的《史记》，在动机、过程、态度、立场、以及观点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文章写说：“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完成他的父亲司马谈留下的伟大遗命：继承孔子修《春秋》的传统，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对于‘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加以‘论载’。方修兄写马华新文学史，也出于一种使命感，他说：“我们应该对前人有一个交代，也要对后人有一个交代——尽一点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对这一项艰巨的文学工程，殚精竭虑、锲而不舍，也正是一种使命感，在推动的缘故。司马迁写《史记》，在收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网罗天下旧闻’、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方修兄写马华新文学史，在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也往往是‘显影、剪辑、誊清，扒碗潮州粥，（就）上班去也，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不仅是由于司马迁具有崇高的写作使命，并拥有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还在于他有‘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写作态度和批判精神。方修兄写马华新文学史，也并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寄寓了他的明辨是非和善善恶恶的写作态度和批判精神。

笔者在1966年接掌系政之后，首先进行课程改革，决定在那年开设马华新文学课

程，聘方修兄任教。方修兄起初有一点犹豫，经过笔者的再三劝说，指出马华新文学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不但在新加坡是个创举，而且在东南亚，可能也是一个创举，这是对马华新文学作品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马华新文学作家地位的一种肯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结果，方修兄接受了，从此，他在中文系主持马华新文学讲坛，将他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和莘莘学子分享，一直到1978日荣休为止。

（录自林徐典集卷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稳健发展历程》（1949—1998）：五十年薪火传承成果的回溯。此书已经在2011由新加坡东方文化书社出版，电子版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全书798页。（上文见26页））



◎ 郭洙镇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四十周年志庆”

一、缘起

一九七七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成立了。弹指一挥间，今年已是四十周年了。

遥想雪隆福建会馆当年，群贤毕至，士农工商各界翹楚，共聚一堂，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商讨政经文教课题，分析轻重缓急，在客观现实制约中，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当机立断，成果立竿见影。

当年会长李延年先生领导雪隆福建会馆，兼长福联会及总商会，在民间、政府、国际，颇有物望。李成枫先生是中华独中董事长及李氏基金的领导者，才德兼备，也曾是陈嘉庚先生及李光前先生得力的干将，在大时代中历尽风霜。林添良先生兼长同善医院，邱祥炽也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会长，叶鸿恩曾是独大的主席，郑棣、黄茂桐、刘景成、林梧桐、林依德……等等诸位先生，都是商界成功人士中热心公益的领袖。我们秉承乡贤陈嘉庚先生办学精神，兴办华文中小学，并且在精神与物质上支持华教及艰苦奋斗的斗士。

记得在一次中华独中董事会议上，为筹募建校基金，李成枫先生身为董事

长，开口就以身作则，捐献五百万元总数的10%，又征得李氏基金10%，并同意包起不足的尾数。良好风气一开，大家就踊跃响应，林添良和郑棣各献捐5%，其他人则4%，3%，2%…自动自发地捐献，连福建女婿（李成枫语）黄仕寿先生受邀捐出巨款，但捐款要讲实力，李先生劝年轻人不要“跟着别人一样也出钱，要看看自己的家底！”。结果，一个会议就筹了60%以上，大家约定一星期后先缴捐款的半数，工程马上投标开工，慷慨豪迈，剑及履及。对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会后李先生告诉我们，原来抗日时期的筹赈会，南洋大学，还有其他大小学校等等，都是这样的“出钱出力”慷慨豪情筹建而成的！也就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我们才能在华文独中日暮途穷的六七十年代鼓起汹涌澎湃的独中复兴运动，中华独中才能从七十年代初衰退到一百二十名学生，发展成现在五六千名学生的顶尖学府！

记得林连玉先生在六十年代为华教“怒奋空拳搏虎头”后，生活凄苦，又因他已失公民身分，一般人都不敢接近他。七十年代我到

吉隆坡工作时，无意中发现他每月都到会馆来，打电话联络几个董事，也邀我来谈论华教发展的问题，等候不多久，乡贤们派人把钱放在信封里交给林先生，作为他生活费用，但除此之外，林先生不接受我或其他人的资助，保持高风亮节。

当华教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各种压力时，李成枫黄仕寿等人邀我带妻儿来，吩咐我太太，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马上连络他们，他们会联合起来加以照料。有林连玉的先例，我知道他们说到做到，我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要他们的照料。但我还是感激他们的支持。这是我在华教复兴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更认识到福建会馆同仁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如此深厚真诚，支持力度如此强劲，天长地久有时尽，民族文化绵绵无绝期，我们依靠的就是这种无畏无私精神力量和物质底蕴，有以致之。

我们都有个共识：经济是饭碗，是物质基础；文化是灵魂，是精神文明。在世上，经济和文化是每个人及其民族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条件，既要饭碗，也要灵魂！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



族语文、文艺、学校，乃至经济、宗庙、生活习俗，都构成民族共同心理和团结的基础！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有实践的理论是跛脚的！（爱恩斯坦语），同理，没有民族文化的经济社会实践也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民族文化也是跛脚的！福建先贤南来，一开始就抓紧民族文化教育不放松。才建立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更协助华文教育完整的系统延续发展了百年以上，成为中华文化除大陆和台湾之外最重要的海外据点！

我看到雪福建会馆同仁对民族教育捐出百万元毫不动容的豪情，又想到全国写作界的文友在经济上的贫苦无助，所以就大胆地把文学出版基金的构想提出来，寻求会馆长期地支持，董事会很乐意地通过了。其实会馆在教育医疗义山威镇宫的建设，一出手就是以百万计，而那文学基金每年十万八万的预算，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会馆完全可以承担。我们考虑到福联会是全国性总会，主要董事都身兼两会的同一批人，共同联办，名为双福，甚合大家心意。至于福联会经济是友会及领导捐献，资源不足。所以就以双福为名，但经费先由雪隆福建会馆承担。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由黄茂桐先生主持，评审委员会就由我主持，作为一个每年必做的长期计划来执行！双福文学

基金就此迈开万里长征第一步！

我们锲而不舍地工作，四十年来如一日。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低调的黄茂桐先生是位矿物工程师，也是文学爱好者，他看过得奖作品，还和我们谈论作品的内容，连那几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也——看完，并分析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应是作者感受最深的亲身经历，而比较平淡枯燥的部分，应是作者想像或阅读得来的，并非亲身体验。我过后以此询问作者，果真如此。此外，他还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莫言的小说都买来看，并且对“红高粱家族”之外的作品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绝对不是好附风雅而已，令人感动。

评审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评审员既要有文学上的成就，又要有健康和献身的精神，才能负起这繁重吃力而没有收益的工作。我们先后邀请了老一辈的作家为评委，如方北方、韦晕、方修、何戟……等等；也邀请吴岸、驼铃、孟沙、伍良之、甄供、年红、吴天才、潘雨桐、傅承得、李业霖……等活跃于诗歌散文小说界的作家们参与工作。随着时光流逝，许多老评审都已去世了，我们就邀请后起之秀前来接棒，其中有梦平、丁云、王涛、杰伦、锺夏田、金苗……等等。我们打从心底感激长期参与评审工作的作家们，如果没有这群评委强大的支持。我们是

没办法持续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希望评委们继续发挥这种献身的精神，让马华文艺的火炬能够永放光芒！

二、宗旨

文学是艺术，是反映个人思想情感，社会面貌，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的艺术！更是指引人生潜移默化的艺术。

文学的第一生命是艺术。作家从艺术中去体现更高一层的思想内容。

没有足够的艺术性，文学的生命是枯燥而缺乏吸引力的；而有了艺术性之后，作家又要再进一步去增进思想内容，缺乏好的思想内容又使文学苍白无力。

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性及思想性的统一律。

马来文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为社会而艺术”（Seni untuk Masyarakat）及“为艺术而艺术”（Seni untuk Seni）的大论争，而实践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有价值的马来文学作品来自主张“为社会而艺术”的作家，如后来荣获国家文学家奖的克里士马斯（Keris Mas），乌士曼阿旺（Usman Awang），沙末赛益（Samad Said）等等。现代中国文学界更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新现实主义，更倾向于“为社会而艺术”，其重要作家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闻一多、巴金、曹禺、田汉、冰心、丁玲、萧红、



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等，不胜枚举。

文学的社会性赋予文学更强大的生命力！那些带着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更能跨越时空，成为人类不朽的精神宝藏！

基于这种认识，双福文学基金就从文学的艺术性，思想性，社会性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这几个角度来评估作品。对于后进的写作人，我们采取灵活的评审标准，但还是宁缺勿滥。我们期望获选的作品都具备一定水准，并得到认同和鼓励！

三、作品

四十年来，获奖作品已接近三百部之多。一些友会和外国团体都感到惊奇，尤其是一个日本代表团，更要求会馆提供资料及作品以供研究。

尼采有一句名言：“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会馆同仁及文教界同道，能持续坚持这个富有高尚感情的工作，就是朝着伟大的大路迈进！我希望写作界的朋友穷毕生精力去创作更精美的作品，也希望会馆这基金可持续四十年又四十年……，直到永远！伟大不是光亮一瞬的流星，伟大是持久的日月星辰。

获奖作品反映了个人的艺术修养及思想感情，让读者欣赏其塑造的艺术境界（王国维语），其裁剪的情节，其描绘的人物，其扎根

的社会，其经历的时代。我们深知“净观透万象，静极着真章，高志出风骨，万古传新篇。”的艰苦创作过程。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两句经典的主张：“教育要从做中学，要照顾个别差异。”北京大学早年校长蔡元培更奉行“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林则徐语）的精神，把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及保守的辜鸿铭，杜威的学生胡适之，不分流派他聘请进北大来，决决大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也深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创作的手法千变万化，作品必有其不同的风骨，所以，获奖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有铺叙、白描、象征、隐喻、浓彩、淡墨、写意、工笔……等等，我们注意的是艺术创作水平及其内容，我们容纳各种艺术表现手法。

获奖作品的写作人大都来自文教新闻界，其所触及的体裁当然是自己生活及周边的社会。绝大部分的东西马活跃的写作人都获奖出版。我们十分希望作者能从“低层次的迂迴”提升到“高层次的闪光”。这是一项严肃而艰苦的过程。文章是经国的大业，不朽的盛事，民族文化的载体，灵魂的体现，既然我们已投入其间，就要敬业乐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挑战，在这奋战中，创作生命将更活跃更有光彩！

我们也鼓励评审委员出

版其作品，其中有吴岸、伍良之、孟沙、驼铃等人的选集。我们也举办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奖。这些作品带来了不少的激励作用。其中丁云和驼铃的小说都是跨越半世纪的力作。虽然这些小说的人物的结局都趋于灰暗，但现实的结局是灰暗的，现实主义就要反映及批判这灰暗的现实！

四、销路与市场

作品出版了，但是销路呢？市场呢？这是一个困扰着文艺工作者的问题！

我做过些调查研究，才知鲁迅当年的著作，每次只卖二千本左右。马来作家乌士曼·阿旺诗集卖不到一千本，克利士马斯的小说被列为考试用书而年复一年地再版，至今已出了几十版，实属异数，子女就靠着版税过日子。沙末赛益的长篇《沙利娜》马来文版也只卖一两千本，幸好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文忠先生把它译为中文，在中国一卖就二十万本！日本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松本清张，一年版税就有五百万元。中国二月河访马时，他说那三大巨册的《康熙》、《雍正》、《乾隆》，也卖得火红火热。余秋里，巴金的作品受欢迎。现在中国经济好了，书刊质量和数量都大幅度提升，新进作家和各种作品很多，市场很大，收入很好！但要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还要深入研究。另外，台湾的文化事业



也很活跃，诚品书店，城邦书店，天下远见等杂志，都取得很好的成绩。至于欧美日本，其文化出版业更加发达，专业作家是先签合同而创作的！

反观我国，最畅销的还是半世纪前马阳出版的《沙岸上的恋歌》，一共卖了一万多本！其他作品要卖上二千本都不容易。我们看到报界常有举办文学活动，活动虽然那么多，热闹了一阵子！但是就是没法鼓起阅读的风气！为什么？

我想大家都会深入研究文学的普及性与经济效益等问题。谁是我们的读者，何处是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作品的品质保证，作品被读者接受的程度，市场的行销通路网络，出版的成本和定价，品牌与促销，文化企业的经营，跨国的探索……

绝望——文学的诞生！

◎ 丁云

【1】

感谢“双福文学出版基金40周年庆”邀请我讲文学创作心得，以及得奖感受。在这贫瘠的文学土壤上，写作者犹如沙漠中长途跋涉的旅人，每一个奖，每一个掌声与出版资助，都是及时解渴、甚至是续命的甘泉！

跌跌撞撞的文学之旅中，“双福”颁给了我1983、1987、2004年的出版基金，2006年颁给了我“双福长篇小说优秀奖”，让我有信心在文学荒漠中走得更远。我目前专注在长篇小说写作上。之前的《赤道惊蛰》与《攀绝峰》的马共书写告一段落，正在进行的《狮城三部曲》，第一部《惊栗岛》出版了，第二部《恶狼的年代》初稿刚刚完成，第三部在构思中。前两部都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写作基金”资助，可以生活无忧地顺利完成作品。

这三部曲，从1963、1964，写到1965。这3个年份，是狮城处于最混乱、最动荡、最可歌可泣的年代。《惊栗岛》集中在扫黑行动与安乐岛囚犯大暴动事件，《恶狼的年代》涉及种族暴乱与马印对抗与黑帮斗争，第三部写独立与警匪交战，有趣的是，用黑帮的角度来阐述历史，是个奇特的视角。

写长篇，谈不上特别的写作技巧。倒是因为我逗留在狮城这30年来，一直在从事电视剧、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电影美学难免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因此影像美学的现场感、蒙太奇、交替剪接、镜头转换、人物立体感、音乐介入、环境蒙太奇等，倒成了我经常运用的技巧。

这些我只点到为止，倒是想谈一谈别的。

【2】

几位作家、学者聚在一起，刚好聊到苏俄文学与这个民族的特质，充满困惑与不解，讨论的结果，留下两个字的关键词：绝望！

这个民族，在国家地理上有三分二是辽阔的森林与贫瘠的旷野。冬天很漫长，又有“白夜”，绝望成为他们的生命本质。在历史上短短几百年，但战争仿佛是他们的宿命、沙皇仿佛是他们的宿命、共产革命也仿佛是他们的宿命，车臣的内战也仿佛是他们的宿命，而东正教更是他们的宿命。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更仿佛是他们的宿命。到了自由民主选举，到了市场经济，对他们依然改变不大，通胀、内战、恐袭、贫穷、贪腐政治，他们仍然愁苦着脸，花岗岩般的冷漠，闻说街边随时可见露宿的醉汉与一言不合暴力相向的场面。



是的，整个民族，都活在绝望感中！

可偏偏苏俄文学，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丰碑，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国家的文学可超越！但讽刺的是，他们的文学巨匠像托尔斯泰，晚年在小火车站走进白茫茫的雪地，落荒而死。杜斯陀耶夫斯基被押到刑场，被处决的最后一刻得到赦免，从此因恐惧得了癫痫症，他终身烂赌、酗酒，摆脱不了梦魇般的痼疾。还有诗人巴斯特纳克、索善尼辛等，被流放、被牢狱、被殴打虐待，更是不胜枚举。

对了，绝望！

正因为这种绝望感，造就了伟大了苏俄文学家。也造就了丰碑般的苏俄文学。文学家的绝望感，都化为人性探索、宗教救赎，并把笔端的墨水倾注在民族的痛苦、煎熬、流徙、疾病、无望的书写中。

【3】

回望我们自己呢？我们身处之国，政治贪腐、极权、剥夺自由、贫穷、种族极端主义、谋杀、强暴、绑架、毒品，更有华教悲歌、非法移民、恐怖袭击。难道我们不绝望么？是什么冲淡了我们的绝望感？是富足、安逸、闲适么？还是得过且过、麻木不仁冲淡了我们的绝望感？

没有漫长无望冬天，熬炼不出灵魂的沉淀与思考；没有在绝望中，悟不出生命

的意义，以及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喜悦；没有经历过看见隧道洞口微光的颤栗与盼望，就不能体会那种孤绝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创作出自己民族的不朽长篇呢？

也许非关历史的厚重，而是作者有否经过生命的磨砺，有否面临道德的严峻考题？有否摒弃世俗的闲适享受？有否亲历了“绝望感”？

【4】

远藤周作的长篇《沉默》，写出外国宣教士对日本这个“福音的硬土”的绝望感！弃教者被迫“踏绘”（注：踩踏玛利亚抱耶稣的圣象，以表唾弃此宗教信仰）以求得活命，德川幕府统治者大言不惭这块土壤不适合基督教信仰的正当性，而不肯弃教者则被施加各种折磨与酷刑。这种绝望的氛围，正是作品最迷人之处。揪心的情节，让我们一边看，不得不一边掩卷思考。

阿尔及利亚作家雅斯米娜·卡黛哈的《攻击》全书弥漫的绝望感，令人窒息。这个长篇描写原是巴勒斯坦族的阿敏医生，勤奋苦读，终当了医生，渴望挤进以色列中产阶级生活。但有一天，特拉维夫麦当劳快餐店发生恐袭，他奔忙地为伤者施救。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他的妻子正是这宗恐袭的“人肉炸弹手”！他的绝望，在于生活无忧的妻子，何以成为一名“圣战士”？他的绝望，在于

他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赫然发现以、巴两族难解的世世代代的仇恨与纠葛，而贫穷、愚昧、宗教像毒菌一样，派生出各种假义行而生的恶行。

阿敏医生站在高高的“隔离墙”前，望着的是血污与喷漆涂写的斑斑文字，都是关于杀戮、仇恨、血债血偿的字眼！

最终，他来到一场散播宗教仇恨与报复的宣教大会，一枚由无人机操控的飞弹轰然而下，目标对准了宗教界的长老，但无辜的群众也受波及，血肉横飞，犹如人间炼狱。

作者却说，他想通过文学，从民族的误解敌对拉到和大和解的契机。

但作者首先要把自己推入“绝望感”中，才能以悲天悯人的心，看世界的杀戮、纷扰、仇恨，才能寻到人性良善的微光，才能勇敢地朝隧道尽头的光亮奔去，把文学当作救赎，那么，人类各民族的大和解的契机才会出现。

苏俄文学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丰碑，不是毫无原因的。

我们当意识到，绝望——才是文学诞生的要素！

因为绝望，我们更需要创作。因为绝望，我们要找到人类“大和解”的契机，并且通过文学，引导人们走向“大和解”之路。

稿于新加坡

11/7/2017

病中的二弟

已经就医快达二十年了，可二弟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过；这似乎是意料中的事，就连医生也从未说过能治好。最近几年，随着岁月的增长，情况更是恶劣了；每回探望他时，心情就像又添垫了一些石块，一次比一次沉重。

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经有病发的迹象了，但只是走路缓慢，二弟不以为意；而且，许多不经意的动作都不是自觉的，而是通过朋友提醒才知晓的。直到肩膀疼痛及下蹲越发困难时，他才去看医生。第一位医生说是长骨刺，原来不全是；两三年过后，第二位医生怀疑是帕金森症，最后证实了。

很多人都约略知道帕金森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手抖不停；至于其他体能和智能障碍，在外行人如我看来大致和中风相似。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很磨人的病，让患者和照顾者都饱受身心的煎熬，特别是情绪上的焦躁和沮丧。

二弟不幸被帕金森症缠上，按照他自己的感言，就只有那么一句“心有不甘”。当老师的那些年，他还担当体育主任，身子虽然不是壮硕如牛，动作种种却是利

落和敏捷的；平日除了训练学生打篮球，自己也练空手道，左看右看都不像是个和药罐子为伍的人，何况家族也没有相关的病史。

知道中国伟大领袖邓小平、世界拳王阿里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名人同样不能幸免，二弟也就认命了；不过每当悲从中来时，还是会有情绪失控的状况。记得在2003年6月间，母亲病逝，二弟带着病躯回家奔丧，不知怎的，突然歇斯底里起来，哭不似哭，喊不像喊，总之是一副十分难受的样子；后来不知依了谁的主意，赶忙播放母亲经常聆听的诵经卡带，这才让二弟安静下来。

病况当然不至于恶化成这样，而是心绪上受到刺激所致。根据弟媳的透露，原来二弟对母亲的离世怀着很深的歉疚，也就是挣不脱“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内心纠结；想到自己在这之前病了好多年，没尽过什么孝心，只让母亲忧虑，这就成了憾事。

该如何说起呢？五十年代初，我和二弟都到新加坡求学；有一年闹学潮，社会动荡不安，父亲租了一部车子把我载回小镇，而二弟却不知怎的还留在新加坡，并

且跟随几个友好转去育英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就迫不及待找生计了，从弯铁工人、鞋店职员到临时教师等，什么都愿意做，十足一个为生活打拼的“异乡人”。随后顺应时局的改变，二弟成了新加坡公民，我们一家也就因此而有着“两岸”的隔离；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种种负荷不断挤压下，时日一久，除了过年过节，家人的相聚时光就逐渐减少了。如此这般，二弟总觉得对父母亲的关怀已然淡去，所以时常深有感触。

其实病中的二弟是不必过于自责的。他或许忘了60年末至70年初期间，父母亲曾到新加坡治病，分别在中央医院和竹脚妇产科医院折腾一些时日；那时候，二弟的公民身份和捐血卡都提供了不少方便，还有就是事事迁就，关切备至，可说孝心满满的。

新加坡中央医院的一位神经内科医生负有盛名，而且还是属于少数精英的等级，二弟有幸得到他的诊视，但被告知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除了接受药物控制，还须借助物理治疗，双管齐下。在病发初期，体力真的还行，作息不太受影响，因此二弟仍自信

回春有望，虽然医生曾说一切治疗程序都和复元无关。

医生配给的药物有时效性，服食过后的一段时间内能发挥控制神经的作用，也就是说说话和举止都一如常人；正因如此，二弟在病情日趋严重时，服药的时间就有必要作妥善的安排了。例如每当乘车回联邦老家时，最担心长堤堵塞而“动弹不得”，那就临出门时才服药，以免难耐困在车龙里的焦虑时刻。又例如母亲出殡时，做子女的都得依俗扶着灵车走过小镇大街，步履自是沉重而又缓慢，二弟知道有这个环节，深恐手脚不听使唤而跟不上队伍，因此也相应调适了服药时间。

原来二弟服食的药需经严格的配给。有一回，主治医生因事出国，短期内缺勤，特地吩咐助理人员把一定份量的药送到二弟家备用；之所以如此处理，全因只有主治医生签准后才能获得相关的处方——这显然是一种专业考量。每当提起这件事时，二弟总是不停的赞赏医生，说他有责任感和具备所谓的“业界良心”。

自母亲离世后，二弟的病情开始转重，尤其是行走不稳定，有拖曳现象，偶尔身体会向一边倾斜，甚至撞向墙壁或跌倒，因而“伤痕累累”。更多时候坐也坐不稳，在轮椅上老是往下滑，那几乎半躺着的样子，旁人看了都难受，每隔几分钟就要把他扶正。至于洗澡、处

理排泄和喂食等等，可都是更费周章的事；单靠兼职女佣不行，幸好有弟媳扛起大部份护理工作，像护士一样。

我必须提到弟媳，因她对丈夫的照顾不折不扣，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老伴，也是我欣赏的女性。说实在的，打从后十年开始，二弟的顽疾很考验照顾者的容忍和耐性，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护理常识；弟媳年轻时当过护士，脾气好，量度大，条件全然符合——这真是二弟的福气。子女又都在外拼职场，早出晚归，兼职女佣又有时限，真正帮不到忙，所以有关照顾的工作，弟媳几乎包揽式的承担了，还赔上个人的欢乐；但她没有怨言，即使有，也是笑着投诉的，不让人觉得有违和感。

二弟原本喜欢写作，但不常动笔，反而在患病后越写越起劲——这当然是指患病最初几年的事；书写不灵活，他学会了用电脑，显然发挥了很强的意志力。说到写作，我知道他在高中时受到郑健柏老师（香港作家力匡）的影响，对叙事散文有所偏好，同时连写字也仿力匡的字体。真没想到他能够那么坚持，能写多少就多少，而且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书中的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在病中完成的。

二弟一向开朗而富有幽默感，他写的散文就有个性在，字里行间充溢诙谐；他还曾自嘲有点像周伯通，一

位金庸笔下的老顽童。至于病中的他还是不是一样呢？当然不是了。除了与家人欢聚的时刻会说几句冷笑话，他大都沉默寡言，偶尔会闹情绪。例如他非常抗拒持拐杖和坐轮椅，一味固执，说什么也不肯就范；他说那样子像个废人，很泄气；直到病况进一步恶化，他才无奈的顺从了。

2013年岁末的某个夜晚，二弟执意要去听侄女在滨海艺术中心举行的音乐会；之前家人曾这样提醒他：音乐厅冷气强，乐队的音量又大，对帕金森症患者或会引起所谓的主观不适。二弟没顾虑那么多，只想对大哥的女儿表示支持和鼓励——就是去捧场啊！全家人被安排在第一行座位，近距离的声响自是“振耳欲聋”；音乐会进行时，大家都只注意台上的表演，忽略了二弟的病体状况；待“安哥”结束，掌声中灯光一亮，这才发现刚要站起来的二弟已经瘫倒在地上了。

兄弟姐妹在一起时，总会想办法让病中的二弟开心一些，包括打麻将。印象中，二弟最洋洋自得的一次是在金沙赌场：他在弟妹们的协助下，坐着轮椅玩老虎机；僵麻的手指不怎么听使唤，慢吞吞的随意按了一个键，没料到屏幕上竟从左到右出现十几个狮子头，接着小圆球纷纷腾跃——中大奖啦，但不是积宝；弟妹们赞他“厉害”，他于是露出得

意的笑，有几分童心未泯的样子。另外就是唱卡拉OK了，都是弟妹们“起哄”的，他也不会半推半就；每次都唱罗时丰版的《风雨恋》，伴着弟妹们的“帮唱”，他当然起劲了。

近况就真的教人极度担忧了。今年三月间，二弟又进了医院好几趟；应该是长期服药的影响，或经络不通畅，引发了其他疾病，因而体重大幅度减轻，身子非常虚弱。现在他已经不能吞咽什么什么了，只能通过管子输入液体维生素；管子从鼻孔插入，须靠医务人员处理；液体食物也不普通，须向专门药行订购。这些那些，都不是轻易可以应付的事务；二弟一家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焦心劳思，也都要全盘接受了。

不久前趁公假之便，我和三弟等又越堤去探望一回。二弟眼神呆滞，格外显得憔悴和茫然——我想他或许认不出我了。我是谁？问他，他久久不答。后来他想起来了，却并不叫我大哥，反而连名带姓的说出我的名字；我微微笑了，笑中带泪。

我无法不吁叹。可不是？一场在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长期病，竟让二弟“虚度”了二十多年光阴；我知道之前他有很好的的人生规划，奈何却要在“看得开，放得下”的感悟中消磨掉了。记得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以一句歇后语自嘲：“秋后的蚊子——没几天可嗡了”，消极意味浓。现在真的没能说什么了，家人唯有诚心祝愿，希望他是一只可以多“嗡”几年的顽强的蚊子。

(2017年9月)

回首话人生

◎章钦

在工厂做工时，工友问我，你会喝酒吸烟赌博吗？我说不会，他惊呆的望着我说，那你就不会享受人生了。我无言以对，微笑望着他。

接着他又说，你不听人常说吗？“喝酒身体好，吸烟没烦恼，赌博练头脑，人生更美好。”我还是相对而笑。

工友相处对话，让我回忆起我的人生。年幼我家境穷困，一直无法到校读书。年少就跟着父亲到胶林割树胶，那时和朋友到市镇去溜达，口袋里没有半分钱，看到朋友买好吃的东西，就摸着袋子吞口液。一些朋友学人吸烟，到档口买一两根，有时会递一根给我，说吸烟很爽。我一直不敢尝试，因为口袋没有钱，爱上了会生起坏念头，走歪路。

年青的时候，常会想起老爸说的话：“长大后，什么都可以学，千万不要学会吃、喝、嫖、赌。”当时，口袋里如有一点钱，就想去书店买书。我有自知之明，一个没有好好在学校读过书的人，不趁着年青多读一些，将来就是一个文盲，文字一盲，人生就更茫然了。

在清苦的生活环境，住在大园丘割树胶，朋友见我并没有吸烟，问我不怕蚊子吗？谁人不怕蚊子，尤其是胶树长出嫩叶的日子，蚊子更是兇的可怕，吓得满脸刺痒。那时，口袋也没有多余的钱，出粮的工钱全都拿回作家用，那敢想到去买香烟呢！在空闲的时候，只好傻乎乎在读书，学写文章，把文章投寄去文艺园地，然而，文章都是不被刊登，但，不失望，不气馁，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只有暗地里安慰自己，放弃，什么希望都没有，不放弃，还存有一线的希望。

想起有句话这么说：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人生就是这样简单，把“一”做好即可。

我虽然没有学会别人那些吃、喝、嫖、赌，享受的人生。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每天去学做一件事，但，钱就没有赚很多，赚到满房的书，背着一辈子的穷。我回想，如果我是一个富贵人家，也许就不会踏上文学这条路，不会写这篇文章，更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我；家境贫困，生活坎坷，让我感悟到，贫穷就是我的老师，成就了我的生命，让我一直走到今天，像是一颗星星，在黑暗中闪烁，因此，我还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欢喜自在走我的人生路。

东瀛追忆

——火事（かじKaji火災）

◎叶清润

十二月上旬的东京，对我们从赤道来的留学生，已经感觉到相当寒冷。

十二月是日本人传统的习俗——忘年会季节，以宴会的形式，大家相聚一起，一边互相勉励，回顾过去的一年，以便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新的挑战。故此酒楼等宴会场所是最好生意的季节。经理再三叮嘱我们这班临时工的打工仔，不可告假。

那天下课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转了二个地铁站，便到达当时打工的港粤菜著名的“幸福楼”。今晚是某团体预约了十桌的“忘年会”宴席。

宴会準时于六时半开始，会场立即欢腾起来：

“乾杯！”，“乾杯！”

我们这班接待的打工仔，可忙的不可开交。

宴会也準时的在十时正结束。客人很有秩序的离去。宴会的残局限我们在三十分钟内清理完毕。我们有一项不明文的规定，如客人没有用过的佳肴、甜品和白酒，放在一旁作最后的收

拾。这其间，我们可背着经理，品尝这余下来的佳肴。

那晚我可多喝了二杯的白酒，身体感觉既暖和又提神，披上了破棉袄，赶到车站乘搭最后一班车回家。

到了家，那四叠的小房子，没有暖气的设备，唯一防寒的只有学长留下来的电气“炬燵（こたつkotatsu）暖被炉”。

把手提包一丢，便把双脚伸进“炬燵”，去取暖，瞬间，惺忪的双眼已紧紧的合盖了起来……

“习题！”，脑子立即出现了一道指令：“明天要提交的作品，六张的组写真：《希望》，还必须冲洗出来。”

暗室设备就是在寝室里：一个橙色的灯炮，放大机搭在放衣服的台桌上、显影液、定影液、水



1976年，在东京都板桥区租的四叠房间，没有空调。夜晚，把灯关了，便是冲洗写真作品的暗室。

洗的四个盘子便是放在洗手台上。

闹钟的时间已是凌晨一点，我必须振作起来完成这六张的写真，以便明天如期的交出作品。

坐在放大机前，便开始操作聚焦放大的工作，一张、二张、三张、四张、五张都满意的洗出来了，然而身体已不能支持下了，上眼皮重重的搭在下眼皮，不由自主的倒在放大机前，呼呼大睡……

“哎呀！”，被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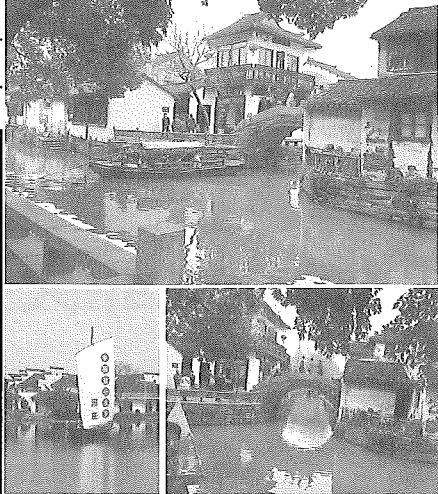
手，我哀叫的跳了起来。

“火事！”，棉襖盖复在放大机的灯泡着火了，燃焦了的浓烟已充满了房间，即刻，本能的把棉襖的火弄熄了，把窗户打开，让浓烟向外散去。这可是不幸中之大幸，并没有酿成一触即发的不可收拾的“火灾”。因为日本的平民屋大多是木造的，一旦火灾发生，将立即把整排的小屋夷成平地。如此造成的财产与人的伤亡，我可承担不了如此庞大的责任。

木呆的坐在草席上，好久好久，心态才渐渐的回复了平静。推开木门，遥望漆黑的旷野，天上密麻的繁星，喃喃自语：

“繁星啊！你可看到我逃过了人生的这一劫！……”

突然，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我随手关上了门窗，坐在放大机前，完成了最后的作品，此时闹钟上已经是凌晨三点了，重新调整了明早七点的起床时间，便甜蜜的进入了梦乡。



水乡小镇 话周庄

◎ 芜野

小桥流水，岸上人家，桥是拱形的，舟楫穿梭其中，岸边有妇女在浣衣汲水洗菜，那是多么诗情画意的一幕！

周庄即周庄镇，是个四周环水的泽国，整个镇就傍河成街形的水乡，特色是桥街相连，镇民咫尺往来都依靠舟楫，可以想象，在古代应该是个民风淳朴别有情调的水乡小镇。

当然，今天的周庄随着神州的开放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旅游景点，每日慕名而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导游在喊叫游客在喧嚣，周庄的街头巷尾都人气沸腾，绝对没有冷场，经已失去原有的恬静古朴，风雅情调都被破坏了。

时代进步，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叫人感到矛盾！

周庄的美，美在她的流水，美在她那横跨岸与岸之间的拱形桥梁，美在她那艘艘划行在水上的舟楫，还有岸上人家古色古香的建筑！你站在岸上，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一幅幅意境优美的图画，就是一张张很有层次美感构图的摄影佳作。

靠着桥街的相连，你可以穿街越巷，一窥周庄镇的万种风情。除了风景，周庄岸上街道也像其他城市般，有各种售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商店铺子，让远方来的客人购买回去当手信；周庄有东方威尼斯水乡之称，水道上都有舟楫川行，让游客乘坐体验一下个中滋味，在水道上观光周庄，拍张照留念，不枉到此一游。

讲到手信纪念品，周庄上的导游都会特别向你推介那里的“万山蹄”美食。“万山蹄”是当地以酱油烹煮的猪脚，传因元末明初富有传奇性江南巨富沈万山喜欢吃而远近闻名。到来周庄的游客受导游的影响，多不会错过品尝的机会，也不会不顺道买些回去送给亲友。

跑到倦了，口渴了肚子饿了，周庄镇上也有许多食肆茶楼可以让游客进去享受，当天也许是公假，游客特别多，镇上的餐厅几乎都座无虚席，生意兴隆！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一家找到位子坐下，叫了包括“万山蹄”在内的菜。也许是生意太好了，厨师有点随便吧，上桌的饭菜都说不上有什么水准，“万山蹄”也不过尔尔啦。老实说，那一餐只不过是填饱肚子而已。

02-08-2017八打灵旧巴生路名家镇

回首来时路(2)

——施医赠药的始末纪实

◎翁诗杰

从政期间，我搞义诊活动。先是在自己的选区内施医赠药，当时的同类同质活动不多，故广受关注与好评，却也有些人认为那是应该做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凡是政治人物，其动机十不离九，准是为了经营选区，冲着争取选票而来。其时正值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之后，我刚初登国家的内阁殿堂。

不到一年，我以民办团体之名主办的义诊活动，几经普及推进，已快速进驻了马来西亚半岛的多个城镇。坊间受惠的各族民众与日俱增，可一些人的意识，还是挣不脱传统的思考模式框限，以为政治人物若是不拼政绩，会是为啥？何况当时我在政坛的人气正旺。因此跨出选区，放眼全国，似是情理中事。

弹指间，又经历了几年的政海浮沉。我下野后，坊间民众原以为我的义诊活动会就此熄灯打烊，殊不知它却愈发显得后劲十足。施医赠药的流动布点，是愈布愈多。求诊人次，直线暴增，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然而我暗自叫苦的是，下野之后，要以日渐衰竭的经济资源，应付与日俱增的病黎需

求，自是捉襟见肘。可一些局外人还是绘声绘影，蓄意将之解读为这是我准备东山再起的前奏。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当初我办义诊的原意初心。我没忘记当年（1970年）父亲骤然病故后，母亲为了不让我辍学当童工挣钱，宁可自己挑起生活的重担，每天周而复始的把自己的劳力与生命，耗磨在干不完的洗衣与保姆杂活中，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

她从一个蜚居村野的海南农妇，在新中国成立后，排除万难，远度重洋，携子（我二哥，时年八岁）与夫团聚；而至及后的骤然丧偶，在异邦须独力养家，这种突变对一个平日除了能讲自己家乡方言以外，连语言沟通也倍感隔阂的农妇来说，需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独力求存，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看她常年让十指泡浸在洗滌粉中，这生活的必需，已给她预早带来了衰老与病痛。而她总是在不能再隐藏病容，撑不下去的时候，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去看中医义诊。在我那尘封的褪色记

忆中，唯一清晰的记忆定格是，每次她求诊回来，都会小心翼翼从纸袋里掏出那一个盛着已熬好中草药药液的旧茄汁瓶子，然后加温了才服用。

这习惯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而这义诊也一直保留那一块钱马币的登记费。母亲往往为了省钱，非一块钱的义诊她不去，就须耗上几小时的等候轮筹。当时十四、五岁的我，就曾暗自许愿，或许有朝一日，我办的义诊，就连那一块钱的登记费也可省却。

我始料不及的是，时隔38年后的2008年，我却因缘际会动念办起了义诊，且连续办了八年。

话说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在选区为各族民众举办免费健康检测时，发现大部分弱势的低入息者，多染固疾而不求医，有者甚至不知固疾缠身，只缘生活线上挣扎求存、养家活儿之不易。刹那间，我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母亲当年的身影。

当下，身边随行的朋友似有意激将，冷不防撂下了一道似是挑战的建议，说不如就来个流动性的上门服务吧！否则他们想到手停口

停，断不会自动请假去求诊。

这几句话牵动了我的心弦，也让我联想起七十年代初我开始接触大陆的[人民画报]时，所看到的“赤脚医生”下乡服务的情景。霎时间，少儿时代，父亲骤逝后家里陷困的往事，又一幕幕的纷至沓来。母亲虽已往生多年，可她抱病干活的音容，却不时有意无意在唤醒我当年立志要在事业有成之年，实现无偿义诊宏志的回忆。

而今，逝者已逝，我的从政生涯已由绚丽灿烂转至淡然退隐。可这并不曾丝毫减损我对施医赠药办义诊的执着与热诚。内心深处，我当然知道这正是我对亡母曾经暗许的承诺。

尽管时移势易，资源不再，晋入了2016年，义诊活动也终须暂告一个段落，挥别广大受惠的民众，可我绝不会忘了回首自己的来时路，忘不了那些跟我少儿时代一样，同属在生活线上挣扎求存者的待援眼神；更不敢忘怀亡母当年宁可自己吃苦，说什么也不让我年幼失学的恩情！

回首自己一甲子的人生起伏，我矢言只要一息尚存，力有所逮，我的义诊服务还是会伺机再出发的。

妈妈一定有办法

◎陈含黎

“妈妈一定有办法”是30年前，我对肚子里的胎儿说的第一句话。

记得那时，我怀第一胎，就在我怀孕5个月到医院做产检时，命运竟然跟我开了一个玩笑，送我一个9公分大的水瘤！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切除水瘤，因为这个不速之客已经霸占胎儿的成长空间了！

“妈妈一定有办法！”我摸着肚子里5个月大的胎儿说了这句话，就勇敢地进入手术室。

医生在我肚脐下开了一道9公分长的直线，把那个9公分的水瘤拿出来。令人心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离开手术室，我感觉肚子阵痛得非常激烈，医生告诉我，那是流产的征兆。于是，我被推进产房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和吃安胎药。我咬紧牙根，一手按着9公分长的伤口，一手摸着肚子里的胎儿，坚强地说：“妈妈一定有办法！”

成功的秘诀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信念有多强，医生说是我坚定的意志力保住了胎儿！

手术后的4个月就是预产期了，我又回到熟悉的医院。

我心想：肚子里的宝宝一定很害怕。我非常淡定地对他说：“妈妈一定有办法！”

12个小时的阵痛折腾，我没有哭闹，没有呐喊，没有尖叫，只有冷静地使出洪荒之力，成功把一个3.25公斤的男宝宝生了下来。

看着孩子，我关心的，不是他有没有双眼皮？而是他健康吗？因为这孩子陪伴我进行水瘤手术时，吸入了大量的麻醉药，手术过后，又因为怀孕5个月的肚皮一天天撑大，伤口无法愈合，孩子每天陪我吃抗生素！

“妈妈一定有办法！妈妈一定有办法把你教育成才！”我与孩子的正式约定就在这一瞬间展开了！

孩子诞生后的第二天，我拿着一本故事书，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东边有只白羊，西边有只黑羊，有一天，白羊和黑羊在桥上碰见了，桥太小，他们谁也不让谁，结果“扑通！扑通”白羊和黑羊



都掉进水里了！”

我坚持每天读故事给孩子听，让孩子从经典故事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道德价值观。

进入小学后，这孩子不但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在各项比赛的表现也非常优异，是讲故事比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的常胜军。

令人雀跃万分的是，教育部第一批小学三年级跳班考试成绩公布了，他成功跳级五年级！

“妈妈一定有办法”不仅仅是我的口头禅，也成了孩子的口头禅！

因此读完中学，孩子决定出国攻读医科，以圆一个医生梦，我一口答应了！因为真正的贫穷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理想和斗志。

六年的大学课程，感觉好漫长！但是，每一次遇到挫折时，“妈妈一定有办法！”这个秘密武器就浮想在我的脑海，我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去挑战，去跨越，去战胜困难！

生活上最重要的不是你赢了多少人，而是你超越了自己多少次。

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是超人——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身兼多职：我写4个教育专栏：《中国报·师生情》《南洋学生·陈含黎老师作文教室》《蟋蟀·作文化妆室》《快乐教学报·快快乐乐教作文》，我还使出洪荒之力，一年内出版了9本华文作文小列车，赚取每本2千500令吉的版权费。每个周末，我南下北上全国走透办讲座赚外快，还上台空中分享作文教学！

我只抱着一个心态去完成，那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坚持做到最好，努力圆孩子一个医生梦！

人生是一场游戏，能坚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六年后，孩子学成归来！

凌晨时分，我们从吉隆坡开车回新山途中，看到一起车祸，孩子拿着听诊器下车，走入人群，我听到他

说：“别动，我是医生！”便开始给伤者最需要的援助。

看着孩子一天天的成长，看着孩子越变越强大，就像妈妈，不，已经超越妈妈了，我心中满满欣慰。

原来母亲的性格、语言和行为已经影响了孩子的一生。

他，就是爱家医务所的主治医生赖骏汉，创业2年便拥有4家分行，我经常看到病人在面子书留言感激赞美他的话语。其中一个准新郎在婚期2个星期前因为交通意外毁了容，我的儿子竟然不收分文，用最新医学美容科技为他治疗，让新郎整容成功高高兴兴迎娶新娘去了！

身为人母，我为儿子的品格魅力感到震撼和骄傲！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告诉我：“儿子一定有办法！”

回首来时路，这一句“妈妈一定有办法”也太神奇了，它激发我提升自己，也成功培养出自强、自尊、自立的孩子！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如何对待它，它就给你怎样的回报。保持正面思想，不怕失败，不轻易放弃，勇于挑战，你将发现：你也能和我一样有办法，成为自己生命故事中的英雄！

风火两日在油城

◎陈蝶



左起作者，林惠莲之妹雅英，惠莲，以及美里笔会李笙。

围坐者：照片坐者左起许敬平，林韶华，陈蝶，许裕全，田思。站立者左起关亚珍，素晶，黄胤谋与李艾媚。

1985至1999那十多年间，我因公出勤到砂拉越美里（又称油城）的次数多到数不清，但是近日的8/7/2017又因美里笔会（中文文学团体）邀请出席该会次日举行的笔会同新书出版推介礼兼散文创作比赛颁奖礼以及文学讲座，我仍然弄不清楚这个城市的东南西北。原因当然是每次都因作客，不论公事还是文学节目，总有一行人陪伴着。从古晋飞抵油城办公时，有当地官方同僚接机安顿，随后陪同执行任务，而私人活动出访，则有在地作家张罗住宿，餐饮与交通。如此，在油城不辨方向，非不能也，实不需也！这次来到老地方，机场更大了，民居更密集了，马

路网更通达了，刘姥姥跟着也自然更看傻了。不妨事，笔会有精算的服务车队，吉隆坡来的，古晋来的，沙巴来的，诗巫经过民都鲁延误了时间的，他们都妥善地把来宾安置到位。就这样，阔别两三年的老朋友更加无余地畅怀叙旧了。笔会会长许敬平老师清瘦如昨，亏得他还替我拉拖我那个三十年历史的笨重双轮旧款，没有像如今四轮拉杠式的行李箱，使我发愿回家后该将它送出去，把轻便四轮箱子拿出来，往后别再玩怀旧折腾人了吧！

这是我第三次受邀当美里笔会海马全国散文比赛评审，笔会多年来举行颁奖礼的同时也必进行新书推介礼

和文学讲座。砂州的美里地在北域，在全国城市中以人口多寡排名第二十多，然而它的中文文学活动却不容小觑。此次就有四本当地作家作品推出，徐元福（笔名徐然）小说集《四线谱恋曲》，蔡宗祥史料集《砂华写作人风貌》，李佳容（笔名煜煜）小说集《晓色夕阳》，以及温素华编写的《采石人温志果传奇》。出席的外地作家包括沙巴的林野夫、古晋的李福安夫妇与田思、林韶华、汶来的孙德安等位。领奖人则有吉打的黄胤谋、巴生的林惠莲与柔佛的关亚珍。

2017年7月9日大伙才高兴参与文学盛会，推介礼后是颁奖礼，然后是许裕

全与我的两场讲座。次日我离开美里去了古晋会友，敬平老师传来惊吓信息，徐然前辈于10号凌晨二时离世了！82岁高龄的前辈，在台上风光为自己新书登场后，应该是在微笑中告别一切。人生哪得有如此圆满的事啊，笔会立时策划在当地报纸呈献一个徐前辈纪念专辑，嘱咐我也写一段，于是我传了这么一则文字：

徐徐落下的帷幕，印证曾经
缓缓升起的光度，
然而这正是您生命的舞步，
在最后一刻，尚用文学，
向世界与人生进行关注，
一路走好，元福先生。

在美里，朋友们可多情，抵达首日，就是美里小食，有炒粉、鼎边糊、汤面等。晚宴吃火锅与自助餐，由于我已经数月来养成不吃晚餐的习惯，便自欣赏大家欢喜用餐的画面，美食当前我巍然不动也！

次日的大典仪式完毕，当然要再留一个晚上，与他们侃大山（穷聊）。田农煜煜夫妇、张猷正李艾媚夫妇、素娇、敬平、斯叶、李笙素晶夫妇、许裕全与我…不少美里人每天必定于傍晚时分抵达一家餐馆，啤酒加冰，友来加位，从晚霞侃到夜星，自康熙论到民国。餐馆两度搬店，他们方圆十里追随…却没有可供如此奢侈挥霍的时间！一个月内，我或有三四次与不同友人短聚，有人喜欢喧哗的夕阳人生，自己倒爱寂寥独处。第二晚，自己总不能老当不吃饭的异类，相见欢没有餐饮好像总有欠缺，便也破戒一次。直到去了古晋与友相聚，三天下来，总是一桌老小流水晚宴，懒得解释与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回到家才实行你的过午不食吧，此事非关宗教，而是养生，也是一种冷然抗议天下人的圆滚肚皮，众生的不

停吞吞吞，地球上的资源浪费…

这次到美里有一快事，先前收到笔会信息，来自西马嘉宾名单中有位林惠莲，三十多年前认识一位笔名方怀静的同名文友，怕是巧合吧！不料在疏邦机场登机口有人叫我名字，真是久违了！原来惠莲参加了海马散文奖，得了第三，我怎会不记得当评审时在评语中严批这位不知姓名的她题目《路》原该扣分，因为一个路字太过简陋，乍看懒于思考酝酿！详加细读，所展现的文章剪裁却胜在于人生路上娓娓道来，感慨不断，余韵有之…她获知得奖后要亲自出席颁奖礼，于是在先生与亲妹陪同下，踏上东马土地，居然从来不曾到过！奖金数百令吉不足花费无所谓，教职退休的她能乘此机会纵览砂拉越的美里和继续旅游沙巴的斗湖，应是书写散文的一项收获…荣获首奖的黄胤谋写出他们家庭一生在稻谷栽种的努力与执着，文中溢出稻米的兰芝香气，父子价值观的落差冲突且亲情最终融合在对于土地的深恋里。而从新山特来领奖的关亚珍所发挥的临终关怀散文内容十分细腻，生活与死亡所碰撞下的内蕴，交错成她真挚的微笑与温婉的身体语言。得奖者多是西马人，而我给最高分的散文《生活温度》，含有写实与抽象的对比空间，笔触幽默从容，极富生活质感。然而经过分数总和，却得了第二，她是来自古晋的吴诗玉，砂拉越作者们可要加油了…

第三天上午离开美里之前，敬平又招呼裕全与我到机场附近的餐室享用在地早餐，然后同时到机场报到，我飞猫城，裕全去探索石洞。当然，一面吃，咱们一面进行人生评论，因为我昨日才大谈红楼梦，自然要继续评说若然你选择的柳湘莲后来演变成薛蟠的人生悖论了…离开美里之后，我又踏着自己的风火轮，风风火火闯九州啦…

情牵香妃城

◎方懷静

中马区SRC4师训同学今年选在麻坡聚会，对我有多一层意义。

麻坡是我人生旅程的第4个驿站，两年多的小学加上4年的初级中学足迹，麻坡常是我梦寐寻访之地。

于是在21-5-17SRC4聚会的前一天提早南下，一心希望和距离麻坡27公里的班卒爱华小学当年的那个三人组聚一聚。

这天先在芙蓉会见铭福，难得星期日他还为家人为工作忙碌，无暇一起去麻坡找红碇，凑足一个三。

那年是1966年中旬，举家要搬去下霹雳时，爸爸说翌年初三要考初级教育文凭，为了避免转校功课受影响，他很放心的把我留在班卒红碇的家，而我也敢有异议，便独自留下来。非亲非故的孙爸爸和孙妈妈就这样莫名的多养了一个女儿。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

我们三人虽然小学是同学，但是升上麻坡的中学就男女分校了。小学的张老师却要铭福、红碇和我每天晚上到他宿舍去做功课。我们三人各自面对三个墙角，各自为政。离开时，三人很默契地一起走出校门，然后默默地各自回家，互不交流。

当时的日子混杂着寄人篱下的苦楚，真是度日如年。现在回想，又觉得挺有趣好玩。我一直想要我们三个阿公阿嬷面对面，好好地坐下来聊一聊当年的心情。

次日，在麻坡找到红碇，这是第一次到她麻坡的家。她指着一个古旧的橱子说：这些都是老师的书，老师用过的字典。

张老师往生时才49岁，红碇当年32岁。她带着4个孩子，最大的才读4年级。拉拉扯扯的，熬得身子都垮了。幸好现在孩子都各有所成，孙子也进大学了，总算可以卸下生活重担了。

匆匆寒暄即分手。我们三人曾经短暂的一起乘搭同一列车，后来分别换上另一班车。现在各居三州，我只能默默地祝愿他们俩：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安康和乐！

麻坡的丹绒是个休闲区，那些年只闻其名，不曾踏足其处。依稀记得星期日上课时，教务处常常通过播音系统传呼一些学生去教师办公室。于是教室里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来：什么事？什么事？一定是中四中五的大姐姐在星期六和High School boys去丹绒拍拖了！

这次和SRC4同学在丹绒河边送日落，不禁遥想少

年旧事。原来苏丹阿布巴加（SAB）女中离丹绒并不远，男子高级英校也在附近。

我在SAB篱笆外遥望那座典型的校舍，追念昔日老师和同学的点滴。校舍前的那片草地，曾经有我们奋力挥曲棍、紧张追逐小白球的身影。最记得同学中有三个娇：春娇、秀娇、翠娇。目前偶尔和远在新山的春娇还有联络，其余二娇在茫茫人海中失联将近50年，半个世纪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远眺横跨在潺潺缓缓的麻河之上的大桥，回首当年她通车开幕的盛况：我们夹杂在万人空巷的人群中，兴奋地迎接一队队游行的队伍，为麻桥开始联系两岸人民往来的使命而欢呼。

如今回到原处，却无法回到昨天。

忽然发觉和“三”这个数字似乎蛮有缘的。曾经在三个州三所华小的同学中，尚有“鱼雁相通”者三，中学的何尝不是。这次趁SRC4第三次聚会之便，三天之内一口气会见了小学、中学各三位的半世纪之交，又和38位师训同学相欢共叙，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去年SRC4在瓜雪自然公

园聚会时，洲英自告奋勇，自荐要在她的家乡麻坡主办第三次聚会。我们担心她一个人要包揽那么多琐碎的事，忙不过来。谁知我这位SAB同学不让须眉，拍起胸膛，信心满满地独扛大梁。她果真把我们38人的食、住、行，张罗得妥妥贴贴。

22-5-2017那天，我们从甘马挽、关丹、文冬、吉兰丹的丹那美拉、实兆远、巴生、吉隆坡、芙蓉，目标一致地朝麻坡挺进。有共车的、有搭巴士的、有比第一家庭更成功的，一家子和和谐地由孩子媳妇载的。虽然舟车劳顿，但是见面时，无不欢欣雀跃，嘘寒问暖。

洗净满面风尘，饱餐一顿，大家在民宿促膝长谈，道远说近，除了惋惜错过的39年时光，更珍惜当下每一次相聚的机会。大家都心里有数：时日已过，命亦递减，见一次少一次了……有点像李敖跟时间竞跑要完成他的著作心态，也似星云大师一般，不停不懈地充分应用每一分每一秒。

第二天，洲英顾及大家的体力，在麻市脚程所及之处，参观了壁画和漳泉会馆展出的麻坡历史文物，我们还去永美书局。

记得以前永美书局是在二马路，预备班、中一在下午上学时，如果巴士早到，总爱在永美书局逗留片刻才去学校。现在搬来五马路这

座宽敞的独立式建筑物，除了可以售卖货源充足的文具，还可以摆放老板心爱的艺术品和古董，供人欣赏同乐。虽然50年不见，我一眼便认出书局老板，他风采依旧，应该是做着自己兴趣的事，欢喜自在吧！我到这天才知道他是刘麻生先生，道地麻坡出生的先生。

也许歌王李国强知道我们想念他久违的歌声，于是自发请缨在我们用午饭时，开了个经典旧曲小小歌唱会。午餐尚未开始他便以白光的“秋月”掀开了帷幕，接下来是“青山绿水”、I can't stop loving you。他一首接一首，一口气唱了十多支中英文名曲，听得我们如痴如醉，连服务员都忘了捧饭出来，而我们竟然忘我连没吃饭都没发觉！而歌王也卖力演唱到酒楼打烊才草草进餐。

美中不足的是还有很多同学不能来共叙。许金昌秘书连续三年都于相聚日载了一车同学去甲洞探望林添福主席。我们打算明年的聚会地点设在主席家附近，如此一来主席就可以来参与，一起同欢共乐了！

我们在假期受训的那些年，在断断续续的集训期间，情谊不知不觉、淡淡地建立起来。毕业后各奔东西，失散失联了39年，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一两位相

遇了。于是，我们一个找两个，两个找四个，三年来，用尽了各自的人脉，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只寻获65人。根据一些同学的消息，18人已辞世往生了，还有12人音讯杳然。

我们托福于智能手机，建立了SRC4群组，大家在这个活跃又热闹的平台互送资讯、互相问安、互相提点、互相勉励。科技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然大家各居一方，没有见面，有些同学甚至不能出席聚会，但是智能手机成了最佳媒介兼粘剂，距离已经不成问题，我们熟络得宛如家人似的，出门就报告消息，抵达家门便报平安。

我们珍惜每一次的聚会，比如美恩，百忙中也拨冗参与聚会。他不辞劳苦，转换几趟车，即使是最后一位抵达目的地，也是最后一位回到家门，他仍然单枪匹马从实兆远赶来和大家见一面，聊一聊天。

正如振发有诗曰：我们已经是日落黄昏

虽夕阳明天照常重现
我们今年今日此门中
见到人面桃花相映红
明年可能不知何处去
麻河桃花依旧笑春风

大家所求的，只不过是浅尝夕阳的余辉，把古今是非，风清云淡的，付诸笑谈中……

忆陈秋舫（归侨作家）

◎叶清润

今早，惯例的打电话到广州问候归侨作家——陈秋舫，电话接通后是一首旋律优美的音乐，约二十秒后电话接上了：

“您好！陈先生的家吗？我是马来西亚的老叶。”

“是！”我认出是陈太的声音，紧接着声音突然哽咽了起来：

“陈秋舫走了！5月2日！91岁……”

这突如晴天霹雳的恶讯，我也悲从中来，喉咙哽咽着，心里头百感交集，好久好久才说出话来：

“啊！大突然了，……祝陈老一路走好……！”

电话挂了，呆坐着沉思了好一阵时间。

回忆认识陈秋舫先生，是在博大中文系修读研究生时，选择的方向为马华文学中一位反日、反殖的文学家：金枝芒。在钻研中，得悉至今还健在广州的作家：陈秋舫，曾是金枝芒的同事。于是，千方百计的安排了到广州访问陈老的行程。

2012年5月10日，广州下着细雨的早晨，我来到了广州市中的云鹤南的住宅小



2012年5月10日初访陈秋舫先生(左)

区，等了不久，陈先生拿着雨伞，笑容满面的来到住宅的保卫亭迎接我的到访。陈先生虽已超过80岁高龄，身体稍微削瘦，但精神饱满，热烈的握过手后，他便带领我到三楼的住宅。

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他递给我他退休前的名片：

南方日报·广东画报
陈秋舫（丘帆）主任编辑

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会长
秦牧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谈到金枝芒的问题，陈先生拿出了他以丘帆出版的《不落的星辰》，纪念新马著名华文作家金枝芒。至今相隔50多年，他对金枝芒的记忆，还正如书中所写的一样：

……他被调到《怡保日报》任副刊编辑，我认识他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受《怡

保日报》之聘，任该报驻太平记者。……初见金枝芒，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个子，是个大胡子，因为天天刮脸，两颊显得铁青。穿着很随便，一件灰色或浅蓝色的衬衣，加上略旧的深色西装裤，趿拉着一对便鞋，就这样到《怡保日报》编辑部上班。天热，他就脱去衬衣，穿着背心，一边拿把蒲扇扇凉，一边阅稿。他的特点是，可用的稿件，一般都不作什么的改动，安排刊出。那时，除了知名的丘天（丘家珍）之外，在副刊写诗，写散文的还有征航，流冰与我，应该说，由于他的扶掖，当地不少文艺青年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成为北马报刊的知名作者。……

之后，我继续在暨大学学习，每年去广州时，必前往拜访陈先生。记忆中他还请我到附近的梅鼎家乡小食，大快朵颐。

陈先生的全部著作、手稿等已全部捐献给了广东华侨博物馆。

如今陈秋舫先生走了，我觉得在马华文学史上，他也是一颗不落的星辰……

（9-8-2017 于甲洞）

忆《教与学月刊》主编 ——萧遥天

◎萧洋

萧遥天老师，身材魁梧，笑口常开，健谈风趣，是个让人喜欢亲近的人。

因此，下课后，往往都有学生围绕着他，继续边走边问，他也乐此不疲的一一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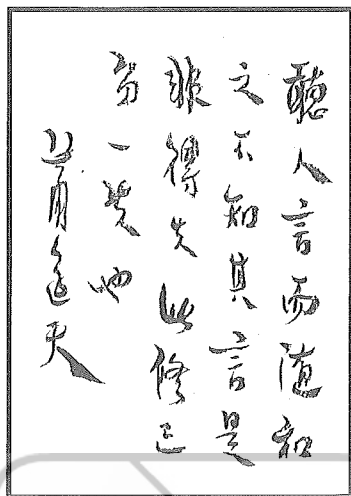
他对文史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比如谈白居易的《长恨歌》时，他可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关起书本谈，与正史记载的杨贵妃，两边对照，反而让学生印象更深刻。

他经常与当时的文坛知名作家，学者诗酒唱和，过后在课室的那堂课便谈他的诗作（旧诗）。当时的名士如易君左、钱歌川、李星可、连士升等，都常往来。

再不然就讲“修辞学”对喜欢写作的同学是有益处。他用的是1955年出版的“语文小论”（列为钟灵丛书第一种），是他自己编写的，他说是仿《文心雕龙》而成。

有一次也讲“诗钟”我们真不知是什么；原来“诗钟”是吊着一枚铜钱在线的一端，线中间却绑着燃烧着的香枝，铜钱下置一口钟，铜钱的线被烧断掉下，钟响就停止。

比如出题如“鼻”、“烟”两字，题字必须镶在文内。结果，得奖的作品是“春水一牛浮鼻过，秋天孤雁



带烟飞”。出题如“牛头马面”，获奖答案是“策马看花香扑面，骑牛横笛月当头”，同学听得满头雾水，以我们当时的年岁（大约10多岁），从没这么猜谜玩法，不过他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法，没那么沉闷，也是一片苦心。带出来的是押韵、对仗、平仄的教学就容易了解了。

他是1953年受聘于钟灵中学，1960年任华文主任，但据说薪水不上一千元。（当时千元算高薪）以他交游广阔开销也大。何况，在潮州乡下还有一头家，他19岁便结婚了。大儿子思齐住乡下，因而他教余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辅导书、考试指导书等30多种，以增加收入。有些书是与白鹤（吴鹤琴）和依藤（汪开竞）合写，所用的笔名“姜园”，就是他自己。1960年与陈志光等在

槟城升旗山搞了间“槟光学院”，据说以收泰国学生为主，后因政府禁止外国学生来读，只好关门大吉。

他在1959年办了一本《教与学月刊》，名誉上他是主编，其实，他连工包料什么都做一脚踢。

1964年举办“马来西亚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分为公开组与学生组，在马星文坛上是哄动一时的壮举，距今50多年，当时的作者已垂垂老矣，或已逝世。至今与笔者保持来往的有孟沙。当时的作品是《愚人》，萧洋的作品《暮色渔村》。1965年出版《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精品特辑》。

萧老师主要的著作：散文集有《东西谈》、《食风楼随笔》。小说：《冬虫夏草》（长篇）、《豹变》（长篇）、《夜莺曲》（中篇）、《春雷》（短篇）；诗集：《遥天诗草》、《不惊人草》、《食风楼诗草》，还有他整理出版的《食风楼丛书第一辑》全书一百四十万字，印刷10册。

他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他出生于1912年广东潮阳城，逝世于1990年10月槟城，享年78岁，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

他的和蔼可亲，令人难忘。

稿于1-8-2017

那场死别

◎刘树佳

我的两个姑姑都是单身的。她们当年为了照顾祖母而放弃了婚姻。

那年，祖母的死给了孝顺的大姑很大的打击。那场死别，导致大姑天天夜里以泪思亲。记得那时，我经常在夜里被她的哭声惊醒。或许是忆母成疾，祖母过世两年半后，大姑被医生诊断出患了骨癌。在她接受治疗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在放学后去医院陪她说话。她曾对我说：“我要是早一点看开放下，就不会这么快得病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握住她那只瘦骨嶙嶙的手。

那段日子，母亲和我也陪她到处看中医，甚至去问神，可是她的病情一直没有起色。我教她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慈悲的大士加持。当她被癌细胞折磨到痛不欲生时，她便大声呼唤菩萨的名字。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却无法替她分担这份业报。最后，她还是敌不过无常，在中央医院逝世了。这对她来说，应该是最大的解脱。

大姑被送到殡仪馆时，我看到她的遗体肿胀得很厉

害，想必体内的病毒正散发出来，而这具皮囊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已不重要了。我们以佛教仪式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前来吊唁的亲友都说大姑这么年轻就离世实在可惜，可是我心里明白，无常不会只带走老年人，有不少年轻人尚未尝到老的滋味就被逼离开了。

举殡当天早上，我和弟妹在大姑的灵前做最后的告别叩拜。每一拜都是深深的感恩，感谢她自小疼爱照顾我们。接着封棺，敲打棺材钉发出的声响，狠狠地打在我那已受重创的心灵上，痛得我手中的香也跟着颤抖。我真的很想再抱一抱大姑，但不肯转身的时间已不再给我任何机会了。

我们遵从大姑的遗愿为她火化。在雅姆火葬场，上空凝聚着一大片愁云。大姑的灵柩在朗朗的弥陀圣号声中缓缓走进火葬炉。而她，也走完了平凡的一生。那一刻，我知道痛哭根本唤不回她那已远去的魂。于是，我双手合十，努力地用佛号来抚平心中的悲痛，也希望她在佛力超荐下尽快离苦得乐。过后，我们将大姑的骨

灰供奉在文德甲慈恩寺的地藏殿，方便我和家人前往拜祭。

大姑辞世一年后，我屡屡在梦中见到她痛苦的面容。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相同的画面不断闯入我的梦境，我开始害怕起来。莫非大姑还没离苦，特来向我报梦求助？猛然想起，她生前常在过节时买活生生的鸡鸭回家宰杀，然后用它们来拜神祭祖。糟了，难道是杀业把她拖进黑暗的恶道？

我连忙把此梦告诉涇娑精舍的法师，他建议我们一家人为大姑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报恩法会当天，我怀着诚挚之心，代已失去人身的姑姑顶礼诸佛菩萨洪名，每一拜都在代她求忏悔。法会圆满结束后，我跪在三界导师面前，把礼忏功德悉数回向予她，希望三昧水能像洗除悟达国师膝上的人面疮那样，把她累世的罪障都清洗干净。

当晚，“怪事”发生了。没参加法会的母亲告诉我，她在梦中“看到”衣着光鲜的大姑身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不似在人

间。母亲还告诉我，大姑不断催促她快离开那个不适合凡人居住的地方。然后，母亲便醒了过来。1 她没把这个梦告诉外人，因为她觉得即使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不过，我却对此深信不疑。我深信佛法无边，也相信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梦到太姑了。在这件事上，我多年来的学问根本给不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虽深知每个人都要走这条“死路”，可是我毕竟还是个有七情的凡夫，需要一些时间慢慢放下已远去的大姑。而今生能够与她成为亲属，我想这是累世多生种下的缘。如今，此缘已幻灭，希望我和她有朝一日能在没有苦难的世界重逢，再续前缘。

到时，我们还会认得彼此吗？我想会的，应该会的。

*谨以此文纪念一直活在我心里和记忆中的大姑刘瑞云。我没有她的联络号码，无法给她打长途电话。但愿她在没有我的世界过得很好。

半仙

◎邱俊伟（中国·江苏）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绝对不可以忽略的重要人物。虽然岁月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人们还是会时常提起他。记忆中的他，清瘦、好酒、嗓门高，知识渊博，总是戴着一顶老式瓜壳帽，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下巴留有一绺长长的山羊胡须。这人姓周，名字并不重要，他的外号却家喻户晓，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为“周半仙”。

大凡会算命的人，据说多半都是瞎子，可这个周半仙双目却是炯炯有神。他最厉害的就是熟知历史，随便你说出一个年份，他张口就能告诉你，这是哪个皇帝统治下的第几年，这一年里又发生了哪些大事。远从纣王残暴、武王伐纣、秦始皇一统天下、刘邦项羽楚汉之争，近到顺治出家之谜、雍正无头暴死、乾隆海宁探亲、慈禧垂帘听政，周半仙都能口若悬河，如数家珍，这就愈加显得他的不同凡响。

周半仙最拿手的是他的阴阳八卦。五行相生相克，天干地支，六十年一个甲子，他都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于是，张家儿子要结婚，李家闺女要出嫁，都会请他先帮着算一算，看哪一天是黄道吉日。甚至有人家丢了猪呀，跑了牛的，也都来找周半仙。

犹记得儿时的盛夏，老家的巷口，上至花甲老人，摇着蒲扇；下到吃奶的孩子，在妈妈怀里。众村邻围坐在一起，都来听周半仙讲那些古代的宫廷之争。他的记忆力惊人，讲得绘声绘色，时常是不知不觉就到半夜。寒冬的腊月正月，他家的屋子里也总是挤满了人，不为别的，就为听周半仙讲生动逼真的故事。他的口才好，模仿各种声音，也是惟妙惟肖。桃园结义刘关张，瓦岗山上众儿郎，梁山一百单八将，讲到惊险时，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说到开心处，瞬间又是哄堂大笑。

周半仙讲古，声音洪亮，唾沫横飞，也就难免口干舌燥，有时也会停下来喝水。有一次，一位姓王的人家就插上话：“半仙呀，我家的二小子初中毕业了，您给算算看，他这辈子适合做什么呢？”

周半仙这人从来不摆架子，喝了两大口水，问道：“把你二小子的生辰八字报上来。”

那姓王的却不记得，好在他老婆也在场，女人心细，报了八字。周半仙放下喝水的茶缸，伸出右手来，拇指在另外四个手指的关节处掐来掐去，嘴里嘟囔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一边脸仰向上，眼睛半闭，做沉思状。

“唉呀！王家嫂子，你生这二小子那一年，农历是闰二月呀。”周半仙微微抬头，从鼻梁上的镜片里溜出了一对乌黑眼珠子。

那姓王的老婆点头答应：“是呀，是呀。”周半仙收回了眼光，点了点头，手抚摸下巴胡须，说道：“这小子八字里面多金，适合舞枪弄棒。按说应该是当兵的命，去部队能混好。下个月是农历二月，让你家二小子少出门，最好不去西北方向，我看他下个月会有硬伤，一定要小心。如果这关过了，就没事。要是闯不过，怕就很难当上兵了。”

姓王的夫妻俩脸上现出担忧的神色，众人也是半信半疑，有人催促继续讲古，于是周半仙撇开这个话题，又把大伙儿带回到远古的故事中去。

那一年的农历二月，姓王家的二小子就一直呆在家里。可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趁父母亲不在家，就偷偷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出去玩。不料在村子的西北，估计他骑得太快，刹车又不灵，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荒废多年的采石场里。

好在是春天，采石场的塘子里没什么水，如果是盛夏的雨季，那就很危险。被人发现送去医院，这王家二小子两腿和肋骨骨折，头上缝了二十多针，但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联想到那次周

半仙讲古时，说起这王家二小子的那番话，众乡邻这才恍然大悟。

铁蛋、栓子、三娃子和我，依旧是形影不离，就差点同穿一条裤子。我们没事就听周半仙讲古，但是说起这周半仙算命，铁蛋很是不服，他说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一日午后，周半仙正坐在巷口抽烟，我们几个走上前去。

铁蛋说：“周爷爷，你如果真的有能耐，帮我们几个算算看，算对了，我们才心服口服。”

周半仙“啪嗒啪嗒”抽烟，并没理会铁蛋。铁蛋一贯是我们几个人的领导，脸上就有了几分尴尬，他又提高嗓门恳求说：“周爷爷，不要算我们长大以后的。就算眼前，行不行？看你到底厉害不厉害？”

周半仙从嘴里抽出那长长的旱烟杆，又慢腾腾吐出一圈圈的烟雾，这才细细打量我们四个人。平时算命，他都要问生辰八字，然后手掐指头念念有词，这次他什么也没问，就开了腔：“你不要问长大后的，就问眼前。那好，我告诉你，不出十天，你们几个会有高处坠落之险，他们三个是受你铁蛋的连累。”说完话，周半仙就起身回了屋子。

三娃子怕得要命，我和栓子是半信半疑，只有铁蛋是一脸的不屑，哈哈大笑。

几天以后，我们也就把

这事忘了。当时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铁蛋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榆树，稀稀疏疏的叶子间，长着一串串嫩嫩的榆钱。在铁蛋的带领下，我们伙伴四人爬上了榆树，坐在一根粗树枝上，边摘边吃，一边用屁股晃着树枝，优哉游哉。

“咔嚓”一声，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已经摔下了下来。断裂的树枝连带着我们砸在铁蛋家的鸡窝上，鸡窝里正在下蛋的母鸡当即一命呜呼。栓子额头划出了血，正哭丧着脸，三娃子像杀猪似的嚎叫，他沾了一屁股的鸡屎，我运气还好，只是裤裆被炸开了缝，头晕晕的，却没出血。一向勇敢的铁蛋，这次脸色煞白，吓得一句话也没有。

过了一会，我们几个感觉没事，各自跑回家。据说那天晚上，铁蛋被他妈妈用鞋底打得很重。打了多少下，我们没问，铁蛋也没好意思说，但他的屁股几天不能坐板凳。她妈妈可够狠的，也难怪，其实树枝断了没关系，把下蛋的鸡砸死，问题确实很严重。

我们几个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在心里对周半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半仙一儿一女，儿子是个民办教师，早已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儿，叫巧云，高中没考上，辍学在家帮着干点家务，做做农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巧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叫刘兴旺

的青年，他们晚上时常约会在一起，慢慢被周半仙知道了。

周半仙并没有生气，而是找人去打听了下那男方的身世和家境。原来刘兴旺自幼丧父，他的母亲一直没有再嫁，含辛茹苦，一手把刘兴旺拉扯大。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就难免溺爱，使得刘兴旺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也许是缺少父爱，刘兴旺性格孤僻，不怎么爱说话，脾气暴躁。

于是周半仙找来女儿谈心，大意就是不赞成巧云和刘兴旺来往，巧云知道做父亲的也是为自己好，就点头同意了。从那以后，巧云也就不再出去和刘兴旺见面。

一个多月后，巧云从镇上骑车回家的路上，不巧就遇到了刘兴旺。刘兴旺一脸喜悦，说道：“巧云，我总算遇到你了，你知道我这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吗？”

巧云直接就说：“兴旺，我爸爸不同意我和你来往，我们俩到此为止吧。”

“什么？我那么爱你，你竟然说到此为止？”刘兴旺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随手掏出一把水果刀，割向了自己的左手臂，顿时鲜血直流，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你如果不理我，我就死给你看。”

巧云赶忙帮着包扎伤口，心里暗暗有几分感动：一个男人连死都不怕地爱着

自己，嫁给这样的男人肯定是幸福的。她轻柔的说：“我慢慢说服我爸爸，你别乱想，我永远爱你。”说得刘兴旺顿时破涕为笑。

他们俩和好没多久，周半仙就知道了。这次周半仙倒没说别的，让巧云把刘兴旺的生辰八字要来，看两人的命相如何。巧云见父亲没有阻拦，心中大喜，去找刘兴旺要来生辰八字。周半仙看完刘兴旺的生辰八字，又用右手掐来掐去。

突然周半仙大惊失色，连声喊道：“天哪！天哪！”

巧云跑过来问：“爸爸，怎么啦？”

“巧云呀，他属虎，你属龙，本来就是‘龙虎相争，必有一伤’。我本以为尽量成全你们俩，可偏偏你是火命，他又是水命，这更是五行相克。”周半仙倒吸一口凉气，摇了摇头说，“你的八字和他的八字，相克的太厉害，好女儿，听我的，这绝对使不得。”

巧云知道做父亲的也不会故意骗女儿，但想到刘兴旺，她又陷入苦恼之中。

长话短说，刘兴旺听巧云说起他们俩命相不合的话，他就说那是巧云父亲故意编出来吓唬人的，说那纯粹就是迷信。刘兴旺问巧云：“你如果真的也爱我，我们俩就生米做成熟饭，看你爸爸还能怎么讲？”

在刘兴旺的迷惑下，巧云一时也没了主意，于是就

在刘兴旺家里同居了。

消息传到周半仙家里，周家虽然很气愤，却也没什么办法。周半仙对他的老婆说：“孩大不由娘，只要巧云和那个刘兴旺真的能恩恩爱爱的，也是好事！”

世间很多的事物，远看着美丽，真的走近了，却会有许多的瑕疵和斑点。半年过去后，巧云发现刘兴旺身上有许多自己过去不曾看仔细缺点。

刘兴旺懒惰，根本就没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担当，而且心胸狭窄，只要巧云和别的男人说上一句话，刘兴旺就会变脸色。刘兴旺时常会咬牙切齿的骂周半仙是“老不死”，他告诉巧云一辈子都不要回周家。

有一次巧云听人说母亲生病了，她就对刘兴旺说：“我要去看看母亲。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妈妈呀，母亲生病，我不过去看看，良心过不去？”

刘兴旺脸色铁青，骂了许多难听的话，最后架不住巧云苦苦哀求，总算放出话来：“你快去快回，不许在那边过夜。”总算是放了巧云回娘家。

周半仙看到巧云，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说，很是高兴。巧云母亲拉着巧云的手，喜极而泣。在母亲的一再挽留下，巧云在娘家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回去，刘兴旺就责问巧云晚上在哪里过夜，为什么没有回来？巧云感觉

刘兴旺一点也不通事理，就有些气愤，说是母亲留她的。声音越来越大，两人就争吵起来。

刘兴旺随手就抽起一根棍子，对着巧云身上头上一顿猛砸，巧云双手抱头，也不还手，泪流满面。刘兴旺大发雷霆，恶狠狠的说：“以后再也不准回周家了，你是我们刘家的人。”打完骂完，扬长而去。

巧云的心彻底凉了。其实在几个月前，她就已经看出，刘兴旺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但是她既然已经选择，“开弓没有回头箭”，她也就认了。

但是这次刘兴旺打得她头上双手都出了血，她彻底看清了刘兴旺的嘴脸。二话不说，她洗了洗脸，一口气就跑回了娘家。

周半仙夫妇俩看到女儿被打成这样，心疼得不得了。周半仙告诉巧云：“好女儿，我不指望你有什么荣华富贵，起码夫妻俩要恩恩爱爱吧。可是你看你现在，这日子还能再过吗？”

第二天刘兴旺来到周半仙家，巧云的哥哥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开始刘兴旺强压怒火，连连陪着不是，待到后来，他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了，污言秽语把周家骂得个底朝天。巧云哥哥上前要去教训他，哪知道刘兴旺随手从身上摸出了斧头，巧云哥哥也不示弱，去厨房拿来

菜刀，最后几个围观的村邻上前总算拉开。

巧云拿定主意，再也不会回刘兴旺家了。周家人也看出刘兴旺就是一个无赖，准备等事情慢慢平息，以后再替巧云另找婆家。

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是镇上的“庙会”，踩高跷的，划旱船的，唱大戏的，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去了，巧云也想去。周半仙怕巧云在镇上遇到刘兴旺，多生枝节，就留巧云在家，巧云妈妈也在家陪伴。

周半仙和同村几个人去了镇上，他东转西转，却感觉自己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干脆和几个人打了招呼，匆匆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听到自己家院子有哭喊声。走近一看，刘兴旺左手持一把斧头，右手拽着巧云的头发，巧云的母亲紧紧抱着女儿不松手。

周半仙大喊一声，冲上前去。刘兴旺双眼瞪得老大，手挥斧头，大声喊道：“巧云是我的老婆，必须跟我回去，谁敢阻挡，我就让谁死！”

周半仙上前去夺刘兴旺手里的斧头，两个人就厮打在一起。巧云妈妈顺势夺回巧云，躲进屋里，并在里面把门反锁上。刘兴旺红了眼，斧头狠狠地砍向了周半仙。

当周半仙倒地的时候，刘兴旺这才知道闯了大祸，

他扔掉斧头，匆匆跑掉。母女俩出来扶起周半仙时，周半仙勉强还能说话：“巧云，听爸爸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嫁给他，龙虎……相争，必有……一伤。”巧云眼含泪水，一个劲的点头。

周半仙被送到医院，因大动脉破裂失血过多，送走后不久就宣告不治身亡。那个刘兴旺逃亡了两年多，最终被缉拿归案，判了死刑。

村子恢复了平静，众人围坐在一起时，再也没有人能像周半仙那样，给大家那些精彩的故事。铁蛋说：“周半仙这人，看来也不全是迷信，他对周易八卦确实了如指掌。只可惜他还是没能算出自己要死于斧头之下”

三娃子说：“巧云要是听她爸爸的话，也许就没事了。这以后家家户户娶媳妇和嫁闺女的，再找谁去看黄道吉日呀？”

“信则有，不信则无嘛！”栓子慢腾腾的回答说。

我一下子想起那年在榆树上摔下来的情景，小声说：“那一年，周半仙事先其实告诉过我们，说会有高处坠落之险的。可是，那时我们偏偏不信！”

铁蛋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们几个伙伴爽朗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一群鸟儿。

拉让江，不再美丽！

◎张雅芳·三马拉汉

站在高高的大伯公庙宇上，我企图再次目睹拉让江的风采。曾经，我为拉让江如画的风光而感到骄傲。昔日，这条江水以水势浩荡、清澈，成为著名的全国第一大河。它曾经是两岸人民的生活命脉。它在历史本上留下美名，成了婆罗洲砂拉越子民的骄傲。

站在远处眺望着拉让江，它的风采依旧，美丽依旧，让人赏心悦目。然，当我一步一步靠近拉让江河堤时，一股难闻的汽油味、腥味、烟味扑鼻而来，令人难受。站在河堤上，我呆呆地望着那一堆令人恶心的垃圾和大大小小的木条，心中不禁一揪，默默为这条江水唱起悲歌。那一堆废物，绝对破坏了拉让江在我心中的美。身边的孩子掩着鼻子，指着那一堆垃圾表示很肮脏。五岁的孩子，我能说什么？当下只能够告诉他，那是乱丢垃圾的结果，也是平时教育他不乱丢垃圾的原因。孩子默默不出声。

是的，拉让江，改颜了。拉让江，不再美丽！一股莫名其妙的伤感油然而生。怪不得当初在阅读砂华作品时，多位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都留下拉让江水被污染的字迹。那不是无病呻吟，我目睹一切，而且画面



很清晰。诗人晨露为拉让江而唱的那首《哀歌》依稀清晰：

浊黄的拉让江/炎阳下是一锅沸滚的水/朦胧了如画江山/两岸风景/枯萎在滚滚的潮流里……浊黄的拉让江/黑夜里卸下一身疲乏/江水拍岸呻吟/忧伤于明天的奔波……

我大概能感受到拉让江的疲劳。是的，炊烟已不再，两岸的倾斜的老屋也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建筑物，现代化新码头。“拉让江始终守不住年轻的儿女，拉让江也守不住清晨里最闪亮的露珠……”那是诗人对拉让江的慨叹。我的心里不禁按捺不住地呐喊，拉让江以往的一片自然风景哪里去了？远处与近处的拉让江，差别好大。感叹它的青

春已经蓦然消失。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叫“科技文明”的东西促使拉让江一片浊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自私自利的破坏者肆意破坏环境，抑或是他们真的是无意的？但，拉让江确实是遍体鳞伤。它的伤势，没有人去注意；它的痛，没有人可以感受到；它的嚎啕声，没有人听到。我不知道这该归咎于谁，我只知道有一种教育叫做“醒悟”。是的，只有人类的醒悟，大自然才能保全它完整的面貌。

我奢望这条被纳入大马历史本的拉让江能恢复它的面貌，能受到应该有的保护，让它继续美丽，让人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



已故李锦宗把毕生精力付出在搜集和编写马华文学史料，然而，最终却敌不过病魔，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在家里撒手寰宇，被迫放弃一直让他觉得有使命感的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

锦宗会走上从事收集与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可说是受到方修的影响。早年他发觉，方修每年在《星洲日报》元旦特刊编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对于新加坡的文学资料掌握得很好，有闡馬來亞联合邦方面的则有所欠缺了。这显然是他人在新加坡，对于馬來亞联合邦的资料搜集鞭长莫及。于是，他便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编写马华文坛的总结文章，刊于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和元旦特刊，目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马华文坛的动态，同时弥补方修总结文章的不足。

尽管病魔来袭，他依然在病痛的折磨下，日以继夜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翻阅旧报、把资料输入电脑，挖掘被人遗忘的老作家的资料，给报馆写文坛钩沉等文章，勇敢地与癌症恶魔抗争到底，与时间赛跑，为挽救马

马来西亚的民间学者

●林玉蓉

华史料的工作而不遗余力。

锦宗生前说过，保存史料不只为个人研究所用，也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共有的。自己不但保存史料，也要挽救史料，若史料湮没了，就没人可得知。

虽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甚至没有受过大专院校教育，但他以一腔热血投入到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中。有人说，他所编写的史料、著书、主编文选集等，不是学术性的工作，撰写的文稿非学术性论文。然而，他对任何批评无动于衷，依然默默地、长年累月地收集和编写史料，甚至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他一直注意本地文坛的动态，好比征文比赛、作家出书、文艺研讨会、老作家逝世、本地各报副刊、文学杂志出版以及各项文学活动举行等等的消息和新闻，他都丝毫不放过，一一剪下收存。有鉴于此，有学者称他为“民间学者”。

这个“民间学者”的学术研究，既不为谋生，也不为荣耀，凭的只是一个“痴”字。他花时间和金钱搞史料的收集和 research，只期望成果最终贡献于社会，为史料的传承发展作出贡献。

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

曾经来我家，并和他做了专访。陈教授问他，你如何整理你家的“资料山”，写出一部马华文学史以及如何看待你的工作？”锦宗说：

“我特别看重资料，文学研究的先行就是收集资料，要想写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不将资料收齐是不行的。”锦宗还说：“其实，我要写的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马华文学史史料性质的书，供对马华文学史有兴趣的人看，也可以说为想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提供资料。我已出版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收集了80年代马华文坛的各种史料。其实还可以再写90年代、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的马华文坛。我的《陨落文星》属于已故作家的小传，还想再写多本。有关史料的书可以写成多种样式，按发表的媒体，分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书等类，也可按文学的体裁，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类，还可以专为作家的传记搜集资料。另一种是马华文学研究性质的书。这方面我已出过《马华文学纵谈》，收入书中的《马华文学简史》可以发展成一部较大的《马华文学史》。一般文友希望我能写成一本较大的文学史，因目前本地还没有人写成此书。”陈教授问：“写《马华文学



史》有什么意义？”锦宗说：“马华文学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虽百来年风风雨雨，马华文学屡经挫折，但总是存在着，发展着。它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记录下华人南来谋生创业的艰苦历程，同时也记录下马来西亚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文学与一般的历史著作之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地记录事件，而是写人的心路历程，写人的情感波澜，写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较历史著作更有价值。马华文学是马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马华文化和历史，通过马华文学，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将百年来的马华文学按年代先后编起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先辈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这对于教育我们的

后一代无疑很有教育意义。我写《马华文学史》想凸现的就是这样一条主线。我的这部书实质上是上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的浓缩概括与评说。”谈到《马华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锦宗说：“作为文学史，它面对的是文学，但文学面对的是生活，所以文学史间接

地也是以生活为对象的。”关于他所希望的《马华文学史》具有怎样的优点与特色的问题，锦宗说：“我希望我写的文学史有三个特色：第一，真正具有历史感，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文学所反映的对象——生活的历史感。第二，资料较为丰富，全面；第三，立论比较公允。”谈到数十年来收集这满屋子材料是否只为自己写书？锦宗说：“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保存史料不只

就是一些差不多要湮没的史料。”最后他说：“以我个人之力来从事这样一项工程，的确是深感心有余力不足啊！只希望后继有人。”

陈望衡在采访的结束语中说：“当我走出锦宗家时，还在想着锦宗的事业：锦宗的精神难能可贵，他从事这项工程，图个什么呢？图利，根本无利可图；图名？在工商社会的马来西亚，写一本文学史是难以出大名的。如此孜孜不倦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劳做着，从青

年到老年，决心没有丝毫动摇过，工作没有丝毫懈怠过，十分不易。说起来，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意义：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的传承发展做贡献。我就不信，在这样大的马来西亚，就没有一个华

敬悼李锦宗文友

周子善

你闭上双眼
无奈地告别了人寰
你身上的癌细胞也告自动消亡
但你却遗爱人间
向马大医学院捐出了你的臭皮囊
为医学研究作出一份力量
遗憾和可惜的是
大马文坛丧失了一员大将
令所有敬仰你的文化界人士
不禁万分叹息与哀伤

2017年歲次丁酉仲夏于都门吉隆坡

为我个人研究用，还为他人研究用，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公有的。其实，我收集这么多资料，将来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提供的。收集资料除了为保存史料，还为挽救史料，因为很多史料逐渐湮没了，罕为人所知了。我编写了一本《马华文坛钩沉》，钩的

人社团或华人企业家认识到李锦宗事业的意义，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李锦宗伸出支持之手？其实，支持的不是李锦宗，而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发展。”



故友已乘黄鹤去

——悼念李锦宗

●金鼎

文友李锦宗离世的噩耗传来，叫人震惊，但不感意外，只有遗憾。

因为我们一班常在一起聚餐的写作人，上个周日聚会时，由于锦宗缺席，我们会后特地前往李府探望他。但我一时有急事，没有成行，便和召集人金苗约好，过几天再上李府。没料到，几天后就阴阳两隔了！

我和锦宗可说神交几十年，但到去年才见面。过去，我不时在报上的文艺版读到他的文章，尤其是，他每年都写一篇“马华文坛一年”的纪录性报道，似乎已成为他的“招牌菜”。

他收集本地文坛的资料，据说从1969年便开始，悠长的四十八年了，以致他的书房都堆满报纸、刊物和书籍。去年底，他接受报章专访时，已坦白地透露他患大肠癌的事，并希望他还有时间完成他的马华文坛史的巨作。

锦宗被誉为“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实不为过。他染恙后，这些史料会否能顺利编写成书出版的疑问，一时浮现出来。

锦宗的巨作无法在他有生之年面世，固然让他遗憾而去，不过，他的另一愿望得以实现——他捐献了大体给一直帮他抗癌的马大医院，供医院作为研究癌症用途。他在病重时已签署了这个意愿书，展示了他的大爱，让人肃然起敬。

锦宗笑看生死。尽管重病在身，他依然努力继续做他的编写史料工作。当我们聚餐时，他不忘带了他的档案来，要求我们补充和修正一些纪录。

有两次聚餐，他都坐在我的身旁。他告诉我，还正接受化疗和电疗。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说，疼痛是难免的，他还能忍受。啊，这很不容易，何况他还要写作。我想起一个邻居，在痛楚无法忍时，选择从四楼跳下了断。锦宗是坚强得多了。

21-06-17

抽屉

——敬悼 李锦宗，
马华文学史科学家

●王涛

静静地收藏着岁月的形态
每个抽屉，每个书写生命的人
多少呐喊与希望，坚持
不让书虫啃噬梦，以及
切断大地的脉动
而你是收集梦的汉子
夜晚又探寻究竟那条河，以及
两岸波涛起伏的高度，以及
流水的波纹与浪花
抽屉是港湾，船缓缓驶入
云浪相拥之处
大海波澜壮阔

后记：

1. 记得我第一次去李锦宗先生家拜访时，锦宗带我到库存房里，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文件档案，里面收集着我的一些资料，还有其他抽屉里有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生平，很是感动，历久不忘锦宗那种坚毅且轻松的神情；我看见他眼神和心灵中，那个非常伟大而谦卑的灵魂，闪烁着生命的光辉！所以，我写了这首〈抽屉〉给李锦宗。
2. 此诗草就后传予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并由马华诗人陈蝶在追思晚会上朗诵。

21.6.2017 写于憩园

马华新村题材书写中的徙殖与别离

◎王裕娥（博特拉大学中文组硕士生）

新村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历史性且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居住结构形式，亦是构成大马华人史的重要部分，有它值得研究与探讨的地方。就意义而言，马华作家笔下的新村题材书写，多以新村的歷史渊源为书写场域。紧急状态时期，尤以1950年代初许多山村村民被安置在新村内。英军与马共分子展开猛烈炮火攻击，在毕里斯（Briggs）计划下，村民接到谕令须徙殖到指定的新村。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撒下血汗的耕地，无辜的平民甚至可因一时口舌之灾，或因被视为可疑分子而锒铛入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哀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对久居于此，已视“他乡”为“己乡”的忠诚垦民而言，这不啻为另一波灾难的降临。

以流军的《热爱土地的人》为例，老家宾在唐山经历了战争的苦日子，逃到南洋，鬼子竟也打到这地方来。家园破碎，孩子、媳妇和孙子都一一死去。虽然连串的战爭使他痛失家园和亲人，但他化悲愤为力量，在一片小林子前建起小茅屋，开辟土地种植橡胶。老家宾与另二位同病相怜的友人就

在这片荒无人烟之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认定了这地方才真正是我们的家园呀！还把唐山山歌改编成符合本地民情的歌词：

天不下雨水不流
椰干不榨不出油
山歌不唱心不开
胶树不种心不休

椰树是热带南洋常见的一种多用途植物。上文椰干不榨不出油，把椰子的果肉榨成椰油，亦是本地人烹调使用的食油；胶树（橡树）在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从南美洲移植到马来亚，成为20世纪马来亚的经济资源和重要的原产品之一。把这两种相对重要的本土元素溶入琅琅上口的山歌，可窥出作者铺陈的用心：老家宾他们虽从中国下南洋，在此久居一段时日后，生活已离不开每日食用的椰油和赖以维生的胶树。他们以这里的土地为家，他们的家就在这里。显然，因饥荒战乱逃离到马来亚的先辈，久居于斯，心中已埋下了落地生根的种子，他们视他乡为己乡，也把眷恋故乡的情意结投注在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惟好景不长，“一九四八年以后，森林后边的高山上，经常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给新芭人们的心里带来阵阵的黑云”。老家宾与同伴被控告接济“山古佬”（马共分子），以几十块钱了事。殊不知三个月后，他们又以同等罪名被关进牢房两个月。出狱后，厄运并不因此而结束，他们的新芭被飞机轰炸而被迫离开。直到实行“铁丝网政策”，俩老再次遭受迫迁的命运，与众村民被赶到围起铁丝网的街上去集体吃“大锅饭”。

据文本所述，“生活在铁丝网里的人们更是满脸忧郁，终日愁眉不展。因为灾难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任何人都可能被这喻为像霍乱症般的灾难给传染。而失去“免疫能力”的可怜老家宾就再度被感染，并且“病情”不轻。六年的牢房日子，不只使街上的样貌改变（铁丝网已被撤去，大锅饭也不用吃了，显然这时已是解严时候），就连老家宾也被折磨得“左眼瞎了，脚跛了，门牙也落了”，精神恍惚的几近疯癫。虽处在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老家宾惦念的是他不知所踪的孙子和那片他洒尽血汗的

新芭地。孱弱的老家宾最终悲愤地倒地在他热爱的土地上。

崔贵强认为,1949年与1955年间,是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紧急法令颁布后的一连串法令,如回马签证及移民统治法令等,杜绝了华人南来与回(中)国的途径,因而加强了华人把未来付托给了这块土地的决心。然而美好的憧憬却被纷乱的局势给戳破而成了幻影。恰如上文所述,老家宾穷毕生之力,不辞劳苦,一心一意把一片荒芜之地开辟成永久的家园,无奈残酷的现实及动荡的时局令他再受打击,只能手中抓上一把黑土,发出低沉的声音:“土地啊!再生长……”就此含恨而终。

流军的《热爱土地的人》此中篇小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作者择取当时(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的重大社会生活题材,显露出当时马来亚社会主要矛盾的乡村作为背景,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形象的塑造。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点,反映出在“殖民地战争”下广大无辜村民如何在贫穷线上苦苦挣扎求生,进而又被推向死亡的深渊。故事以爱国主义思想为线轴,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道出马来亚村民在争取民族自主和国家独立过程中,遭受的深重苦难及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读者可从文本中,勾勒

出马来亚独立前的乡村社会图景;也从回顾历史现场中深切感受到前人如何走过这段通往独立的坎坷之路。忠扬对《热爱土地的人》的艺术感染力给予极高的评价。

当我们读着《热爱土地的人》的时候,仿佛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赤道沃土的芬芳;当我们细细地揣摩它的时候,依稀可以听到生活的旋律,正震荡着爱与恨的音响;当我们闭目回味它的时候,好像自己也置身于横遭迫害而过着悲惨日子的乡民之中,从而不断地唤起人们更加去热爱自己的家园,激发人们去关注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去追寻和平安定的生活,去回顾历史所曾经走过的曲折坎坷的道路。

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许多作家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文字麻烦,因而避开书写此类的社会矛盾题材。对于作者的勇于尝试和表现,忠扬亦给予肯定和赞赏;惟对作品主题的积极意义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评论者认为两者皆偏向消极,无法“明确而合理地向读者指出未来应走的道路”而削弱了文本的教育意义。老家宾和其伙伴的遭遇,即从下南洋开始,就得靠自己赤手空拳开山劈壤,只求找得一处安身之地。日军占领时期,生活空间遭受第一波的破坏,为了躲避敌军和战火的蹂躏,群众被迫迁徙入森林边缘,开垦荒地,建立新家园。日军

投降后,英殖民政府为了自家的利益,借“紧急状态”之名,将早前在森林边缘开发土地的四十万华裔“非法占地者”(Squatters)迫迁到方便军警监视的集中地点,美名“新村”,这一波大迁徙不仅将垦民陷入恐慌的生活之中,也奠下影响独立后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形态。

同样的书写场景氛围亦出现在韦晕的短篇《白区来的消息》内。白区,即指不受共产分子威胁的地带,也即是“安全区”。一旦哪个新村被宣布为“白区”,村民就可获得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了。

梁牛,一个老实憨厚、善良,被欺压的可怜小人物,只因为“喝醉了酒,青口白舌的得罪了人,竟给人家坑了”,在营里足足休养了七年之久,虽然他明白自己是没犯错的。被释放当日,好心肠的唐人财副向他道贺:“现在天下太平了,回去老家团聚吧!”却成了最讽刺的话语。因为“自己用血汗渲染过的树薯芭头的矮小的亚答厝,不晓得什么时候被烧成为平地了”,“冈峦上那两株查李树枝也给野火烧成了半生不遂”,“往常那些吱吱喳喳的小鸟儿早就飞散了”。这一片灰暗的景象象征着重获自由后的梁牛得面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前奏。身不由己的生活状况(无穷无尽的拘留和面

目全非的家园)并没有打倒这头迟钝麻木的“良牛”寻找妻儿的殷切期盼。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旦身陷囹圄,必遭受周遭人们的唾弃,这是社会对他的不公。妻儿阿霞和细牛才是他活下去的希望。偏偏解严后,往日的村庄不但变了样——旧居被烧为平地,大家都住进所谓的移殖区去。此刻村人正为重获自由而欢呼,梁牛的厄运不止于此,大伙儿给他捎来坏消息——太太阿霞带孩子跟着野男人混在一块儿了,让梁牛生活在痛苦与矛盾之中。他“一想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拘留,自己也不敢恨谁”,但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挣扎,到他要探寻的地点时,为了争取细牛抚养权和妻子起了争执,结果浮尸于宋溪下流。

《白区来的消息》的梁牛和《热爱土地的人》的老家宾,都是活在那个受到诅咒的大时代里的人们的代表主角,在困难中生活,在无奈中死去。如果说,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与产生特定的历史悲剧人物,而处在那个悲哀年代的梁牛和老家宾的遭遇正反映出一个特殊年代下的社会本质。“七年了,老不死在拘留营里,回来倒在这浅淤的宋溪送了命”,是村民对梁牛生命结束的慨叹,亦是作者藉笔端表现出那个矛盾而又复杂的社会悲哀。

韩素音写于五十年代

的《餐风饮露》,这本描写战后初期的马来亚,突出了紧急状态时期垦民被卡车载到围上铁丝网的新垦区的情景。韩借共产暴徒陈阿白的日记,揭露柔佛州乌鲁舍利垦区新村村民的苦痛。

乌鲁舍利的人民对于那些压迫者又恨又怕。他们从前是森林边缘的农民……有一天,英国帝国主义丘八来了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毁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这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人们在车上过了两天。太阳曝着,他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后来被送到乌鲁舍利,住的地方被围上铁丝网,以便阻止他们运送食粮接济我们。英国人决定把他们安置这里的时候,他们是在乾季看见这一块地,把人民运送来的时候已经是雨季了。他们用铁丝网把这块地方圈起来,命令他们自己盖茅寮居住。

在这样水浸的地方,人民怎么样能盖房子居住呢?

为了遏制马共势力的扩张,英方采取毁村和迁移策略对付疑和马共有联系的山区垦民。要把这十分一的人口,从他们在此长居达六年之久的茅寮,迁移到一个“看不见的殿堂”,他们毋宁守着山边的简陋茅寮。对一些无辜的垦民而言,他们不曾接济山老鼠,何须得搬离?于是迁移当天就出现了如 Noel Barber 所描述的

画面:妇孺的嚎啕啼哭声夹杂着狗犬声、男人的不知所措、老妇人被夹持上军车,个个脸上尽显出一片愁云惨雾的悲凉离别氛围。

被喻为人民文学家的金枝芒在这场殖民战争中,应时代号召从戎加入解放军团,边握笔书写紧急状态期间所发生的感人故事。《烽火中的牙拉顶》是金枝芒综合了金祥、老胜等人的口述资料和笔记,以署名“愚伯”为第一人称,叙述了在这场殖民战争中深受其害的吉兰丹牙拉顶(Ulu Galas 即现今的布赖)人民惨遭驱逐弃乡、或徙殖至集中营,面临亲离子散的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牙拉顶村民和解放军的合作引发英殖民政府举兵进攻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凡是被疑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往往举家被驱逐出村。据文本表述,被赶走的群众只准一人带一套衣服离开。男人、女人、小孩,在吆喝声中、在枪柄和鞭子的抽打下,和亲友、乡邻、玩伴作生离死别;大家来不及话别,只能以泪眼相送。远远传来的哭声,“是只有在死了亲爱的亲人的哭起来才听得见的”。这批可怜的群众被驱赶到柔佛、彭亨、霹靂或丁加奴等遥远的地方。剩下来自邻近布劳、大谷斜、欧罗心摩和水心芭四个村庄的老人和妇孺,都被下令在五天内搬到布劳和水

心芭的集中营（新村）去。显然，英军知道这块新村地不适合耕种，无法让民众生存。于是在军警的监视下，白天让他们回来耕种，晚上就实施戒严令将他们赶回新村。为了便于监视在耕地工作的群众，英军不惜在大谷斜特建立一个兵营。可见，处于黑区的牙拉顶新村居民经过挥泪别离之痛，再徙殖新村，从此活在英军的严密监视底下，毫无自由空间可言。马共作家金枝芒在其抗英战争小说中，甚至把徙殖区的新村称之为可媲美世界大战时纳粹所建的“集中营”。

本着同情马共缺粮的窘境，或因有亲属是马共成员而供应他们粮食，惟事情进行得不严密，徙殖到布劳和水心芭新村村民惨遭英军清算。群众再次被赶到草场展开大肃清。他们被拉出来，殖民兵用麻绳将之缚起来，这些人还当场被打得死去活来。在亲人的号哭声中，被押离新村，驱赶到哥打巴鲁、丁加奴、怡保或新山去。

位于吉兰丹内陆山区与世隔绝的牙拉顶乡村，只因为所处的军事策略性地点，在日据时期已成为抗日据点。战后，它成为马共游击队成立的第一个解放区（虽然仅五天）。当英殖民政府“宣判”这里为“黑区”，牙拉顶村民即惨遭英军拘留、逐出本州、驱逐出境，

并经历三次被集中、迁移、再迁移的历史性跨州迁移。

以战士或相关村民口述写成的反殖抗英小说，左翼作家金枝芒透过其笔录，提供了官方论述以外的另一种声音，让同为历史当事人的新村村民发声，拼凑出马来亚“大时代”下部分历史事实和社会记忆。方修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系列反映抗战初期马华救亡运动的健旺状态的创作”。

虽为南来作家之一员，金枝芒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描写“此时此地”的文艺创作。这也正和他早前所倡议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相呼应。无可否认，在他的抗英小说系列里，不论是《烽火中的牙拉顶》、《督央央和他的部落》抑或《甘榜勿隆》，他常以对比手法，来表现英军的残暴和解放军的深得民心；藉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完美人格的刻画，和当地乡民鱼水交情的和谐画面，借此构建他理想的中的乌托邦。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他细节的描写，让读者可感受到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更具体的说，人民和解放军的配合，可理解为对侵略者的暴行表示不满的一种行为；而勇敢抗敌则反映出人民不惧强权，自己当家作主的意愿。

从流军、韦晕、韩素音到金枝芒的写实小说创作，乃至Noel Barber 书中的述

描，皆提点出在这场内战中无辜老百姓被牵涉其中，被迫骨肉分离，落叶生根而不得的苦况。如果以19世纪初期因橡胶和锡矿业的需求导致大量华工的涌入，那么到了20世纪，经过约一百年居留于此，飘洋过海的华裔先辈仿若水面上的浮萍，依然找不着可依附的落脚处。

参考书目：

- ❖ 流军（1964）。〈热爱土地的人〉，《热爱土地的人》（1-32）。新加坡：青山文化社。
- ❖ 崔贵强（2007）。《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
- ❖ 忠扬（1986）。《新马文学论评》。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
- ❖ 韦晕（1986）。《浅滩》。新加坡：青年书局。
- ❖ 韩素音著，李星可译（1958）。《餐风饮露》。新加坡：青年书局。
- ❖ 金枝芒（2004）。《烽火中的牙拉顶》。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 方修（1976）。《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 ❖ 陈丁辉（2011）。〈走过一甲子：布赖华人的移民故事〉，《南洋商报》，2011年7月30日。



给我一些时间 ——与甄供喝茶聊天有感

◎秋山

电话不停
如雨
连珠泡似敲打
高高的窗帘
很久不说话的大门
被大小小雷声
吵闹的
打开了大门
撑开一把伞
话匣子就溜了出来
有很多路不好走
走路要小心
路滑
大叠小叠的书稿
仿佛假期商店没有开
喝杯嘛嘛店的热茶
谈春秋时代的文艺
论华教熊熊的燭火
道无岸登陆的未来

漂白的胡子
刷新了记忆
天龙八部捋虎鬚
气拔山河正义闯
一介良民不争名
师父下山找徒弟
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英雄
时间是不待人的告别
时间是宝贵的文字
给我一些时间
将粗糙变为理想
将不满意变得满意
喝杯茶
也是享受时间
雨
慢慢停歇
一套全集又见到了
曙光……



(甄供，原名曾任道，曾在《星洲日报》工作24年，历任发行部职员，资料室主任，并担任该报“文艺春秋”主编14年，董总《中学生》月刊编辑主任7年，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研究员兼讲师，董教总教育中心研究员。他曾主编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的《写作人》季刊，《马华作家》文学刊物，和燭火出版社出版的《燭火》等，目前正在编纂“吴岸全集”。

甄供出版多部杂文集，报告文学和评论集。其中包括：《里程集》、《春泥集》、《麒麟刺》、《叶的事业》、《蒜苔赋》、《甄供文字案》、《潮汐投影》、《甄供文集》、《何清园夜话》、《播下春风万里》、《凭着这颗心》、《说不尽的吴岸》……)

油棕园的夏天

◎高青

作客在阴郁的油棕园，
看老农汗水湿湿干干。
张着牙齿疏落的口，
吐出干枯的语言。

老伴已带着贫病走了，
儿子成家后也离开家乡，
留下儿孙，抛弃了妻，
由我艰苦的抚养。
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依靠着小小的工钱。

油棕树依然肥肥壮壮，
果子紧紧地结连。
我们还是瘦瘦干干，
寄宿在小小的房间。
过几年就退休了，
园主又要我搬迁。

油棕树叶子青青，
希望都寄托在青年，
一个孙子上大学了，
靠着奖学金撑到今天。
看着他清瘦的身体在用功，
教育是穷人最大的希望。

邻居的孩子没有上学了，
却学会抽吸大麻将，
几年前警方来了。

控告他吸毒打抢。
听说他逃走了，
到远方去寻找安拉的天堂。

多年前我想要Berjuang，
但是被生?困死在油棕园，
园子辽阔，大鹰自由地飞翔，
我却像被关在棕树围起的牢房！
我不能做suami hilang，
不能到城市闯荡。

二十五年一次翻种，
大水淹没了低洼的甘榜，
五年一次大选、
美丽的诺言激起短暂的迷幻。
新油棕树成长又成长，
穷人的命运还是一样。
我们一天祈祷五次，
安拉却没把天堂移到人间。

炎热的赤道夏天，
油棕园内还很阴凉。
生活要怎样改变，
我们日夜在想。
现实是这么苦闷啊，
真想来个覆地翻天！

知你还有创新改革的初心，
请你为穷人的命运Berjuang！

附记

Berjuang，马来语，
可译为奋斗、斗争、争取。
suami hilang 马来语，
可译为“不见了的丈夫”。

在马来甘榜，适婚青年大都结婚，生下一些孩子，生活困苦，其中有些青年出乡去闯天下，结果外面世界也很艰难，很多人自身难保，久留在外，没有回家照顾妻小，妻儿只好留在家中挣扎求生，或回娘家依靠父母，营养不良，衣着褴褛生活贫困，令人感叹！这种“不见了的丈夫”就是suami hilang。几经争取，国家实施消除贫穷计划，登记“绝对贫穷”家庭，每月发给扶贫津贴数百零吉，让他们度日。成绩好的儿女，就可获得奖学金，这是乡民最大的希望，当他们学有所成，命运就会改变。

17.5.2017

医院是战场（外一首）

◎金苗

（今年的七夕，我进入马大医院，准备进行疏通血管阻塞的手术，医生告知有三条血管阻塞……）

医院是战场
有泥泞也有奇迹
战胜的可以回家
留位给衰弱的病人

在这里
不分种族和宗教
不分语言和风俗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的敌人是同一个
就是狰狞的病魔
唯有坚强和毅力
才有战胜的希望
来到这里
有了珍贵的体会
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
领悟活下去的愿望

医院是战场
要当勇敢的斗士
要有大红花的精神
要有大红花的风骨

喷泉为什么漂亮
因为它有压力
瀑布为什么壮观
因为它没有退路
水为什么能穿石

因为它有目标又持之有恒

光辉的思想发光发热
句句金玉良言
医院是战场
坚强绽放美丽的花朵

今日是七夕
今日是七夕
爱人已不在人间
神游在天上
教我如何不想她

今日是七夕
我住进医院
不能举头望星辰
追寻那永远的光明

那只会说话的燕子在何方
还在天空飞翔吗
如果你遇见我的爱人
请告知我好想好想她

今日是七夕
我心中的爱不变
逃出鬼门关之后
将是另一个更灿烂的黎明
（27-7-2017写于马大医院）

从云端落坠跌了

◎孟沙

横渡新旧时代
迎接五花八门
静静地死神
谑戏问访
这给虚幻游白了一趟

梦醒省来
从云端落下
跌了踩趔
摇动晃作脑经筋无序

理还乱
无从翻落
天地旋转

（27.5.17病中）

●锤夏田

蝉的爆发

秋风萧瑟
只有菊花傲然招展
不知名的林子湿土里
上亿蝉虫破土 如潮蹿出
以冲线之姿
争先爬上众树
觅处藏身 等待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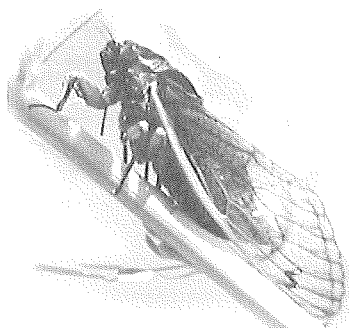
十七年了
它们蛰伏深土
忍受种种变化
避过异类舌尖
如今 只待爆发

蝉爆陡地响彻
在林子 在天际

题记：

蝉，产卵树枝，孵化后掉落地上，深蹿土里，蛰伏17年，破土而出，等待羽化，然后求偶、产卵、入土，又等待另一个17年轮回。

(2017/7/7 哥文宁城)



诠释禅音
且欢畅翔舞
但生命仅短短一月
蝉们
饮露觅偶 相拥燕好
便又进入不死轮回

十七年一爆
禅音代代不绝
可叹人间六十年
潜藏心中的热盼
虽锲而不舍
仍求索未及
何时才能作狮吼
欢呼蝉的爆发？

适耕庄行

●李楠兴

风筝拉长天空
海螺枕累长滩
渔舟已入港
带着鱼获
带着暮色余辉
今夜梦在岸上
心中踏实

滩上有弃船
船只的不能出海
总有一个沧桑的故事
望海说浪
只能伴游人
看落夕阳

适耕庄有梦
渔米相拥成趣

2017-9-1

几朵落单的云
遮不了白日
云本无心
白鹭更无意
在田中留爪印
无法留下永恒

打开天空
说起亮话
插秧机在田中
拼着绿色的图腾
是农民下一季的期盼

九月
是阳光空气水
交会的时光
阿嬷的家
田园之歌奏起

林边抒情诗（二）

情到深处
——给舒眉

之九 回家感觉

从有缘分享
你的故事开始
我平静的心湖
便有异常的跳动
随着你的喜忧
开心或失落
我隐隐听到
灵魂深处的轻唤
一种回家的感觉

之十 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
一通电话
让百多里遥的路程
缩成小小空间
多少从心出发的
夜半私语
也许只有时间
在悄悄窃听
最后都变成一瞬
珍惜与关怀

之十一 往事

往事是苦涩的回忆
那怕是悲哀与快乐
都会成为过去

今天也一样
为了明天的生活
日子再坏都要继续
当有一天回想起家
所有的苦涩
都会变成甜蜜

之十二 举重若轻

你扛起了
生活的重负
以一副瘦削的身躯
眼泪与折磨
没有压弯你的双肩
你一身倔强
化作勤奋与斗志
然后用笑容
以轻盈的脚步
回应了
现实的考验

之十三 心园

日升日落
潮起潮退
每个日子如斯度过
有谁想到它的变化差异
我何尝不是这样
直到你的出现
天地似乎忽然转型
花朵从来不曾那么盛开

月亮的光晕今夜最辉明
我的一座心园
一夕之间变得苍翠葱笼

之十四 时间快马

时间是一匹灰马
我乘骑过，你也是
我们都从马上摔落
多少年后回顾
一段蒙尘的经历
大家相顾而笑
然后洗净一身晦气
那时间的骏马
在夕阳下，金光闪烁
我庆幸还能及时赶上

（写于2011年10月26日至30日）

之十五 我的财富

金银珠宝谁不喜爱
拥有的越多
越显得荣华富贵
但是再多的财富
并未曾为我增添暖意
我需要温热的爱情
来自爱人亲切的抚慰
如同星夜温柔光晕
轻轻捧在怀中
永远暖透我心

苦情花

○ 鍾夏田

丰饶的土地
遍长苦情花
花美且芬芳
让人长牵挂

花美惹虫蚁
啮咬兼吞噬
况又带刺芒
中人脓血流

虫蚁饱且胀
呼朋又引类
天天只是吃
丰饶也贫瘠

美土变难地
人多思迁离
远别苦情地
免受苦情苦

花美必有刺
地肥虫聚长
虫蚁共一窝
此事古已然

也想避深山
也想走天涯
几番细思量
宁受苦情苦

(2017/7/10
哥文宁城)

枕上有梦

李楠兴

好梦和恶梦
都窝藏在枕里
有点拥挤
除了在笔下酝酿
也在枝头上营造
宁愿将十个
真实的小片断
凑成一个假故事
却乐在其中

被几串悦耳的话朦骗
瞎摸了一个暑假
下笔难成文
开口不成话
有点邪门
都是一番中国话

邂逅夏天
迷恋夏日风情
不穿衣服的夏天
却把夏天穿在身上
人人眼睛找清凉
仿佛自己成了
金山海滩的一重浪
却在沙上滚得肢离破碎
还满口喃喃情话

圆环档口找凉快
红豆冰诱惑了舌尖
一根冰棒
一份童年情
牵牵手儿学可爱
天真已老
难复当年情

不如木栅走廊风光好
清酒出卖真情
摸不透夏夜的心事
管他星星挂在
谁家的窗帘上
老子明天不早操

道南河水沉吟
看乌啼声叫落
半个月亮
是指南山下
一个远去的梦

2017-6-11

贫

○ 碧澄

鬼都不会相信
贪会变成贫
恰恰相反
谁不贪
才会
贫

昔日贪官污吏
显赫又风光
直到后裔
都尽享
荣华
乐

马六甲王朝末
首相够光彩
子孙玩具
不是银
是金
多

任你长吁短叹
往日的历史
有何教训
涉及的
不是
我

什么人在天堂
金钱在银行
一任现钞
用不完
发霉
爽

赛车

○ 陈彦
(新加坡)

“呼”的一声巨响
一辆紧接一辆
由著名车手驾驶的
名牌跑车
不到一秒钟
已消失在观众眼皮下
在观众席上的人群
无法分辨出
哪一辆跑车领先
观众尚未定神
又是“呼”的一声
也不知道车子跑了几圈
可是观众却说够刺激
只听那连声呼啸
震耳欲聋
就说已经值回票价

静静的天河

○ 植森

我的心在跳动
像天定河波涛般轻微
在生命的征途上
我已尝过贫穷的苦味
也尝过战火的猛威

静静的天定河亘古在奔流
流不尽人间的痛楚
流不完人间的悲凄
却早已把我天真的童年流走
只留下我内心的歉疚

喜闻呼声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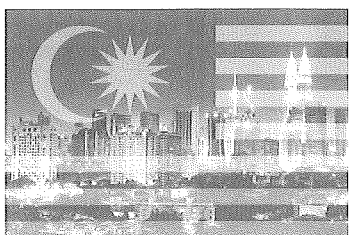
○ 驼铃

屏幕上四通八达的航线
告诉我满天人来人往
你真禁得了凶徒入境?
霸主还得有霸主的智慧
鼻孔冒烟当心烧伤自己

科技已然改变人类文明
什么思想什么主义
你放弃不放弃都没关系
现在大家追求的是
和平发展共存共赢

他为何偏偏乐以核武
与你同归于尽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优越
但我知道每一个民族
都有其不可轻侮的自尊

核武战争一旦爆发
你死是罪有应得
我亡却是天大的无辜
愿全面销毁核武的呼声
能压倒两个疯子的叫器



无知，幼稚，成长

◎碧澄

怪得了谁？——国庆日有感

◎杰伦

建国六十年
当年方十九
转眼七十九
在国算来短
在人说来长
请问同胞们
人的一生中
六十有几个
犹忆反殖时
为自由自主
成为独立国
六旬后今日
言论无自由
百姓难自主
文教水准落
经政无可取
贪腐兼无法
债台日高筑
民主高高挂
六十年不变
皆因伪民主
每届均灵验
每届皆掌权
怪得了谁呀
民选的政权
民选政府
(2017国庆日作)

冲出黑暗的狭窄范围
你只会无知的张口大哭
再顺应生存的需要而吃喝
漫长的幼稚期让你增强本能
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灌入知识

摆脱了三几年无知期
无知的定义你全然不知
你甚至不必过问那是什么
处于幼稚时期是一张大皇牌
不止获得别人原谅更多是呵护

成长的过程有长有短
总认为是人生的大胜利
有绝对的自由让你去驰骋
先天的本能加上后天的本领
几十年光阴任你在各领域展翅

成功的意义各各相异
你说事业有成家产亿万
他说子女孝顺家庭又和睦
有人认为身体健康不愁衣食
有人只要不困坐愁城不坐红山

你该没想到到了末端
子女有时竟会说你无知
孙子自言自语说你好幼稚
你本身也无法自辩是否真实
无知和幼稚没人原谅遑论呵护

谁说人生一直在成长
谁就是真正的无知幼稚
上天注定给你玩一场游戏
无知幼稚成长成长幼稚无知
生的代价只有一个终究是死亡



苍鹰

◎草风

高空盘旋的
苍鹰
是没有线的风筝
不靠风，不需牵引
牠自由，牠有劲
要更高，更远，牠
可以做到，要搏击
要追袭，牠隐藏的力
可破长空，快、准、狠
如利箭，如闪电
就是从不发一点声音

(16-7-2017金宝)

鬼月

◎花非花

农历七月
华人称鬼月
七月中元节
人人怕鬼
有禁忌，心怯
其实，全年每一月
每一日都是鬼节
因人比鬼更恐怖、可怕
鬼不易看见，人却常出现
在周围，在身边
天天、时时、刻刻
人在明，在暗，都在
作奸犯科，作孽！

(2-9-2017金宝)

史英诗三首

1. 老来的期盼

生命已若风雨中残烛
我散发毫芒
只因为延续华族文化
而闪亮
尽管眼前阴霾浓
遮去天的碧
总期盼
付出心血后
得以迎来晴空的重现

2. 无题

人格一旦污染难净化
纵然曾稍有声誉
非刻在铜版
祇是在烛上留名
在我那
火热的笔下
便消融
自不能享誉文学史内

3. 温室里花朵

长在温室里花朵
春季时
虽能略展姿
经不起
风霜的吹袭
难耐寒自会凋谢

小诗两首

◎黄裕斌

1. 故居已故

神手蹂躏故居
将我的童年足迹
铲去

故居已故，但
那首童谣
那阵笑声
那段追逐，和
空气中的汗臭味
从未远去

2. 谎言

尽管期许很美，依然是
谎言

原来，匆匆那年说的
再见，不是
再相见，是
不再相见

时事咏三首

林子（新加坡）

亵渎

亵渎华文始至终，
众卿协力可邀功。
事机败露循天意，
司马昭心今古同。

注：2017年“讲华语运动”开幕式条幅，主办方将“听说读写”写成“听说渎写”。

李家风波

冰封百丈筑神台，
阵阵阴风刮地来。
煮豆燃萁祭天下，
皇庭自此必多灾。

注：2017年6月中旬，新加坡第一家庭传手足阅墙。

闻南大食堂禁用华文

族魂已逝殿堂寒，
红豆相思泪未干。
撼树蚍蜉诚可笑，
且看东海起狂澜。

注：南洋理工大学食堂禁止摊贩采用华文标示牌，引起公众哗然。
2017年6月

春山诗旅

《猴山观日落书怀》

（七律）

七二春秋弹指挥，
猴山纵目涌遐思。
髻年颠沛异乡泪，
墙月皓莹霜菊诗。
惭羡俊贤彪懋绩，
欣栽桃李勃丰枝。
夕阳霞彩弥天赤，
心境依然少壮时。

2016年4月6日

* 居处昔称“猴子山”，可眺山峦翠黛，可观落日霞天。

《喜奏琴酬故人深谊》

（失黏格）

罹疾三年贵客稀，
依依杨柳问归期。
今为诸君吹一曲，
高山流水亘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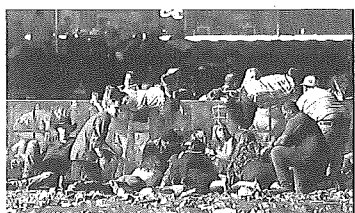
2016年8月25日

后记：2016年7月31日，与王涛、唐君复、新加坡诗人秦林前往都门“大爱之家”，探慰中风住院疗养的作家孟沙。兹代之赋诗一首，聊寄感怀。



· 金睛

赌城在血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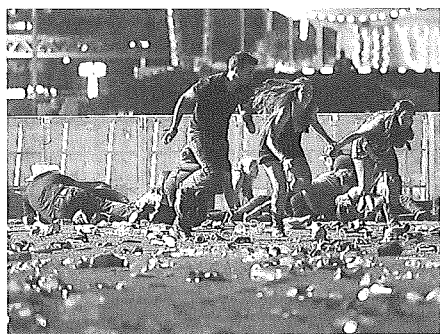
杀猪的
叫屠夫
我是杀人屠夫
我是世界上公认
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度
国民

世界上的人都说
在我的国家
只要你有本领有能耐
心想事成
连做总统也可以
你看我们今天选的
总统
财雄势大
他口出狂言器张囁舌
我们也认可
他有这样的权利

牛排乳酪啤酒
我吃饱喝足
多享受的花甲之年
收购枪械是我的
嗜好
我收集到各种枪械
也买到很多子弹
我要施展一下

我的神枪绝技
那天人头胴体不断涌现
迷哥迷姐观赏歌星演唱
我站在摩天高楼
望眼镜里黑压压的人头
相互挤压的胴体
真像天上飞的野鸟野鸭
真像树上累累的果实
真像奔跑追逐的野兽
我是个武装的猎人
拿起已装上子弹的枪枝
朝向那一个个的头颅
踊跃欢呼的胴体
飞驰的子弹
在狂笑在欢呼
在我的望眼镜里
这些活动的头颅胴体
在嘶喊在挤压在奔跑在倒下
我的血液高涨我在牛吼
这枝枪的子弹射完
我又拿起另一把枪
继续扫射
我歇斯底里喊叫
真过瘾真刺激
我的国家赋予我的权利

我可以任意而为
我可以用我的枪
射杀我看不顺眼的人
这就是我的国家赋予我们的
权利
只要我们能拼搏有能耐
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
事情
我今天举枪射杀
那些正在寻欢作乐的
也是我拥有的权利
我杀了那么多人
我是难逃一死
我死了也是死在
一个有自由有民主
人人公认
最强大最了不起的国家
我很光采 我很荣耀



· 2017年10月3日报章图文并茂报道美国赌城拉斯维加在血泊中50余人被屠杀500多人受伤，凶手年过花甲，生活养尊处优。

我的梦

我
存在
有聪明才智 加上打拼
荣华富贵 香车美人
高楼大厦
都是囊中物
连总统宝座
我照样可坐上
我的梦 不是梦
梦想成真

只要我喜欢
看不顺眼
有悖我心意
我就打杀
我就发兵侵占
这些都是有违道德良心的事
但这些都不存在我脑中
我的思维里
我存在
只是要实现我的梦

我
存在

有聪明才智 加上打拼
我已丰衣足食 人强马壮
卫星 飞弹 战机 坦克 舰船
潜水艇
都齐全
我曾受屈辱 在过去的百年
不要说白人的大炮飞机
舰船
可以任意在我的土地上
掠夺打杀
连一个不起眼的蕞尔岛国倭寇
也可以在我土地上
肆意妄为
过去的屈辱
导致我愤发图强
才有今日的人强马壮 富裕有余
还可接济穷朋友

我也有个梦
礼义廉耻 忠孝仁爱
我的人生准则
和睦的家庭
相互照顾的兄弟姐妹

也关顾左邻右里
远方素不相识
还在挣扎的人群
我伸出援助之手

我自己强大 丰衣足食
别人也由于我的帮忙
也在强大 也享受丰衣足食
我平等接受别人
别人同样平等接受我
奋斗过程长而苦
获得的满足
自我的快感

世界大同
我的先人的梦
也是我这一代人的梦
梦想成真
世界大同
这才是
我的梦

2017-10-2

隐 语

◎二炮（新加坡）

某大国与某小国互为邻居，大国虽大，却不欺负小国，始终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这项外交方针也深得国际上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然而，小国长期研发核武，令大国十分忧虑。试想，一个定时炸弹时刻在身边，不知何时引爆，让人提心吊胆。

这年春节，大国举国上下沉浸在过节气氛中。春节庆祝会上，大国领袖

与高层坐在宴席上，正等候上菜。空气中飘扬着华乐《喜洋洋》，笛子声部的重迭、顿音，轻快活泼，增添了节日的欢乐，领袖的两根手指头在桌面跟着乐曲打节拍，心情很是愉快。

这时候，办公厅主任脚步匆忙，走向领袖，凑到他耳边说：“老总，小国不派代表参加庆祝会。他们的新领导下个星期上任，大使想探外交口风。”

“明知故问！”老总露出不悦之色。

“他们正等着回复。”

老总侧着脸，想了想，无意间看到桌上的蜜饯，他摸了摸下颚，跟办公厅主任耳语一番。

隔天，小国外交部长把一份礼物送到候任领导手中，说：“我们探不

到口风，只收到这个，说是给您的贺礼。”

小国领导皱了皱眉头，慢慢地把礼物拆开，原来是一盒陈皮梅，上面写

着两个大大的字：无核。

三人行

◎张记书（中国·邯郸）

刘备、关羽，张飞上师大的时候，是三个要好的朋友。他们被同学们戏称三国时的“刘、关、张”。于是，他们就真的在学校附近一个桃园里举杯结义。毕业的时候，再表同心，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祖国这台大机器上，为社会的繁荣昌盛多做贡献。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进，决定每十年国庆前夕，由大哥、二哥、三弟分别做东，共叙分别十年来的各人情况，设计下十年的工作计划。

毕业后，他们分别分配到祖国各地三个不同的学校任教。开始还有书信来往，各人的情况相互了解。后来，都忙着成家立业，便联系越来越少。

第一个十年相聚的时候，他们都脱离了教师岗位。刘备从政当上了某县县长；关羽下海经商，已成了大老板；张飞因在学校时就爱好写作，走上了写作之路，调市文联当上了专业作家。

这次召集人自然是刘备。他把两个兄弟召到某市天上人间大酒店，订了个千元一桌的包间。反正作为一县之长的刘备，一切消费是可以报销的。这次相聚，刘备和关羽都是坐着高级轿车来的，只有张飞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破自行车来的。见面后，刘备、关羽都向张飞调侃，要他换辆轿车，如果经济困难，可以无偿赞助。张飞说，别介，还是骑这破自行车好，更能接地气，体察百姓疾苦，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

这次聚会，刘备、关羽收获最大，他们情不自禁制定了口头互惠互利条约。刘备预测后十年房地产升温，劝关羽该做房地产生意。他还告

诉关羽，他正在活动，要到市内担任抓城建的副市长。并且已走通了门路，很快走马上任。于是，他们连干六杯，预祝今后合作六六大顺。只是冷落了张飞。分手时，他们再次与张飞调侃，说你就当你那书呆子吧！如果有兴趣，给两个哥哥各写一本报告文学，也可弄个十万、二十万的润笔费。

转眼又是十年。眼看国庆节又要到了，张飞仍无接到关羽邀请相聚的电话。这十年里，他没少听到关于刘备、关羽的闲话。5年前，刘备由副市长提升为市长，并提出该市“3年大变样”的口号。由这个口号开路，该市旧房拆迁进行得如火如荼。人送刘备绰号“一枝梅”（一指没）。他整天坐着轿车满街转，看哪座楼不顺眼，他手一指，这座楼不管新旧，也不管建造的时间长短，立马拆除。一时间，拆得整座城市支离破碎。国务院总理到汶川视察地震情况，返京时路过这个城市，低头一看：怎么？这儿也闹大地震了！

关于刘备收取贿赂的事，更是传说得有鼻子有眼。有的说，仅东西南北四条主干道出市的四座立交桥，就收取贿赂两个亿。也许他拆急了，连市政府也卖给一个煤矿老板，拆迁建

成别墅花园。为此，他的腰包多了5千万黑心钱。

关于关羽的事，也没少往张飞耳朵里灌。一开始，他开发了一个小区，已弄得锅满盆尖。由刘备给他批地，他越干越猛。这个小区房子还没盖好，那个小区又挖地基。资金贷不来，就从民间高息借款。拆东墙补西墙，拆着补着，就走不转了。正赶上房地产降温，他不但成了个穷光蛋，而且又欠下数亿元外债。东躲西藏，像个丧家犬。

张飞给关羽打电话的时候，他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心情不好，不宜见面。张飞在电话中说，身体不好，我给你推荐点药，心情不好，我给你调理调理，正好我在读心理学。

最后，张飞说这次聚会，由我做东，关羽才勉强同意。接着，张飞给刘备打电话。电话是刘备秘书接的，当张飞自报姓名后，秘书很快把电话转给刘备。当张飞说明情况后，刘备思忖片刻，说实在太忙，不行的话，就取消这次聚会吧！张飞说，不行。并谎称有重要消息告诉他，是关系到他的前途和命运的。刘备才答应来。

这次聚会就设在张飞家。张飞夫妇以家常便饭招待两个哥哥。出人意料

是，两个哥哥，这次都没开轿车来，都是骑自行车来的。酒过三巡，他们都打开了话匣子。刘备一会儿说，走仕途真没意思，真想念当教师的年月。一会儿说，儿子孤孤单单在美国留学，真想出国陪陪孩子。只是因为职位问题，护照收到了上级部门了。关羽喝着喝着，就突然大哭起来。说这辈子就希望还清欠下的账，然后轻轻松松去见阎王爷。

这次聚会不欢而散。刘备、关羽走后，张飞久久沉思。心想，这一生还会有第三次聚会吗？

不久，就传来消息，刘备因贪污数亿元赃款，被判处无期徒刑。关羽因欠债过多，无法承受压力，爬上他建造的未完工的一座最高的楼房跳楼自杀了。

张飞决定去搜集他们两个人的材料：一个如何从一名教师，走向仕途，又如何走向巨贪，葬送前途；一个是如何从一名教师，走向商海，又如何被商海巨浪打入海底，葬送生命的。然后写一部警示小说，留给后人思考吧！

他们的故事正应了丰子恺一句话：“这个世界不是富人的，也不是穷人的，是有心人的。”

2017年5月27日

财政

◎吕才易

“你怎么迟了？——”

八点过后，他才骑了老旧电单车赶到村民协会会所，在主席那辆挂着四个8车牌的马赛地旁稍远的地方停下来。

这一天晚上，村协正闹烘烘地举办月光会，来了很多贵宾。有人跟他打了个招呼，但大多数人却只顾把吃的往自己咀里塞，其他的事都一概置之度外了。

那些手口并用，大嚼了一轮炒饭、炒面、米粉、加哩鸡、月饼和柚子等美食的人，又转移到大门外，目光紧盯熊熊火炭上烘烤着的一串串沙爹，直吞口水。

大厅里，桌上的食物残余，用过的纸盘和纸杯，一片狼藉。

“李平富，财政，你再迟来一点，我们就什么都吃完啦！”

“吃完就吃完吧。”他仍然慢条斯理的；一面缓缓地走过去拿纸盘盛食物，一面憨笑着说，“还有，哪吃得完——”

“——沙爹你总共订多少枝——够吃吗？不要搞到丢村协的面子。”主席跑过来对他说。

村协已经走过了二十五个年头，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换了四个。三年前，他们买了眼下这间位于村子商业区的会所；一年多前，又用国议员的万元拨款铺了绚丽夺目的地砖。现任主席是衣着

光鲜的中生代，成功的生意人；脚下油光发亮的皮鞋，踏得地砖咯咯作响，掩盖了众多沙哑的拖鞋声。

“我预算八十个人吃，沙爹订了一千两百枝，和其他这么多吃的——我看足够了。”村协凡举办茶会之类，一般需动用款项，顺理成章地由财政去处理。多年来，他面对这大致相同的提问。

“——我们还有猜灯谜——张文，你是秘书，全靠你了！写点新闻，让报纸登一下，怎样？”主席又转向秘书喊话，丰润的脸堆着笑。

在村协里，大伙儿的确曾经有过一股热诚，但后来渐渐冷却了。当初，所谓共同理念，成立这么一个民间组织，用来联络情谊，为村民谋福利。于是，寻找地方落脚，租会所，申请注册。也多亏他们看到问题，考量地方上的实际需要，成立福利组。筹钱购买桌椅、厨具、帐篷和照明设备，以便村民遇上丧事时借用。附设老人会，为逝世组员筹集帛金，又以低廉收费替丧家搭建帐篷，提供场地做法事，和摆放桌椅招待弔客。收入统统充作村协经费，一举两得。入夜时分，主席率领一众理事前去致祭——

然而，搭帐篷可是一项考验人的工作，更少不得持

之以恒的精神。起初，大家还可以兴冲冲地凑合十人八人去做，年复一年，则是一个个，包括应该起带头作用的人，拍拍屁股走了，只剩下福利主任陈祺振独自去发愁。

而财政也不好当，每个月得家家户户去催收月捐，也不一定收得到，往往要走很多趟。

这时候，不会说话的牛和马——财政和福利主任，搭配起来才能成事。

大家看在眼里，财政李平富常常以电单车载着福利主任陈祺振，顶着烈日，满村子去催收月捐。

回过来，他也帮着搭帐篷，一文弱一瘦小的两个老人，在木架上荡秋千似的忙着。有一段日子，他为生计去邻村割胶，还特地赶回来支援。事主为略表谢意，一般上会给他们包个小红包，那确是归自己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许多团体未必是得力于头头的领导，往往是几个二三线的人，什至是一两个人在竭力支撑。而成果与风光呢，那倒是归头儿一个人的。

如今，青黄不接，财政李平富又不时闹关节炎，行走吃力，沿门挨户催收月捐，和扛木拉帆布搭帐篷的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而商业性搭帐篷服务也来抢滩，效率高。日渐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对村协的廉价服务啧有烦言，它该也是到了转型的时候了把？

（文转第76版）▶

窝囊丈夫

◎唐君復

江到为人小肚鸡肠，好高骛远，工资少、小生意不做，只想干一番大事业，一举成名。

前些日子，岳父不知情的对他说，某间餐馆要聘请做凌晨工的职员，推荐他去做。

他不尊重长辈也罢，还不客气地说：“您傻了？凌晨正是好睡时刻，要我去做工！”

岳父被气到心抽搐，真想臭骂他一顿。结果老人释怀豁达胸怀，容忍下来。

另有一位友人，好意介绍他去卖豆腐。当江到听说每块只赚一毛几分时，就大发雷霆说：“赚那一点蝇头小利，维持个人开销都不够，怎能挣钱买屋买车。”友人说：“暂时先做下去，改天找到好赚钱的生意再改行！”江到说：“照你这样说，倒不如在家养好精神，有机会再去拼搏，不是更好？免得今天做一样，明天又做另一样，换来换去，太麻烦。”友人被不肯屈就现实的江到气煞，心里发誓不再帮他寻找工作。

►（文接第75版）

李平富盛了一点米粉和拿两块炸鸡肉，坐下来才吃了一口，猛一抬头，正看见高高地挂在他对面墙壁上

江到是美娟的丈夫。当年，在她不了解丈夫的为人秉性，以及处事态度下，就嫁给这种一生都不知悔改，不肯谦卑低头就业的夫婿，已十多年，不满之心也日益加深。

美娟在小食中心有一个卖粉档摊，每天清晨无论天气好，或风雨大作，都坚持骑摩哆出来开档做熟食生意，任劳任怨，艰辛地挣钱持家。

假期日，食客多，生意火爆，美娟怕独自应付不来，便预早低声下气地劝丈夫出去帮忙捧食物给食客，收碗筷抹桌子的工作。

但丈夫却不体谅妻子辛苦挣钱养家，反而挖苦说道：“这些轻如羽毛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你做的，为何要我出手帮你做。我要睡到自然醒来，心情好才会出去帮你。”

其实，丈夫来到面档，已八九点，食客已散。他便乘机喝咖啡吸烟，找人聊天阅报。

那年，农历新年即将到时，美娟对丈夫说：“新

年少人开档卖食物。我想在年初二开市做生意，要你帮忙。”丈夫说：“新年期间，大家都放下工作休息，拜访亲朋戚友。你从年头做到年尾，难到还做不腻？要做你自己去做。”

美娟被气得七孔生烟，迅速地说出心里憋住已久的话：“有工作要你做，还说三道四。你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男人；我们离婚吧！”

江到很快地说：“离婚就离吧，免得我的运气被你克住翻不了身，工作财运都不通顺。但是，先把话说清楚，你仍要照旧每天给我四十令吉生活开销，一直到六十岁退休为止。而且，每个月你还要替我缴交公积金！”

美娟听了，严厉地骂：“你这个齷齪的男人，真不知羞耻，养一头狗好过你。”

好吃好住的江到，喜皮笑脸地问：“婚离得成吗？我正想听你回答！”

美娟背驮着窝囊丈夫，要在那天才能把他撇开？她感到茫然，不禁泪流满腮。

懂得争取？

“你就尽管挂自己的照片去吧！我可没兴趣——”他默默地想，心平气和。

但他也只能这样了吧。

四位卸任主席的天大的人头照；那是不久前一位年高德昭的元老建议，经理事会认可悬挂上去的。一张张笑脸盈盈的，不知道是满意自己领导有方，还是嘲讽别人不

钟灵旧事

PART VI

《场78》

INT.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客房。深夜。

◇◆烛光摇曳，乍明乍暗。小桌上杯盘狼藉，几个空酒瓶东歪西倒。

◇◆半醉的致钢卧床，轻佻地挑逗妓女。妓女替他宽衣解带。

◇◆致钢翻身压住妓女，饿虎扑羊。

◇◆窗外起风，烛光摇曳得更激烈。

《场79》

INT.地点和时间同上。

◇◆床上妓女熟睡。钢抱膝依坐床头。

◇◆月光下钢的面庞依稀可见。钢紧皱眉头。

Flashback

◇◆老何对他大声斥责，“混入妓寮是执行任务！是睡干铺，你倒好，什么都来，还敢敢睡湿铺！假戏真做啊！你目中还有党的纪律吗？”

◇◆无声：老何凶神恶煞，大声谩骂的大特写。

◇◆无声：少年先锋队的同志们一个一个诡异的眼神。

◇◆无声：唐亚南在学生时

代，台上演唱。

◇◆无声：钟灵中学篮球赛，休息时段，唐亚南递给致钢一个茶壶，钢仰首一饮而尽。

◇◆唐亚南泪汪汪，深情地向他诉说什么。

◇◆钢埋头两膝间，身体一阵阵抽抽。

《场80》

INT.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酒吧。深夜。

◇◆致钢和彪形大汉对饮。大汉是个大胡子，灯火昏暗可是他仍然挂着墨镜。大汉身后一个小桌，保镖自斟自饮。

◇◆致钢频频替大汉倒酒，说好话。

--钢--

姓黎的不是个东西，只要您老能够说得动小野太君，把他拉下马，这个厂小弟让贤，您当大股东！虽然只是个椰油厂，油水也不太差的！我堂弟？有我和他说，肯定没问题！（把桌面上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推给大汉）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大汉捏捏包裹，笑笑，把它递给身后的保镖。

--大汉--

小野太君也不是轻易说的

动，公事公办的一个人，虽然爷我跟他是有交情，很多事他还要我帮他弄湿手的。你明白吗，弄湿手。

这样吧，爷我就试试吧。

--钢--

那个姓黎的自以为是宪兵部的大红人，从来就看不起谁，做事太太霸道了。唉，我家给他呀，玩得惨啰！

--大汉--

别的事，慢慢来。反正爷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哈哈！我们喝酒吧。不过——接下来的节目，可不能让爷扫兴哦。哈哈。

--钢--

那一定，那一定！您身边的这位爷也都安排好了。

--大汉--

那么一场朋友，我们就不客气咯！（对着保镖大笑）

《场81》

INT.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客房。时间同上。

◇◆镜头只见一双神秘的手摇着小瓶子把粉状物倒入酒壶。

◇◆手抓酒壶摇晃，使药溶入酒中。

《场82》

INT.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

客房。时间同上。

◇◆大汉赤裸上身，下着内裤，左拥右抱两个妖娆女人。

◇◆钢也赤裸上身，下裹沙龙。

——钢——

您老今晚可要赏脸，您老赏脸小弟脸上有光啊！（从场81的酒壶倒酒，敬酒）这杯，交杯酒，哈哈，交杯酒啊，您老一定得赏脸！

◇◆二人碰杯饮尽。

——钢——

（对二妓女）今晚两位是嫂夫人，好好伺候我的兄长大爷，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使出来，重重有赏！重重有赏！

◇◆二女吃吃笑着搀扶大汉上床。

《场83》

INT. 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客房。时间同上

◇◆钢与大汉的保镖谈话，安排他和妓女入房。

《场84》

EXT. 彼南岛许致懋在海滨的旧居邻近海滩。深夜。

◇◆海浪有节奏但是慵懒地拍打海滩。一轮明月冉冉升起。

◇◆远处大岩石上致懋和殿雄促膝谈心。

◇◆主要是殿雄讲话。致懋把身体紧紧抱成一团倾听。

SFX海浪拍岸的声音。

《场85》

INT. 彼南市大东亚旅馆内的客房。深夜，时间紧接场83。

◇◆大汉的房间。大汉赤条条横躺床上，鼾声如雷。二女卧其旁。

◇◆撬门声。

◇◆一女惊醒张望。接着另一女人也醒了。

◇◆钢推门而入，手持短枪。手指二女，警告她们闭嘴。

◇◆钢一个箭步上前，扑向大汉，抓起枕头以肘猛压大汉脸部。

◇◆二女惊叫，顾不得穿衣夺门而出。

◇◆大汉待要挣扎，钢早已把枪扎入枕头连发两枪。枪声沉闷。

◇◆钢跳下床，蹑到门后隐蔽。

◇◆不一刻大汉的保镖持枪闯进来。钢急以枪指着他后脑。

◇◆此时外面已经有人围观，惟无人敢胆踏入房内。

——钢——

把枪丢掉！丢——掉！

◇◆保镖扔掉手枪，双手抱头，哆嗦着蹲下。

——保镖——

老板饶命，我狗命一条…不值得，不值得…饶狗命呀，许大爷！

——钢——

还知道大爷我姓许？给鬼子当走狗，残害人民，你们几条狗还知道个怕？迟了迟了迟了迟了！

◇◆保镖伏地嚎啕大哭。

——钢——

爷没时间和你玩了！（朝保镖后脑勺碰碰射了两枪。）

◇◆连忙搜索大汉的衣裤，找出刚才送出的金条，纳入包袱。用布把半个脸包扎了，只露眼睛，这才大摇大摆出门，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

《场86》

EXT. 如场84。彼南岛许致懋在海滨的旧居邻近海滩。深夜。

◇◆大岩石上致懋和殿雄促膝谈心。

Montage: 无声

◇◆五个日军兽性大发的狰狞面目。

◇◆墙上五个兽兵张牙舞爪的投影。

◇◆学生时代的唐亚南在台上演唱《玫瑰三愿》。

◇◆墙上投影：兽兵们如狼似虎蹂躏弱女。

◇◆日军大轰炸。大阴沟中，唐亚南和致懋相拥，哆嗦着望天啼哭。

◇◆唐亚南朝天，恐惧而哭泣。

◇◆大海中唐亚南将溺水，凄厉地嚎叫求救。

SFX海浪拍岸的声音。

《场87》

EXT.地点和时间紧接场84。

- ◇◆岩石上致懋抽泣着紧紧拥抱殿雄。

Montage

- ◇◆唐亚南疯疯癫癫，衣冠不整地在街头喃喃自语。
- ◇◆烈日下唐亚南在海边漫步。凝视大海良久，正是涨潮时。走入海中，海水已经与腰齐高。她驻步海中任由海浪冲击，再跨前一步吗？她犹豫不决。
- ◇◆唐亚南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倒在故居的断墙边。
- ◇◆殿雄给卧床老妇喂汤药。小桌上有一小袋米。唐亚南眼神呆滞坐着。
- ◇◆殿雄把哭泣的唐亚南轻轻搂入怀里。

《场88》

EXT.彼南市日军宪兵总部外空地。中午时分。

- ◇◆民众围观日军斩人头。
- ◇◆主持仪式的是身穿黑色和服的宪兵头目长毛怪。黎天祥在其旁协助。
- ◇◆三个待斩囚犯有日军看守着。
- ◇◆民众围观者越来越多。
- ◇◆长毛怪看看腕表，向黎点点头。

——黎——

(用闽南语向民众宣告)各位彼南市的乡亲父老，大家好！小弟看到大家热心支持皇军维持彼南市的治安，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感激！平平(彼此)彼南市的唐人，应该互相体谅，互相支持！接下来，有请大日本皇军宪兵部主任安倍太郎跟我们讲话，请大家大声拍嘴(鼓掌)欢迎！

- ◇◆长毛怪踏上一个肥皂木箱，环顾四周一下，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用日语讲话，声调温柔亲切。

——日宪兵华籍翻译

(闽南语)——

太君说，拢总(所有)人的头本来都应该斩斩掉的，因为对天皇陛下和大日本帝国根本无真正的效忠！只不过是天皇陛下的仁爱，怜悯众生，让彼南市的唐人，头颅暂时寄放各位的肩膀上！

- ◇◆长毛怪点头微笑，继续讲话。语调柔和可亲。

——日宪兵华籍翻译

(闽南语)——

各位，还是有人唔知死活，专门跟大日本帝国作对！这样就害死各位彼南市的善良的百姓了。

- ◇◆长毛怪讲话，讲完了，环顾微笑。

——日宪兵华籍翻译

(闽南语)——

前几日，有重庆和共产党的匪帮、捣蛋分子入来我们的

彼南市作乱杀人。这是大日本皇军所不能忍受的！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杀一个人，赔三条命！

《场89》

EXT.彼南市日军宪兵总部外空地。时间紧接上场。

- ◇◆围观民众在将到正午的热天下擦汗，有点不耐烦了。
- ◇◆宪兵部屋顶的太阳旗。
- ◇◆安倍太郎执武士刀在磨刀石上来回磨了最后几下，用布细细拭刀。
- ◇◆日军在每个待斩的人犯前置放一个大竹筐，三人中的两个见状，早已瘫痪，倒成一团。
- ◇◆黎天祥也紧张起来，坐立不安，猛搓着手，汗流满额。
- ◇◆围观人群中赫然出现两个熟悉的面孔：许致懋和梁殿雄。
- ◇◆安倍太郎仰头看太阳，又看看腕表，将到中午十二点正了。他向黎天祥下令开始。

——黎——

(闽南语)各位，时辰到了。今天吾人很荣幸的是大日本皇军宪兵部主任安倍太郎亲自出席操刀，送人犯上路！大开眼界，这是吾人彼南市的百姓大大的荣幸啊！

- ◇◆两个日军拉扯第一个人犯，其中一人强拽人犯头发，努力让他挺直。
- ◇◆安倍太郎把武士刀递给

身旁的卫士，慢条斯理地把长发束成脑后一个发髻。然后从容不迫地双手按膝，向四方的民众分别作了三个深深的鞠躬。

◇◆卫士毕恭毕敬，双手把武士刀递还安倍太郎。

◇◆安倍太郎双手执刀，一步一步走向第一个待斩的人犯。

SFX（其一人犯嘶声喊：马来亚共产党万岁！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安倍太郎面目狰狞，双手操武士刀，高举过头，大喝一声，朝下砍的特写镜头。

《场90》

INT.《樱之园》游艺场舞台后台。夜场过后，游艺场的打烊时间。

◇◆致懋和殿雄四处打听唐丝乐的下落。

——女艺人甲——

她人呢，谁知道。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了谁，谁还管得了谁？很多天没来喽！

——女艺人乙——

找唐丝乐吗？那个唱歌的小妖精啊，八成是给日本军官讨去做小老婆了，做少奶奶，享福喽！

——女艺人丙——

她呀，怪可怜的，可是这世代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啦。那天听说有人来看她，讲了什么。过后她就

哭得一塌糊涂了。再过后，就不见啦！

《场91》

EXT.彼南市郊山区，某难民聚居处。下午。

◇◆许致懋和梁殿雄离开破旧木屋。

——梁——

前不久我来看她的母亲，人还很健谈。这才一个多月的事啊！

◇◆懋低头不语。

——梁——

短短三几年，父母双亡，亚南变成丝乐。李老师也没了。钟灵的竹林四怪，温九思也牺牲了，致钢失踪了，连你家的麻油厂也被人吃掉了。不幸出生乱世，还不如投胎做狗，可以糊里糊涂。

——懋——

亚南她不会自己寻死吧。

——梁——

我想，亚南要死的话，当初早死了。当初扛过来了，现在这个应该也能够过去的。致懋，你的亚南远远不如你想象的脆弱。至少比你我强！我告诉你，唐亚南是一个女中豪杰！英雄！要不是让你捷足先登，我要的！

◇◆懋无奈一笑，无语。

——梁——

致懋，我会继续让人打听，找到人交给你。

◇◆懋紧紧揽住梁的肩膀，轻轻地说谢谢。

《场92》

INT.彼南市郊天德园小木屋，现已荒废多时，杂草丛生。见场8和场38。深夜。

◇◆老何与锄奸队秉烛开会。与会者还有致钢和另外五六个人。

◇◆老何坐桌首，跟前摆着一把短枪。

——何——

因为槟城岛没有地理条件打游击，党才求其次，让我们关门打狗。有了党的锄奸先锋，展示党在槟城岛的力量，这个意义重大！鬼子打走了，党卷土重来，还大有作为！

◇◆大家全神贯注聆听。

——何——

以目前严峻的形势，党在岛上的力量还是单薄的，量力而为，谨慎行事还是必须的，否则仅有的力量也将被摧毁。（注视致钢）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冒险主义——只能把党带进万劫不复之地！许致钢，你说呢？

——钢——

（对大家）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崇尚真理，讲真话。我就直说了！想当年，渡海之前老何是何等英勇、有气魄，那个叫气吞山河啊！连咱班班主任李善一都是每提翘大拇指！可是官做的越大，胆子变得越小，畏头畏首，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事！革命不敢牺牲，讲

革命等于放屁！

◇◆老何铁青着脸，让致钢说完话。

--钢--

小鬼子气焰嚣张，横行作孽，我们却连一个武装队伍都拉不起来。比起马来亚其他的州属，我们檳城最软弱的，不是吗？没有地理条件！人家城市也有城市的游击队呀！不信可以去问史大林同志！现在我杀了一个汉奸头目，就惊动了鬼子，对党不利啦，是不是？

◇◆老何咬牙切齿，体态僵硬。其他与会者坐立不安。

--钢--

我打死了两条为虎作伥的恶狗，人心大快，可是在领导看来却变成了罔顾党纪——捅了蜂窝，引火烧身！我的党龄浅，党性弱，年少无知嘛，乱说话，请同志们指正。报告完毕！

--何--

（忍住）你是讲完了吧！还有谁要说话吗？

◇◆没有反应。一片肃静。只听到夜里雨后的蛙鸣。

--何--

现在我代表党分区中委向亚钢同志提出几个问题：

一、罔顾党的行动令，擅自作主，决定打狗的目标。这个是不是违反党的纪律？

二、党对党队伍的纪律的要

求，是鲜明的。亚钢擅自行动，独来独往，连直接负责的上级都蒙在鼓里，事后还得依靠群众，才获得情报！这个是不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三、接受党的任务，潜伏在妓寮里……

--钢--

（举手）报告！不用讨论了，我亚钢都认了！严重抗旨，干脆现在把我毙了！（作状伸手摸桌上的短枪）

◇◆何急忙把枪抢走，塞入腰带。钢自己掏枪，左右忙扑上前把他按下。

--何--

（举枪指向致钢）你还是马来亚共产党吗？造反了你！

--钢--

（被二三人紧紧抱住）老何，你紧张什么。我亚钢的子弹是永远留给敌人的。更何况老何你还两次救过我的命。放心啦，哈哈！

（正色）我不和你争，党要宰要剮、随党尊便！我哪，只要有一口气，长毛怪头颅，我要定了，谁也甭想拦我！

◇◆老何愤愤起身，打开窗抽烟。众同志按着致钢好言相劝。

◇◆致钢推开同志。

--钢--

老何，有事随时奉陪！我先告辞，您老保重。同志们后会定期！

《场93》

EXT.三井食品株式会社麻油厂大门（现在只产椰油）；见场50。黄昏。

◇◆黎天祥毕恭毕敬地跟在日军军官身后出现。随后四五个员工扛着大瓶小罐，小心翼翼的置放在大门前插两面日本小军旗的大轿车的行李箱里。

◇◆黎笑吟吟向着车里人连连作了几个90度鞠躬。保镖们跟着老板的屁股鞠躬。

◇◆化装成老翁的致懋在厂外卖茶水的小贩处以眼睛余光望着黎天祥的背影。

《场94》

EXT.黄昏时分。彼南市区中心的游艺场《樱之园》的歌台。

◇◆歌台上艳舞团表演。台下观众看得如醉如痴，频频呼叫喝彩。

◇◆台下正中一张圆形大茶桌。长毛怪着黑色和服坐主位。黎天祥在旁斟酒献烟。他们身后站着日宪便衣人员。台下各个角落有日宪军装武装人员警戒。

◇◆游艺场入口处，许致懋和梁殿雄二人排队买入门券。

◇◆二人走到歌台隔壁的茶室，在角落暗处坐下。

**茶房甲上前。

-- 梁 --

(粤语) 矮仔在吗?

-- 茶房甲 --

(向内用粤语呼叫) 矮仔有人搵(找)!

◇◆矮仔从泡茶间出来。见梁径直上前坐下。

-- 梁 --

(粤语) 来咗?

-- 矮仔 --

(低声) 肯定啦! 逢拜六下午一定来睇肉弹。今次重带来个喇仔官(粤gaazai: 日本人)!

◇◆梁说谢谢, 暗暗递给他一叠日军香蕉票。

◇◆梁与懋互相换个眼神, 会心一笑。叫茶。

◇◆黎天祥用小茶壶大口喝茶, 看着台上表演, 目不暇接。看到精彩处, 口涎直滴。

◇◆长毛怪斜视黎的猴急丑态, 闭目养神。

◇◆一个兜售花生米和瓜子的小贩走近台前叫卖, 有意无意的向长毛怪扫了一眼。

◇◆日宪便衣人员趋前驱人。

◇◆小贩一拐一拐离去, 到后场兜售。

◇◆台上鼓声大作, 艳舞演到最高潮了。

◇◆长毛怪依旧闭目养神, 嘴角微笑。

◇◆小贩向台上回头望: 我们仔细一看, 是化装跛脚小贩的许致钢。

SFX高空远处传来沉重的航机引擎声。

◇◆致钢敏感地仰首眺望。

◇◆长毛怪睁开眼睛朝天寻索。

◇◆视线尽处黑暗中, 一撮闪烁的灯光从槟岛的西北方, 印度洋方向上空向彼南市区运行。

◇◆飞机引擎声越来越逼近了。

◇◆天空这才出现从地面发射的几束照明灯光。

◇◆长毛怪跳起来, 指着天空乱嚷叫。观众开始乱纷纷。

◇◆现场大混乱。民众窜逃现场。

◇◆致钢的眼睛搜寻着长毛怪的踪影, 无奈人流乱窜, 不得要领。

SFX迟迟的警报声这时才开始懒懒地响起。彼南市区邻近的码头地区传来一连串的轰炸声。通天映现红光, 像放烟花。

◇◆这是1944年10月22日, 盟军第一次轰炸彼南。

◇◆梁与懋一边随着人群奔窜, 一边欢畅地挥手, 朝天狂笑。

《场95》

EXT 彼南市区天德园小木屋邻近的小树林, 见场92。深夜。

◇◆致钢在月光下练习发射短枪的姿态。他的右臂以白纱布重重包缠, 只

露手掌。吊带挂在脖子上, 伪作受伤包扎状。

◇◆钢作跌倒状, 一卧地左手掏枪, 递给右手, 指向树干上钉着的长毛怪画像, 模拟射击。

◇◆钢反复练习动作: 支拐杖蹒跚走路; 突然绊倒; 倒地后左手迅速从布袋里掏出已经上膛的短枪; 递枪给右手; 射击。

◇◆钢走到钉在树干上的手绘长毛怪大头像。盯着像中人。呸! 往像吐了一口口水。

◇◆像中人是漫画式的长毛怪, 对着致钢, 幻觉中变成真人, 挑衅地邪笑起来。

SFX长毛怪的笑逐渐大声, 变成狂笑, 震耳欲聋。

◇◆钢仿佛着了魔, 怔怔地站着。

◇◆钢回过神, 狠狠死盯着画像, 良久, 笑声变小, 渐渐消失。

◇◆小树林恢复夜的宁静, 只有虫鸣。不一会淅淅沥沥下起雨了。

《场96》

EXT彼南市区一个尼姑庵的难民施粥棚。午时。

◇◆茅屋里的厨房几个大锅的稀粥, 热气腾腾。难民排队, 手捧碗、杯各式各样器皿盛粥, 然后在尼姑庵外席地而坐喝粥。早到的还分到一根

烤木薯佐餐。现场虽是数十人，皆有气无力，只听悉悉簌簌或呻吟或吮粥声。

◇◆分粥工作人员六七人，过半是年迈尼姑，余者俗家妇女。

◇◆其一蓬头垢面的少妇是唐亚南。

《场97》

EXT 彼南市区。1945年1月11日白天。

◇◆美国空军十五架B29空中堡垒编队出现彼南市靠近码头地区上空。

◇◆（彼南岛日军空军和高射炮都没有反应）。

◇◆美军轰炸彼南市政府建筑物。

◇◆槟榔律的日军总部大楼（俗称四方楼）最高的四楼上一群日军军官眺望着二公里外码头地区的轰炸情况。有者向高空的轰炸机指手画脚。

◇◆长毛怪是其中一个军官。他放下望远镜，表情木然。不久，眼角淌下一颗眼泪。

◇◆十五架空中堡垒轰炸后，如入无人之境，又回返，示威似的缓缓飞过市区上空。

◇◆长毛怪默默地流泪。

《场98》

EXT 槟榔律的日军总部大楼。早上，阴天微雨。

◇◆四方楼屋顶上的日本太

阳旗在雨中像一块湿抹布，有气无力地下垂。

◇◆披着雨褛在大门前站岗的日军，眼神呆滞，往日的杀气被雨水淋湿，已然消失。

◇◆一二路人，撑着雨伞匆匆走过，没向岗哨行九十度鞠躬，也没事。这在以前是要遭受拳打脚踢的。

◇◆一辆小军车刚放慢驶入大门，突然引擎死火，司机几次试图再发动引擎，都没法子。路上无人，车上两位身材臃肿的军官只好下车淋雨，让岗哨和司机推车。还是不行。结果军官俩也被逼加入，把车移开大门。

◇◆老天爱开玩笑。就在大家喘下一口气时，微雨骤然变成倾盆大雨，弄的四个落汤鸡，狼狈非常。

《场99》

NT. 槟榔律的日军总部大楼内其一办公室。时间紧接上场。

◇◆电报室内包括长毛怪的数位日军军官凑拢一个发电员，着急地等着下一个讯息。现场只听到无线电的电波滋滋的声音。

◇◆刚才在大门口下车的其一矮胖军官，还湿漉漉的，拖着武士剑跨入密室，见长毛怪等焦急失

态，用力咳嗽两声。

◇◆长毛怪等吓得跳起来，回身向长官行军礼。

◇◆长官也不回礼，也不说话，只狠狠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场100》

INT. 槟榔律的日军总部大楼内其一办公室。时间紧接上场。

◇◆上场的矮胖日军官独坐办公桌前。桌上只有一壶酒和横摆着的长短二剑。

* * 室内天花板的风扇笨重地转动着。

* * 军官正襟危坐，他背后是一个特大的横幅，虎啸风生，是中国水墨画的猛虎。

* * 他眉头紧锁地注视桌上的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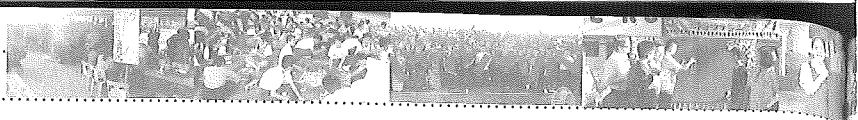
◇◆良久，才自己斟了一小杯酒，浅饮起来。

◇◆酒入愁肠愁更愁，接着大口饮酒。最后索性对着壶嘴直灌。

◇◆酒完了。他呆呆的席地而坐，斜靠着桌子，眼睛痴痴地盯着桌上的剑。

◇◆军官开始是嘟嘴，接着嘴角一阵阵地抽搐。最终还是倒在桌面上，像个小孩似的，埋头痛哭。

（待续）



路

路,在每个人脑海中都有着不同的领悟。人们常常对路寄予深厚的情感,对路产生无限的遐想。

在我家门前的这条路上,我曾有过欢乐,有过忘年的朋友,有过短暂的孤独、忧伤,更有过宏大的志向。每当回想起它,总会倍感亲切。这条平凡的路,比起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丝绸之路,既缺乏悠远的年代作见证,也没有辉煌的功绩供炫耀;比之高速公路,它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默默无闻。它,是那样的整洁幽静,虽近深秋,却没有一片枯叶落在路上;路边的花坛中,种着向日葵和菊花。这条路,依然显得那样的熟悉,蕴藏着许多路人的足迹。许多熟悉的影子,每天总是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最熟悉的那个,莫过于他的背影。

火红的夕阳垂落在地平线上,藏起了它最后的光芒。夜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大地施展它的魅力,清冷的小巷披上夜纱后,显得更萧瑟、黯淡。这时,小巷口出现了一个瘦黑的人影。矮矮

的身影,敦敦实实的;身影的主人脸上满是皱纹,一笑时,皱纹蹙在一起,予人随和亲切之感。

秦伯伯——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但内心却很善良。这时,秦伯伯缓缓地踏着他那破旧的铁马,从三英里外的小镇兜售零食回来。

在小巷转弯处有一间木屋,秦伯伯将老铁马停放在门外。蔓生的牵牛花从屋脚攀缘而上,那一大片的绿叶给木屋的半边脸上暗绿色的妆。这间木屋经过岁月的摧残、风雨的肆虐,墙壁斑驳,使之显得残旧不堪。但,它摇摇欲坠的身子却依旧庇护着秦伯伯度过凄风苦雨的岁月。

每天清晨,秦伯伯骑着脚踏车,载着两个装满零食的木箱外出。他常顶着烈日在几个小镇辗转着,向孩童兜售零食。直到傍晚时分,他才回到老木屋。自从他的老伴——秦婶婶过世后,他就一直孤独地守着这间木屋。夜里,偶尔也会听到秦伯伯炒菜的声音,那单调的锅铲声,仿佛就是秦伯伯的生活音符。

那一年,秦婶婶总是捂着肚子,痛得直不起身来,在秦伯伯的劝说下,她终于同意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治疗。可当诊断书下达之后,仿佛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失了神般地捏着手中的诊断书。良久,他才嚎啕痛哭了起来。这诊断书无情地审判了秦婶婶患了胃癌晚期。不到几个月,一起厮守了几十年的老伴撒手离开了人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看他一眼。相处了几十年的老伴骤然离去,带给他的是心灵上无法抹去的伤痛。老伴的逝世,使秦伯伯的世界沉寂了许多,再也没有人可聆以听他诉说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而当秦伯伯沉寂在悲伤的世界里之时,发生了再次给已经伤透的心灵带来难以抹平的巨大创伤,难以偿还、深深愧疚的事件,尽管这一切秦伯伯并没有过错……

忆当初,秦伯伯的小孙女正满16岁。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天气很热。秦伯伯反常的没有骑着装有两个零食木箱的脚踏车外出,而



是带着疼爱的小孙女坐车到市中心的一处——繁华的步行街，只因早已答应小孙女要在她生日的那一天带她去逛街，给她买她所喜欢的衣服。两人那逛了整整一天，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高兴地准备回家。秦伯伯帮着自己的小孙女提着一袋袋的新衣裳，看着天真美丽的小孙女那一蹦一跳的样子，秦伯伯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眼看着一天的生活即将美好地结束……霎时间，一阵急促的汽车刹车声划破了傍晚渐渐宁静的夜空。当人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却在声音的发源地，看到了悲惨的一幕。一位美丽、可爱的小女孩静静地躺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动弹，地面上已流下了一摊的血迹，鲜红而又刺眼。当秦伯伯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拦了一辆白色的车子，急速地赶往医院时，自己的小孙女却已在不知不觉中闭上了眼睛，沉沉地“睡”去。

孙女的离去，儿媳妇竟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秦伯伯的身上，还带着哀痛的哭腔要将秦伯伯告上法庭。虽然儿媳妇最后在自己儿子的百般劝说之下，打消了那个念头，可与之交换的条件便是以后再也不能认这个父亲……

痛苦与自责困扰了秦伯伯许久的日子。他不只一

次衍生了想要自我了断的念头，可最后理智还是战胜了他内心暂时的不安与愧疚。想到自己的小孙女，想到自己的老伴，也许他这么做只会让她们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抹泪。然而，孤独的感觉却总是如阴魂般围绕在他的左右，始终无法挥去。

在木屋里，秦伯伯的伴儿是一只长尾的白猫。秦伯伯闷慌时，就会对着白猫喃喃自语。有时，白猫也会喵喵地叫个几声，仿佛在回应他老人家似的。虽然秦伯伯早出晚归，甚少见邻居打交道，但每逢佳节，邻居总会送些丰盛的食物予他，秦伯伯也默默地接受邻居们的好意，只是他苍老的脸上似乎更落寞。在家家户户庆团圆的欢乐气氛之下，更显出秦伯伯的孤苦无依。秦伯伯始终无法料到，一场让他内疚万分的意外，竟让他的儿子与媳妇狠心地抛下了他，就连过年过节都不曾回来探望过他老人家，平常的日子更不必说了。

每当夜深人静时，阵阵幽幽而低沉的二胡声从秦伯伯的屋里传来，那低咽饮泣似的悲音在子夜里回荡，如怨如诉，仿佛向人们倾诉满腔的悲怆和无奈。每当秦伯伯想起他的子孙时，他那缺堤的泪水便抽抽搭搭的，不知不觉地脱眶而出。秦伯伯在房里的抽泣声，声声幽

咽，如针般刺在我心中，我也不禁潸然泪下。

好几次，我想安慰秦伯伯，却无从说起，只因深怕他问道：“年轻人，有否看见我的儿子回来？是否知晓我的儿子在哪儿啊？”我怕当我无言以对之时，秦伯伯会哭得更加伤心。

于是，我只好紧搂着秦伯伯，让温暖流遍了彼此的心房。看见秦伯伯一脸的泪水，我内心深处不断地警惕着自己，要把秦伯伯的孩子当作借镜，千万不可不孝顺父母。

秦伯伯昔日为了养儿育女，劳劳碌碌，胼手胝足，捱了几十个年头，让一家的生活略有改善。犹记得秦伯伯曾经叮咛孩子们要努力读书，即使秦伯伯再怎样辛苦地挣钱，也会为他们筹足教育经费，一定要让孩子们修完大学课程。天下父母心，秦伯伯一心盼望孩子们能够成龙成凤，将来可以好好享清福。无奈的是一场意外却让秦伯伯落得如此苍凉的处境，而孩子们竟不念父母养育之恩，将父母弃之如敝屣，怎叫人不痛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它如同一朵散发着清香百合一样，感染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秦伯伯不时感叹：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何以人而不如禽兽乎？



记忆中,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曾在《水调歌头》里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秦伯伯有几次尝试收拾起满怀的唏嘘,耐心地等待与儿女团聚的那一天,但是,真的可以盼到这天的莅临吗?没人知晓。

什么时候,孩子们会关心地问道:“秦伯伯是不是住在你们家的附近?”什么时候,秦伯伯会得到孩子们的关怀?

路,仍是长长的,没有尽头,看不见一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鸟鸣……

一场意外,竟将父子拆散。人间悲剧不能逃躲,看人怎样去应对,显示了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编者

四月之思

◆中三陈奕本

每年的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是我们华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清明节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其中之一也是华人四大节日之一。此外,清明节也是祭奠祖先,缅怀先贤的日子。每当这个热闹且盛大的节日迫在眉睫,游子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与全家人参与这个节日。此时,列车都徐徐开出城市,返回家乡。虽然游子们身在车厢,但心却早已飘回家了。因此,节日的气氛也变得很热闹。祭品是在扫墓时不可或缺的物品。祭品分为三大种类。首先是神料用品如冥钞、香烛等。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已日益发达,为了让与世长辞的祖先们跟上时代的脚步,新颖的祭品也少不了。祭品的种类已达到五花八门的境界了。信用卡、宝马跑车、“爱疯”系列的手提电话和“苹果”电脑在祭品界已司空见惯了。此外,就是曾祖父生前爱吃的食物。由于曾祖父有生之年家徒四壁,与曾祖母相依为命,所以特别爱吃“裹粽女王”——曾祖母的娘惹粽,此粽被视为曾祖父的山珍海味。

当天空刚露出鱼肚白时,鸡啼声便打破了宁静,唤醒大地,在静谧的坟场回荡,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江水卷起涟漪。此时,坟场被披上一层轻纱,晨风轻拂,雾气任风摆布,仿佛一位少女在翩翩起舞。由于四周溟濛,所以我隐约看见人影在雾中晃动。此外,我也因晨风所带来的凉意打了冷战呢!由于我的曾祖父被葬于较偏僻的怡保义山,所以虫鸣随处可闻。虫鸣声的断断续续与忽高忽低不禁让胆小如鼠的我毛骨悚然,我还以为我这位俊男被鬼盯上了。一到达曾祖父的墓地,我们便开始从车上卸下祭品。这项简单的工作落在我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鲜肉”身上顿时变得很困难。我慢条斯理且小心翼翼的护送曾祖父的“宝物”。我的速度由于特别缓慢,所以被父母催促。父母的催促让晚辈们笑开了怀,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生。

当火红的太阳划破了地平线,高挂在空中,扫墓活动便拉开序幕。我们几个“小瓜”负责清除杂草。时隔一年,杂草已像丛林般茂密。一向娇生惯养的我挥锄不到五分钟便已经汗流浹背,手掌也起水泡了。虽然如此,当我想到敬爱的曾祖父竟然要掩埋在这些可恶的野草之下,顿时忘了疲惫与疼痛,继续工作。

然而,把石碑上模糊的字迹补上新漆的工作就落在爸爸这位“专家”身上。我们个个汗流浹背。之后,我们便开始祭拜。我们先把各式各样的祭品井井有条地摆放在墓碑前。之后,我们便焚香燃烛,依

中四 陈武兴

贼

默默行在黄泥路
身 一身脏
污秽填埋一生的空缺
连毛孔都不放过

羁绊一生的石头
在哪里？
又是谁
能给他说好的永恒
歼灭他这副坏德性

债是要还的
他还了一条命
却始终认为
他没错

时间静止了
铁链声在路上锵锵作响
魔音缠绕 狰狞的脸
人死后真的很恐怖

再看一眼？
别了尘世间
接受它的审判
六道轮回

眸子却在这时掉泪
它错了

哭声伴随牛犊的出生

有点玄，却能够理解。希望你有“新”
的“诗”路。——编者

次上香。我们都诚心祭拜，希望曾祖父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曾祖母喃喃有词，一串串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听使唤地流下，想必是回想起他们俩的共同回忆吧！

当我们的祭拜过程告一段落，我便环顾四周。截然不同的画面尽入眼帘。我目睹一个新坟的家属在墓碑前哀哭。他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当我目睹此画面，一股心酸涌上心头，因为那个死者换上肌肉萎缩症而英年早逝。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传进耳里，我把目光投向声音来源处。哟，原来是财叔来祭拜他爸爸了！我见到各式各样的祭品摆在他父亲的坟前，有电视机、轿车，还有女佣，丰盛极了；然而，他们却在祖先坟前不断祈求祖先原谅并希望祖先保佑自己心想事成。此时，我的脑海浮现古人曾说的一句话：“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要尽孝须趁早呀！

由于坟场的道路狭窄，所以交通大乱，水泄不通，车子也都动弹不得。此外，汽车的鸣笛声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首不规律的交响曲，一扫坟场平时的清冷寂静。

当我们祭拜完毕，向曾祖父告别，准备踏上归途时，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豆大般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但我的心却好像被根根长箭刺伤。那是因为我想起了与曾祖父的点点滴滴，也有了许多感触。此外，我也不觉地想起了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借问你们拥有四月的思念吗？

清明追思先人，不是形式上的祭品，追思之余，尽孝须趁早，是作者要表达的。——编者

蝶之哀

❖ 中四 王培瑄

一个座落在都市的花园，植着几棵见识了这城市的桑田沧海的大雨树，花床中穿着花瓣裙的姑娘们也争着怒放，让这死气沉沉的都市添了一点生机。

在花床的一个角落，刚进入成年期的我破蛹而出，慢慢地爬了出来。由于翅膀尚未发育，我只好逗留在蛹上。这时，我发现两个熟悉的面孔正在盯着我看呢。

“看！它出来了！”

“你不必告诉我啊！我又不是瞎的！”

这两个小孩早在我孵化之前观察着我。当时虽然我还在蛋内，却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知道。听他们说是为了科学课业才那么做的。在我孵化之后，与其他毛毛虫一起吃，一起玩，不亦乐乎。不过，住在附近的鸟儿们看似比我们更高兴呢。我好不容易过了那痛苦的幼儿期，成了一只彩蝶，而其他的，可没那么幸运。其中一位小孩亮出一个奇怪的箱子，噼啪一声，他们好像很开心。

“拍好了，这费时的课业终于完成了。”

“不过，收获真不少呢！这只蝴蝶也挺漂亮

的。”

他那么说，使我多想躲在花小姐的花芯内。

“昨晚，我上网搜寻资料时，发现普通蝴蝶原来多久只能活两个星期，有些品种则能活上九个月，但不超过一年。”

不是吧？那么说，我就只能活两个星期而已？！

“真可惜，这只蝴蝶那么漂亮，却不能活太久。”

“是啊……唉，都快到中午了！我们得回家吃饭了！”

看着他们离开，我还呆呆地留在原处。好啊，既然只能活到两个星期，我就要尽情玩！

X X X

我观察着四周，这个花园还是没有改变，花小姐们依旧地绽放；树先生女士们也是一样地庞大；就连树上的蜂巢……等一下，蜂巢怎么不在了？

“花小姐，雨树先生身上的蜂巢怎么不在呢？”

“这……看，一只工蜂来了。你自己去问他吧。”

转身一看，果然有只工蜂正向花小姐飞来。它看起来很累呢。

“蜜蜂哥哥，你的家

呢？”

“三天前，我与同伴们出巡时，一辆消防车驾了进来。起初我们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在消防员拿着火把烧了我们的窝时，已经太迟了。我们在一个灌木躲着，并建了新的窝。”

原来几天前，一个小孩因骚扰其中一只工蜂，被冲动的同伴蜇得很惨。结果，不仅让工蜂们白白送命，也牺牲了蜂巢，因为那小孩告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告诉消防局，消防员就来烧了蜂巢。

“现在你们情况怎样？”

“人类暂时没有找到我们新的窝，不过也是迟早的事。再加上大部分工蜂被烧死了，所以我们这些幸存者必须加班。”

“人类也真是的，要不是因为那小孩打扰你们，事情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难道他们不知道蜜蜂在为我们这些花授花粉很重要吗？”花小姐生气，这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算了吧，我们又能够怎样？我得回去了，下回再谈吧。”说完，蜜蜂哥哥就朝向东方20米外的灌木飞去



了。

这才是我进入成年期的第一天而已，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真的不敢想象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

X X X

今早，我飞往花园中央的大雨树，希望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花园。之前因我还是毛毛虫，不能从花小姐那儿爬到大雨树顶，所以这是第一次居高临下。

哇，这花园还真美呀！人们在休闲，花朵在怒放，植物在随风摇摆，我也随之快乐飞舞，呼吸馥郁香气。

“小蝴蝶，只有你一只蝴蝶吗？其它的呢？”这把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怀顾四周才发现是大雨树在说话。

“你是？”

“我是这花园最老的雨树，大家都称我雨树长老。你的同伴们呢？”

“它们在变成蝴蝶前被鸟吃了。”

“之前，这里的蝴蝶可多了。它们的翅膀在太阳下反射光芒，看了眼都花了。不过，也因为它们很漂亮，有人把它们捉了，并制成标本，你也要小心为妙。”

标本？你说那些被钉在盒子里似活似死的昆虫？天！谁要有那下场啊！我还是听取雨树长老的劝告以防万一。

边享受阳光的爱心照耀，我洗耳倾听雨树长老的

历练，但人类却因太阳在正头顶上，纷纷回家了，享受冷气。忽然，有一辆卡车停泊在花园边缘，有人从卡车上搬出一个看似告示板的東西，不知在做什么呢？

X X X

日出日落，我每天依然翩翩起舞，惬意畅游上天赐予我们的大自然花园。可是最近有点反常，我发现来到花园的人潮逐渐减少，这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新的告示板导致的。我疑虑着。两天前，有一群人站在那告示板前拿着布条不知在喊什么。那天晚上，有几辆大型机械驾进这里，这让我有个不好的预感。最近我在那告示板附近，尝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很不成功。为什么蝴蝶就是不识字啊！

有几只鸽子在篱笆外七嘴八舌的谈天，或许他们知道那告示板上写了些什么。

“啊，你说这个告示板上写什么啊？这上面写着‘兴建贸易办公楼’是今天开始动土呢！唉，我真是可怜你们啊！”兴建？办公楼？动土？我听了一头雾水，他那半怜悯半幸灾乐祸的语气让我更感到疑惑：这到底是好是坏？

“哎呀，你真是无知！这表示这花园会被铲平，就连草也不剩，更别说那些大树了！然后，会有像附近的大楼一样慢慢地竣工，更多

人会来到这里，我们有更多面包屑吃了。不过，你听了别生气，我们是来凑热闹的。”其它的鸽子点头表示赞同。

什么？铲平？！那……花小姐，雨树先生女士他们……

我赶快飞向雨树长老。大家都尊敬他，会听他的话。如果告诉他这件事，他会让整个花园知道，至少能让动物们及时离开。

离他只剩200米。加油！快到了！

这时，一个网状物体冲向我。我还来不及反应，我已被关进一个玻璃罐子内。突然，有一对大眼睛靠近地看着我。喂喂喂，离我远点哪！难道你不知道蝴蝶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吗？

“这只很不错，可以做标本。”

我没听错吧！他要把我制成标本？

雨树长老之前警告我有人会把蝴蝶制成标本，该不会是这青年吧？他现在把我带进他的车子里，眼前闪过一个个大箱子，箱子上的钉……我晕了，倒下前觐见了那些大型机械正挖着花小姐的深闺……

绿化的花园被铲除建房屋。一边要绿化，一边有人反其道而行，作者在叹息，破坏环境是人为的。——编者



杀戮

❖中三蔡玉洁

自出娘胎起,人类就拥有一种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能——洞察发生于周遭的事物,并给予判断。而从我有记忆起,我就逐渐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然而,其中某些事物却使我印象深刻,如杀戮。

杀戮,是生物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一种本能,简单化也即是生物为了保全其性命而进行的活动。这就好比人类杀戮其他动物,是为了增添体内不足的能量,并藉由食用其它动物以获取能量。除了以上所述的杀戮以外,还存有另一种于正常情况下的杀戮,既生物在本身的性命或利益受威胁时,被激发的一种本能。无论动物或人类,皆会在性命或利益受威胁时发动攻击,企图消灭所有试图抢夺其性命或利益的物质或生物。

然而,人类却有一种独特、非自然的杀戮之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自我杀戮,简称自杀。与正常情况下,生物皆会为了本身的利益,不惜伤害、甚至杀戮其它生物,更何况是自身的性命呢?而为何人类这一品种,而且是具高智慧、被诩为万物之灵的品种,却会有自杀的行为呢?不仅如此,近年来,自杀还成为人类社群中一种隐性的潮流,发展出二十余种自杀方式,甚

至还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倒数自杀,这又是为何呢?

多数人自杀的原因仅有数个,不外乎就是:家庭纠纷、事业失败、学业压力、恋情触礁等。了解他们自杀的原因后,并不让我感觉这些理由有多么让人悲伤及难过,反之还使我体会到,那些人是多么的幼稚、愚蠢、冲动、可悲!事情终究会过去,但生命消逝后,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理智点思考,这些,真的与性命值得一提吗?生活在战争国家的人们,万恶的硝烟摧毁了他们的所有,他们却只能凭着意志力,在死亡的边缘线苦苦挣扎。他们要的,仅仅是三餐温饱、有个安宁的家园而已。这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条件是多么的理所当然,仿佛从他们一出生起就理应为他们而存在。那些生活在常年天灾的国家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早已被毒辣的阳光粉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无法接受教育,只能成为童工,终日为家里的生计而奔波劳碌,只为赚取那微薄的收入——这些,真的是一个正值童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孩子该做的吗?在一些贫穷国家,女孩们在髫年时期就被迫嫁给不认识的男子,甚至有些还被狠心的父母卖到妓院,令人倍感心寒。

去年,我还曾经看过一

张照片:照片的背景一片荒凉,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废墟瓦砾。而这张相片的主角,一个战争国家的孩子,眼神空洞地望着镜头,稚嫩的脸孔上尽是硝烟的鲜血。没有颤抖。亦没有恐慌。看见这相片的当下,我倒抽了一口气:是怎样的经历,让这孩子的目光没有了一丝童年该有的炙热光彩?是什么,夺走了这孩子本该有的笑容?

其实,每个人都有隐藏于内心的苦与痛,都有着不堪回首的经历,唯一不同的,就仅仅是内心强大,或脆弱而已。请为了生命的一切事物、爱你的人与你爱的人,勇敢地撑过去吧。也许在事情过去以后,你的内心将留下疤痕,但——那又怎样?至少,你成长了。再者,无论出世在那个地方、遇见哪些人、经历那些事,皆因天意,皆因缘分。假如世上存在着“下一辈子”,也许你再也不会与他们相识、相聚了,仅能似彼此生命中的过路人般,擦肩而过。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是否该摒弃自杀的念头,学习感恩与珍惜周遭的人、事、物,并努力地学习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呢?

杀戮,罪大恶极。

自杀,愚不可及。

善心,善行,是崇高品德。——编者

写禅诗

❖刘树佳（马大）

诗人坐在现代书房中
伏在陈旧的书桌上写
禅诗

当年大迦叶和达摩祖师坚持
不穿语言文字的外套
让禅赤裸裸地游戏人间

文与字在岁月中老去
老到挤不出一丁点禅的味道

心和笔停留在虚空中
虚空无我，亦无诗
八风吹动了诗的文字
散作山河大地诗花万朵

心是心，诗是诗
心非心，诗非诗
谁是写诗与读诗的人？
无我亦无人，全是相啊！

何须用华丽虚浮的文字
苦苦雕琢无形无相的禅？

诗人继续伏在书桌上
默默地用心写不为得奖的禅诗

信息百叶窗

1.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40周年庆

“双福文苑群耕四十载，笔花灿烂喜见就地开”，2017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迈入第40届，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举办，“双福文学出版基金40周年庆”讲座会及庆祝午宴，并邀请三位著名作家分享多年来与双福文学同行的心路历程，以促进双福文学评审与得奖作家的交流。大会主席兼雪隆福建会馆会长戴炳基致词，该基金至今接获794部申请作品，参与评审达27名，资助出版的作品共240部，赞助金额总计超过100万令吉。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评审主任兼雪隆福建会馆顾问拿督斯里郭洙镇主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评审、《燄火》出版社社长兼主编伍良之主讲“创作彰显自我存在”，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获奖者、评审丁云主讲“绝望——文学的诞生”。

2. 中国厦门大学苏永延博士致本刊主编梁冠中之函

梁先生：

近安！

您寄来的《燄火》第53期收到了，谢谢！
我翻阅大刊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可喜的变化，或许是我以前粗心没有注意到罢。我记得以前刊物有一些合作的中学，大部分是独立中学，现在开始出现国民型学校的名字，甚至有马来人的身影，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说明不仅是华人，马来人也注意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将来还会更加热心，你们的坚持是可以看到光明，广阔的未来，在此特向你们表示祝贺！

即颂
大安！

苏永延 谨上

~ 编余走笔 ~

题解：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吸取有益的意见；有摘录，有感悟，不一而足。摘录的都是编者的读书笔录，抄录名家之言。感悟是编者有感而发的片言只语。

21. 活着是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有许多人一直在自我发问。其实发问的人已经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有的人穷到只剩下钱，这样的人其实也寻找到他们的人生意义。存在主义说：individuals above all else give meaning to life.又说：live life with passion and authenticity.存在给予人生意义。这个哲学课题，我是以中性的阐释不存不含褒贬。我只是要借用这课题切入我要讲的“作家创作彰显自我存在”。
- 作家创作，不管是有意图或是信笔而为，他们都是在传递他们的人生意义，彰显自己，明确的说明自己的存在。
22. 契诃夫，这位只活了44年的俄国小说家、剧作家，他的职业是医生，他短暂的一生都是在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劣根性十足，但他不以为那是与生俱来的，只要环境变好，人是会变好的。中国的鲁迅创造了“阿Q”，契诃夫塑造了“涅多托巴”Nyedotyopa，一个卖假货的小贩，一个无用的人。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装在套子里的人”、“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都是名篇。别里科夫这个阻碍社会进步的人，却是被一个不会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一拳打倒。安娜这个人物的遭遇，直到今天还不时出现在写小说的人的笔下。“三姐妹”这个剧本，大姐终身不嫁。三妹爱慕虚荣，与一个家世显赫的男爵结婚，男爵与人决斗而死亡。二姐嫁给一个中学教员，此人不解风情，二姐与一个军官偷情，丈夫撞见，却无动于衷，军官也不是真心，二姐大悟彻悟，重新生活，走出灰色的人生。高尔基曾评述契诃夫的短篇：“你用你的小小的短篇进行着巨大的事业，在人们心中唤起对于半死状态的生活的厌恶，你的短篇是藏着有一切生活气味的相貌优美的坛子。”悲天悯人在契诃夫的创作里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
23. 意大利的经典作家但丁，他与莎士比亚、歌德并称为欧洲三大诗人。他的“神曲”是他在被流放、被当权者迫害时之作。“神曲”与中国屈原的诗篇都是上天下地、超凡想像，却结合了现实。但丁将邪恶的人打到地狱，在炼狱里这些恶人被折磨，彰显了诗人的嫉恶如仇。但丁也创设了净界、天堂，对恶人深恶痛绝，但他也“守护着这世界的善良”，净界、天堂容纳了世界上的善良。“但丁的幽明三界的旅行，是人类的精神由罪恶经过了净化而达到幸福之灵魂发展的象征。”“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写的“但丁传”，与但丁的“神曲”合起来读，会获得更多启发。但丁借“神曲”彰显了他真实的感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24. 马华文学前辈作家方北方创作的马来亚三部曲《树大根深》、《枝荣叶茂》、《花飘果堕》，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演变，表现华人社会的结构与精神面貌。用《树大根深》的题意，描写华人祖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如何把生存的根扎下。以《枝荣叶茂》一书，表现华人经济成长与教育挂

钩的密切，从而促成华社的觉悟而关心母语教育的发展，（书中人物史放荣是位教育工作者，他说华文将成为世界人的用语）。以《花飘果堕》反映芸芸众生的华人精神生活以及南辕北辙、分崩离析的华社，从中表现华人的处境和前途。（方北方1987：页178，179）

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系硕士张雅芳撰写的《从方北方的〈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刊登在《燭火》第52期，这篇论文主要阐述方北方的“马来亚三部曲”所呈现出的民族主义色彩。方北方通过他的著述体验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

25. 大马的英文作家，多是印裔，他们的祖父辈多是当时殖民地政府的文员书记，他们接受的是英文教育。Lloyd Fernando写的Scorpion Orchid是在1976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后又再版，获得当时英文学界重视。小说背景是50年代动乱的新加坡，主要人物是四个不同种族的大专生，与一个名叫Sally的妓女，起初他们都以为她是华裔，其实她是名叫Salmah的巫裔。小说错综复杂的脉络，读者陷入五里雾中，有时却似乎有点头绪。作者运用了意识流、魔幻、电影的蒙太奇、特写，彰显他的才气。文本有很多可争议但也引人深思的细节、桥段、人物。Tok Said这位未卜先知的巫师式人物，没有出现在书中，只通过人物的叙述而出现，这位Tok Said人言人殊，可以说他们所叙述的Tok Said是不同人物。《马来纪元》、《汉都亚传》的某些章句或情节也白纸黑字出现在小说行文中，令人有点难于捉摸，扑朔迷离。社会动乱演变成暴力武斗，无辜被殴打的Peter归咎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讽刺的是Salmah却是被一个多元种族组成的黑社会人物轮奸。

本是同捞同煲的四个同窗，在轮番的社会动乱事件，导致他们最后分道扬镳。这里只讲Santinathan，他很聪明，被大学开除学籍，他去当码头工人，他四处逃躲，因为他与一个巫裔寡妇有暧昧关系，他被监视，甚至要取他生命，最后他在园丘落户。他是不是契合了殖民地政府给殖民地人民打下的烙印，华、巫、印有各自落足活动的区域，分而治之。这四个不同种族的朋友最后是各自溶入本身的族群里。作者明显的是在讽刺大马的现实情境，Scorpion寓意是死而不僵，作者借书中一个人物说：白人已经走了多时，但我们还是在走他们的老路子，用他们的思维、视野来看待、处理我们的现实环境。患上严重缺钙症是不是曾经被殖民的人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或者是心理不平衡。要培养要促成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是Fernando要彰显的理念，这也是他借创作彰显自我存在。

26. Lee Kok Liang 的Flowers In The Sky，文本是通过一个旁白者，说三道四的旁白，映现他是个唠叨的老顽固，他歧视女性，对别的族群充满不屑的语气，他有离乡背井的情结。Flowers In The Sky的故事发生在大马海岛的城市，时间是70年代末。一个叫Mr. K的锡兰籍外科医生，他诊治的病人，有一个是华裔出家人，两人的语言相异，在沟通时有惹笑的描述，两人都属于第一代的移民，浓郁的故土情结，引发了他们对眼前现实的诸多怨言。书中有一情节，Ganesha的神像出现在Mr. K海滨住家的水中，Mr. K的太太和兴都宗教教师为移走这个神像而发生口舌之争，印籍警长没法摆平上述纠纷，最后还是一位马来警长出面，纠纷也就圆满解决。Ganesha事件里的人物显出的包容、磨合，就像一粒椰子里甜美的椰水爽脆的椰肉；

那个不现身旁白者的说三道四，还有 Mr. K和他的病患者那种怀旧情结以及那不通大脑的唠叨就像那被丢弃垃圾堆里的椰壳椰皮。Lee Kok Liang 对书中人物看事物心存偏见，固执己见显然是非常不屑，因为这些人不是生理上有缺陷，不是性欲衰退，就是对自己毫无自信，是不是 Lee Kok Liang 刻意为之，给予的讽刺和嘲笑。Lee Kok Liang 赞赏椰子水椰子肉，另一面却毫不留情将椰子糟粕丢弃。

Lee Kok Liang 的家国情怀通过文本显明的传达。

27. 马来作家 Mohd. Tajuddin Samsuddin 的 *The Price Has Been High*，这是马来作家写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在1984年印行。故事发生在吡叻州的森林和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占领马来亚。核心人物是 Rahim Yusuf，他的父母被一个日寇少校屠杀，Rahim 当时只有16岁，为了报仇雪恨，他追踪侦查这个日寇的下落，最后他参与了由 Hassan Amin 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作者现身说法，文本是他年老姐姐回忆他们的父辈在日寇占领时的经历。Rahim 参与的游击队，融合了华、巫、印，还有当地土族的游击战士。国家意识、宗教情怀，通过一些情节体现。Rahim 极不满队长 Hassan 在围剿截击时将14个在睡梦中的日本兵屠杀。国仇家恨、人性慈悲、矛盾冲突，涌现在故事情节。作者写这样的一部抗日小说，显然是借书中的故事，说明马来亚人民面对侵略者，都是同仇敌忾，不同种族的相互支援，作者在彰显自己的存在，立场显明。
28. 卡夫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犹太人被仇视受诋毁，卡夫卡在布拉格的住处经常转换，东躲西藏，朝不保夕，卡夫卡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只有选择逃避，自我隔离，有的批评家以

此诟病，说他与时代疏离，却忘记了他受困的境遇。卡夫卡的父亲是个白手兴家的实业家，卡夫卡在他父亲的职场体验到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关系。他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世态和一种心境”，这也是他人生中体验到的异化。卡夫卡曾经与流浪艺人共同生活，流浪艺人生活艰苦，却执着于本身的技艺，安身立命，给予他很多启发。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一边他要与村里的人同化，陷于异化的昏沉中，一边他要求回答他先前向城堡提出的问题。结果是镇长向他宣布：我们小块地方的边界都划分好，已进行登记，不会产生产权的变化，我们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卡夫卡借《城堡》，说明“人是活在自我关闭的边界中，任何要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招致怀疑和愤怒。自以为是土地测量员的人当然是被驱逐。”“在‘有’的世界不用测量，已‘存在’的世界不用测量。”《变形记》这部经典之作，乍看是悲观、颓丧，诸多折磨，竟至变成虫，但生存的勇气仍在，这就是卡夫卡彰显的他的人生意义。卡夫卡的中篇、短篇都能引发我们许多思考。

29. 五六十年代 D. H. Lawrence 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Harold Robbins 的“The Carpetbaggers”，“The Adventurers”，“Never Leave Me”，日本的谷崎润一郎发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吃蓼草的虫》、《春琴抄》，还有《键》，中国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神嫖》等。暴力，情欲，畸形，自我膨胀交织，是上述小说的脉胳。他们书写的，有人说是色情，有人说是人性畸形的凸显，有人说是不正常。说归说，作家有这样的创作，自然有他们要彰显的事物，他们也借创作彰显了他们自我存在的意义。

Harold Robbins，曾经红极一时的西方

小说家，自负的说他是The World's Best Writer，因为他写的书都极畅销。他自称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孤儿，经历过无数艰苦岁月。他书中的人物，男的必定是铁汉，以最迅速的手法敛财，荣华富贵，奢华的生活令人咋舌。他占有美丽的女人，她们都是他呼之则来，驱之则去沦为玩物的族类。93岁的老人看见青春热力四射的孙女裸泳，挑逗起他东山再起的雄心，他与媳妇乱伦，他的儿子性无能。千遍一律的桥段，生按白造，但他写的小说畅销。Harold Robbins 借他的小说彰显他是“The World's Best Writer”。

30. 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多以性爱为主题。他在七十岁时发表的《键》是一部用日记形式写成的中篇。文本一个是五十六岁的大学教授，他的四十五岁妻子，他们唯一的女儿，另外一个青年男子。大学教授性欲强，对妻子的反应极度不满，他利用青年男子去挑逗妻子的性欲，妻子与这青年男子通奸也就很自然。他的妻子、女儿与这个青年共谋，使教授与妻子作最后一次性交之后晕倒，最后死亡。谷崎的《吃蓼草的虫》，文本男人物在灵肉两面都不能获得满足，他对妻子没有性

欲，却对岳父的情妇有性的饥渴，不能如愿，最后只好找一个白俄女妓去满足他所谓的理想的爱。这部小说曾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借他的小说说男人难于从女人的心灵找到安慰，只有在女人肉体中去满足。他的文本里的男人物都是被女人肉体俘虏，最后自我毁灭。而女人物在发现自己能俘虏男人的是肉体，掌握了这天生的魅力，她将男人玩弄于股掌，有时还要了他们的命。

谷崎描写的变态的爱，放荡的性生活，在他的作品是一直在重复，但读者乐此不疲。日本的文学评论界对谷崎的作品出现见仁见智的评论也就不奇怪了。谷崎润一郎借他的小说也是彰显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31. 上述的作家，不管他们写的是什么，是人生的负面，还是人生的正能量，都会引致读者去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事物。但丁写《神曲》与薄迦丘的《但丁传》，合起来读，会让读者更了解但丁和他的《神曲》。存在给了人生意义。作家不仅彰显他们所要彰显的人与事，也借创作彰显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参考书目

1.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Viktor Frankl)
2. 《沙特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 Jean-Paul Sartre
3.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
4. 《三姐妹》(契诃夫剧作)
5. 《神曲》(但丁)
6. 《但丁传》(薄迦丘)
7. 《树大根深》、《枝荣叶茂》、《花飘果堕》(方北方)
8. 《从方北方的“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张雅芳)
9. Scorpion Orchid (Lloyd Fernando)
10. Flowers In The Sky (Lee Kok Liang)
11. The Price has Been High (Mohd. Tajuddin Samsuddin)
12.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叶廷芳等译)
13. 卡夫卡短篇小说杰作选(叶廷芳编)
14. 卡夫卡(吴岳添译)
15. The Carpetbaggers, The Adventurers, Never Leave Me (Harold Robbins)
16. 键(谷崎润一郎)
17. 吃蓼草的虫(谷崎润一郎)
18. 外国文学评论选(上、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编后话

- ◆ 不胜翘企的《方修传》，千呼万唤，得以先读传中的第八章，“方修生命中的三位贵人”，亦师亦友，肝胆相照，高风亮节；人物形像，精雕细刻，是大手笔。
- ◆ “病中的二弟”，平易近人，真情流露，尽在不言中，让我重温归有光、朱自清散文的韵味。
- ◆ 从政者关心民瘼，理所当然。义诊活动，有情有义的人生写照，凭作者的写作才华，希望能读到更多的有情有义的人与事。
- ◆ 同室病友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坚强活下去，共享我们都是一家人和谐共处的美好日子，诗人敏锐，诗情涌现。
- ◆ 病中情怀，睹物思人，牛郎织女，心中的爱，永在。
- ◆ 诗情画意，思绪低迴。“爆发”在即，都在期待。
- ◆ 方修先生95诞辰纪念，刊载“方修的少年时代”、《方修传》第八章、“怀念方修”、“方修注重人品胜于文品”、“方修遗文拾遗”，都是掷地有声之作。
- ◆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40周年庆，特刊登郭洙镇主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丁云主讲“绝望——文学的诞生”、伍良之主讲“创作彰显自我存在”三篇讲稿。（伍良之讲稿见编余走笔）
- ◆ 我，存在，有才智，又肯打拼，就可成事，就可胡作非为，超级强国给予世人的霸语权。超级强国欠缺的，也是某些人欠缺的，那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样的普世价值、道德观。“赌城在血泊中”，会让世人醒悟吗？超级强国枪客、中东、非洲无日无之凶残诛戮何时了！？
- ◆ 这期刊登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师生作品。本刊第43期首次刊登育群师生作品。
- ◆ 本刊所发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本刊无关。
- ◆ 作者来稿务须标明真实姓名与地址。
- ◆ 未获得本刊印章书面签署认可的任何事体，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 请勿一稿两投。文责自负。
- ◆ 《燭火》邮址：juehuo@yahoo.com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第54期2018年3月号）

- ◆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 大马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
- ◆ 郑桂珠女士订购70本分赠7间独中
- ◆ 雪隆潮州会馆RM500
- ◆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订购100本。
- ◆ 李金泉硕士订购60本赠予吧生光华独立中学。
- ◆ 张小慧订购40本赠予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 ◆ 张明丽订购40本分赠送两间中学
- ◆ 史英\$300星币
- ◆ 钟灵中学56、57、59年度毕业中马同学会订购200本分赠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老师联谊会200位会员。

被遗忘了的“琉琅婆”

叶清润

自十九世纪马来亚发现了锡米，“琉琅婆”也跟着出现在马来亚。她们为了生活，用那大约二呎大的木盆，在河流沿岸，金山沟旁，淘洗锡矿砂。

从事淘锡劳动的多为勤劳刻苦、节俭朴素的客家女子，“琉琅婆”便是她们辛酸的名字。她们的生活充满了血与泪，甚至宝贵的生命就淹没在矿湖中……

“富”绝不会与她们搭上关系，每天就是在炎热的骄阳下，风雨中，弯腰屈背淘洗锡矿砂，辛勤的劳动，只为了糊口，以及养育了无数国家优秀的栋梁……

如今锡矿的光辉的一页已经入历史，而锡矿也的确促进了马来亚的发展，希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要遗忘辛勤的“琉琅婆”！

叶清润摄影作品

